

碧溪詩話

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砬 溪 詩 話

黃 徹 著

湯新祥校註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80478

1080478



書名題字：王選舉
責任編輯：陳建根

碧溪詩話
GONGXI SHIHUA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16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學印刷廠印刷

字數 156,000 開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7 $\frac{1}{16}$ 插頁2

1986年9月北京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4,400

書號 10019·3989

定價 1.50 元

碧溪詩話序

作詩固難，評詩亦未易。酸鹹殊嗜，涇渭異流。浮淺者喜夸毗，豪邁者喜道警，閒靜之人尚幽眇。以至嫣然華媚無復體骨者，時有取焉，而非君子之正論也。夫詩之作，豈徒以青白相媿，駢儷相靡而已哉！要中存風雅，外嚴律度，有補于時，有輔（一）于名教，然後爲得。杜子美，詩人冠冕，後世莫及。以其句法森嚴，而流落困躓之中，未嘗一日忘朝廷也。孔子曰：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（二）以聖人之言觀後人之詩，則醇醜不較而明矣。

頃，予暇日樞衣于鄉先生黃公之門，公出所爲詩話十卷，謂予曰：『吾生平嗜詩，頗有佳句傳在人口。今老矣，不復自作，時取古人詩卷，聊以自娛，因筆論其當否，且疏用事之隱晦者，以備遺忘。日往月來，不覺成編，君其與我評焉！』予退，伏而讀之，皆前輩論議所未到。若嘲烟雲、媚草木等語，率畧而不取。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，有補于時，有輔（三）于名教者，如瓔琳琅玕，森然在目。得詩人之關鍵，窺作者之闡奧，詳而正，諷而不刻（四），使人心開目明，玩味不能去手，斯可謂難得也已！

公少負才，取名第，宰劇邑，藉甚有能聲。一旦與當路軒輊不得，棄官而歸，優遊里閭，其中浩

然，未嘗戚戚于外物，而其用志不衰如此！嗚呼，觀其取與，可以知其能詩；觀其議論，可以知其爲人。

降歎之餘，未及請益，而予赴館職。後數載，公亦云亡。因循十年，未暇追述。今閱舊集，不勝挂劍之情，因以鄙詞題其首。

公諱徹，字常明。

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。

〔一〕『輔』，螢雪軒叢書本（以下簡稱螢本）作『補』。

〔二〕『輔』，螢本作『補』。

〔三〕『刻』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（以下簡稱殿本）作『刺』。

碧溪詩話自序

予遊宦湖外十餘年，竟以拙直忤權勢，投印南歸。自寓興化之碧溪，閉門却掃，無復功名意，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。

平居無事，得以文章爲娛。時閱古今詩集以一自遣適。故凡心聲所底，有誠於君親、厚於兄弟朋友、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，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，輒妄意鋪鑿，疏之窗壁間。未幾，鈔錄成帙，而以碧溪詩話名之。至於嘲風雪、弄草木而無與二于比興者，皆略之。

嗚呼！士之有志於爲善，而數奇不偶，終不能略展素蘊者，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，無所舒吐，未嘗不形於篇詠，見於著述者也。此說難、孤憤、離騷、國語所由作也。予賦性介潔，嫉惡如讎，不忍浮沈上下；甘老林泉，實其本心，何所怨哉！故詩話之集，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衷之，不敢私自自作焉三。

〔一〕「以」，殿本、七十詩話本（以下簡稱七子本）作「因」。

〔二〕「與」，殿本作「預」。

〔三〕殿本在此句下尚有「莆田黃徹」四字。

目 錄

碧溪詩話序 一

碧溪詩話自序 三

碧溪詩話

卷一 一

卷二 一七

卷三 三五

卷四 五二

卷五 七二

卷六 九〇

卷七 一〇六

卷八 一二六

碧溪詩話 目錄

卷九 一四五

卷十 一六七

附錄

碧溪詩話跋(九則) 一八九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九七

輯評 一九八

黃徹傳 二二一

一

後記 三二二

卷

一

漢高祖置酒沛宮，酒酣，擊筑自歌曰：『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』時帝有天下已十三年，當思者艾賢德，與共維持，獨尚意猛士，何哉？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〔一〕未易遽革耶？治道終以霸雜，蓋有由。然其前年下詔曰：『賢士大夫，吾能尊顯之〔二〕。』是年下詔曰：『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，同安輯之〔三〕。』竊謂播告之詞，乃秉筆代言，非若耳熱之歌，乃中心所欲也。

〔一〕漢書卷四十三陸賈傳：『賈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：『乃公居馬上得之，安事詩書！』賈曰：『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乎？……』又，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『於是上嫚罵之，曰：『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雖扁鵲何益！』』

〔二〕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十一年二月，詔曰：『……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，而不與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，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……』

〔三〕漢書卷一下高帝紀：十二年三月，詔曰：『吾立爲天子，帝有天下，十二年于今矣。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

共定天下，同安輯之。……」

二

唐文宗夏日聯句〔一〕，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，譏其知己不知人也，公權小子，有美而無規，爲續之云：「一爲居所移，苦樂永相忘。願言均所施，清陰及四方。」〔二〕或謂五弦之薰風，解愠阜財，已有陳善賁難意〔三〕。愚謂不然。凡規諫之辭，須切直分明，乃可以感悟人主。故「盜言孔甘」〔四〕，「良藥苦口」〔五〕。若以「薰風自南」爲陳善閉邪，但恐後世導諛側媚，說持兩可者，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。

〔一〕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三柳公權傳：「文宗嘗召與聯句，帝曰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公權屬曰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餘涼。』它學士亦屬繼，帝獨諷公權者，以爲詞情皆足，命題於殿壁，字率徑五寸，帝歎曰：『鍾王無以尚也。』」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足柳公權聯句并引：「宋玉對楚王：『此獨大王之雄風也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？』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。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，有美而無箴，故爲足成其篇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一爲居所移，苦樂永相忘。願言均此施，清陰分四方。』」

〔三〕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引藝苑雜錄：「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：『微涼生殿閣，習習滿皇都。試問吾民愠，南風爲解無。』原其意，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，以及於黎庶也。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，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，因續四句，其作端午帖子，用此意也。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，雖不必續可也。故呂

氏家塾廣記云：「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，以文宗樂廣廈之涼，而不知路有嘆死也。」此語良是。觀公權嘗以筆諫，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，豈於此而無箴邪？禮記樂記：「昔者，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風。」尸子與孔子家語皆載其辭，曰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」

〔四〕詩經小雅巧言：「君子履盟，亂是用長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餓。匪其止共，維王之印。」

〔五〕孔子家語六本：「良藥苦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耳而利于行。」

三

諸史列傳，首尾一律；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，千變萬狀，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，族氏、名字、爵邑、號諡，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，此史家祖也。觀少陵詩，疑隱寓此旨。若云：「杜陵有布衣」〔一〕，「杜曲幸有桑麻田」〔二〕，「杜子將北征」〔三〕，「臣甫憤所切」〔四〕，「甫也東西南北人」〔五〕，「有客有客字子美」〔六〕，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。「不作河西尉」〔七〕，「白頭拾遺徒步歸」〔八〕，「備員竊補袞」〔九〕，「凡才污省郎」〔十〕，「補官遷陟，歷歷可考。至叙他人亦然，如云：「粲粲元道州」，又云：「結也實國幹」〔十一〕，凡例森然，誠春秋之法也。

〔一〕唐杜甫，字子美，長安東南少陵西有杜甫舊宅（地近杜陵，杜曲），故杜甫自稱「少陵野老」。詩句見杜

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。

〔二〕以上兩句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五北征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謁文公上方。『東西』二字疑引用時誤入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一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官定後戲贈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徒步歸行。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壯遊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乘兩人行軍六弟宅。

〔九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同元使君吞陵行。『榦』作『楨』。

四

老杜送嚴武云：『公若登台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』〔一〕寄裴道州、蘇侍御云：『致君堯舜付公等，早據要路思捐軀。』〔二〕此公素所蓄積，而未及施設者，故樂以告人耳。夫全軀碌碌之人，果何能爲！汲長孺曰：『天子置公卿，寧令從諛承意？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』〔三〕任遐曰：『褚彥回保妻子，愛性命，遐能制之。』〔四〕觀此以驗二詩，信而有徵〔五〕矣。自比稷契〔六〕，豈爲過哉！岑侍御行軍〔七〕詩云：『平生抱』

忠義，不敢私微軀。『范文正』云：『一人諫諍司，鴻毛忽其身。』」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奉送嚴公入朝十韻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，率爾遣興，寄遞呈蘇洵侍御。

〔三〕漢汲黯，字長孺，濮陽人，武帝時召爲主爵都尉。漢書卷五十汲黯傳：『上方招文學儒者，上曰吾欲云云，

黯對曰：『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』上怒，變色而罷朝。公卿皆爲黯懼。上退，謂人曰：『甚矣，汲黯之戇也！』羣臣或數黯，黯曰：『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誼虞？

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』

〔四〕南史褚彥回傳：『及高帝輔政，王儉議加黃鉞。任遐曰：『此大事，應報褚公。』帝曰：『褚脫不與，卿將何計？』遐曰：『彥回保妻子，愛性命，非有奇才異節，遐能制之。』果無違異。』

〔五〕『徵』原作『證』，據殿本改。

〔六〕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：『許身一何愚，自比稷與契。』

〔七〕岑嘉州詩卷一行軍二首之二。

〔八〕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二酬葉道則學士見寄。

五

『孟子七篇』，論君與民者居半，其〔二〕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『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』，

胡馬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。^{〔一〕}宿花石戍云：『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。』^{〔二〕}寄柏學士云：『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。』^{〔三〕}寧令『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。』^{〔四〕}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廣大，異夫求穴之螻蟻輩。^{〔五〕}真得孟子所存矣！東坡問：老杜何如人？或言似司馬遷。^{〔六〕}但能名其詩耳。愚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

〔一〕 孟子七篇，指梁惠王、公孫丑、滕文公、離婁、萬章、告子、盡心。

〔二〕 『其』下原有『餘』字，據詩人玉屑（以下簡稱玉屑）刪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西閣曝日。

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宿花石戍。

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寄柏學士林居。『金門』原誤作『君門』。

〔七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。

〔八〕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：『願惟螻蟻輩，但自求其穴。』

〔九〕 東坡志林卷十一：『昨日見畢仲游，問：『杜甫似何人？』仲游曰：『似司馬遷。』僕喜而不答，蓋與曩言會也。』

六

劍閣云：『吾將罪真宰，意欲鏗疊嶂。』^{〔一〕}與太白『搥碎黃鶴樓。』^{〔二〕}『刻却君山好。』^{〔三〕}語亦何異？

然劍閣詩，意在削平僭竊，尊崇王室，凜凜有忠義氣；「搥碎」、「剗却」之語，但覺一味癡豪耳。故昔人論文字，以意爲上〔一〕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九劍門。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十一江夏贈韋南陵冰。

〔三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陪侍郎叔遊洞庭，醉後三首之二。

〔四〕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三答莊充書：「凡爲文以意爲主，氣爲輔，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，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，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。」上，玉屑作「主」。

七

岑參寄杜拾遺云：「聖朝無闕事，自覺諫書希。」〔一〕退之贈崔補闕云：「年少得途未要忙，時清諫疏尤宜罕。」〔二〕皆謬承荀卿「有聽從無諫諍」〔三〕之語，遂使阿諛好佞，用以藉口。以是知凡造意立言，不可不預爲天下後世慮。

〔一〕岑嘉州詩卷三寄左省杜拾遺。

〔二〕昌黎先生集卷四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。

〔三〕荀子臣道：「事聖君者，有聽從無諫爭；事中君者，有諫爭無諂諛；事暴君者，有補削無撓拂。」

八

石笏行云：『惜哉俗態好蒙蔽，亦如小臣媚至尊。』〔一〕『小臣』，非小官也。凡事君不以道，雖官尊位崇，不害爲小臣耳。下云：『政化錯迕失大體，坐看傾危受厚恩。』此非官小者所當也。但乍讀者，則『小臣』之語，似不指公卿耳。末云：『安得壯士擲天外，使人不疑見本根。』豈非欲取渾敦、窮奇，投諸四裔，使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者歟〔二〕？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石笏行。

〔二〕左傳文公十八年：『舜臣堯，賓于四門，流四凶族渾敦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』四裔，孔安國云：『幽州，北裔；崇山，南裔；三危，西裔；羽山，東裔。』

九

李義山任弘農尉，嘗投詩謁告云：『却羨卞和雙別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。』〔一〕雖爲樂春罪人〔二〕，然用事出人意表，尤有餘味。英俊屈沈，強顏低意，趨跼諾虎〔三〕，扼腕不平之氣有甚于傷足者，非竊知直己，不甘心于病畦下舐〔四〕，不能賞此語之工也。

【一】李義山詩集卷六任弘農尉，獻州刺史，乞假歸京。『弘』原作『洪』，據原詩改。

【二】樂春，指樂正子春。禮記祭義：『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。門弟子曰：『夫子之足瘳矣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，何也？』樂正子春曰：『善如爾之問也。』善如爾之問也。』吾聞諸曾子，曾子聞諸夫子曰：『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，無人爲大。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可謂孝矣。不虧其體，不辱其身，可謂全矣。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。今予忘孝之道，予是以有憂色也。』』

【三】跖，卽柳下跖。莊子盜跖：『歸到魯東門外，適遇柳下季。柳下季曰：『今者闕然數日不見，車馬有行色，得微往見跖邪？』孔子仰天而歎曰：『然。』』虎，卽陽貨，魯季氏家臣，後專國政，叛敗後出奔。論語陽貨：『（陽貨）曰：『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』曰：『不可。』』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孔子曰：『諾。吾將仕矣。』』

【四】孟子滕文公下：『曾子曰：『齋肩諂笑，病于夏畦。』』莊子列禦寇：『秦王有病召醫，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，舐痔者得車五乘。所治愈下，得車愈多。』病畦下舐，意指趨奉乞憐。

10

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：『服飾定尊卑，大哉萬古程。……煌煌珠宮物，寢處禍所嬰。……錦鯨卷還客，始覺心和平。』』其意在明分守，警貪饕，屏斥玩物，嚴道義之大節，豈直專爲詩哉！就中『和平』之語，尤可人意。世有豪橫凶人，強委饋于善士，而不能驟絕之，其心媿恥，雖欲和平，不可得也。

【一】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。

一一

子美世號「詩史」^{〔一〕}。觀北征詩云：「皇帝二載秋，閏八月初吉。」^{〔二〕}送李校書云：「乾元元年春，萬姓始安宅。」^{〔三〕}又戲友二詩：「元年建巳月，郎有焦校書。」^{〔四〕}元年建巳月，官有王司直。」^{〔五〕}史筆森嚴，未易及也。

〔一〕唐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：「杜逢祿山之難，流離隴蜀，畢陳於詩，推見至隱，殆無遺事，故當時號爲「詩史」。」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送李校書二十六韻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戲贈友二首。

一二

賈生、終童，欲輕事征伐^{〔一〕}，大抵少年躁銳，使綿歷老成，當不如此。昔人欲沈孫武^{〔二〕}于五湖，斬白起^{〔三〕}于長平，誠有謂哉！嘗愛老杜云：「慎勿吞青海，無勞問越裳。大君先息戰，歸馬華山陽。」^{〔四〕}又有「安得壯士挽天河，淨洗甲兵長不用。」^{〔五〕}「安得務農息戰鬪，普天無吏橫索錢。」^{〔六〕}「願戒兵猶火，恩加四海深。」^{〔七〕}「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。」^{〔八〕}其愁歎憂戚，蓋以人主生靈爲念。孟子以善

言陳戰爲大罪〔九〕，我戰必克爲民賊〔二〇〕，仁人之心，易地皆然。

〔一〕漢賈誼，雒陽人，年二十餘，文帝召以爲博士，旋遷太中大夫。遭讒，出爲長沙王太傅。後數上疏陳政事，主張「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」，以加強中央集權；曾自請「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」。事見漢書卷四十八本傳。漢終軍，字子雲，濟南人。年十八，選爲博士弟子。至長安上書言事，武帝異其文，拜軍爲謁者給事中。後擢爲諫大夫。軍自請「願受長纆，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」。使越，爲越相呂嘉所殺，時年二十餘，故世謂之「終童」。事見漢書卷六十四本傳。

〔二〕孫武，字長卿，齊國人，戰國時兵家。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，被任爲將，率吳軍攻破楚國。

〔三〕白起，鄢人，戰國時秦國名將，因功封武安君。長平之戰大勝趙軍，坑殺俘虜四十餘萬人。後爲相國范雎所妒，被逼自殺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有感五首之二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洗兵行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畫夢。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捉封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宿江邊閣。

〔九〕孟子盡心下：「有人曰：『我善爲陳，我善爲戰。』一大罪也。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」

〔二〇〕孟子告子下：「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必克。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」

一三

昌黎贈張道士云：『詣闕三上書，臣非黃冠師。臣有膽與氣，不忍死茅茨。』〔一〕韋應物送李山人云：『聖朝多遺逸，披膽謁至尊。豈是買榮寵，誓將救元元。』〔二〕聖俞贈師魯云：『臣豈爲身謀，而邀陛下睽。』〔三〕皆急於得君，非爲利祿計也。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張道士序後附詩。

〔二〕韋蘇州集卷四送李十四山東遊（詩題一作送李十四山人東遊）。

〔三〕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聞尹師魯赴涇州幕作：『日臣豈身謀，而邀陛下睽。』

一四

『一朝自罪己，萬里車書通。』〔一〕此與無逸、旅獒〔二〕、孟子格君心之非〔三〕、汲長孺諫上多欲〔四〕、魏鄭公十漸〔五〕、陸宣公之奉天詔書〔六〕，無二道也。『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？』〔七〕此『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』〔八〕之意。『避人焚諫草，騎馬欲雞棲。』〔九〕所謂：嘉謀嘉猷，人告爾後于內，乃順之于外，曰，斯謀斯猷，惟我后之德也〔一〇〕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往在。

〔三〕無逸、旅獒，尚書周書中兩篇。無逸篇戒王『無淫于觀、于逸、于遊、于田』，或告之曰『小人怨汝、詈汝』，須修善政，曰『朕之愆』。旅獒篇戒王曰『玩人喪德，玩物喪志』。

〔二〕孟子離婁上：『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聞也，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，莫不仁；君義，莫不義；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國定矣。』

〔四〕見本卷第四條註〔三〕。

〔五〕唐魏徵字玄成，封鄭國公。魏徵于貞觀十三年作論十漸不克終疏，見新唐書卷九十六魏徵傳。

〔六〕唐陸贄字敬輿，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諡曰宣。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七陸贄傳：『嘗爲帝言：『今盜徧天下，宜痛自咎悔，以感人心。昔成湯罪己以興，楚昭王出奔，以一言善復國。陛下誠不吝改過，以言謝天下，使臣持筆亡所忌，庶叛者革心。帝從之。故奉天所下制書，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。』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春宿左省。

〔八〕孟子離婁下：『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；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』

〔九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晚出左掖。

〔一〇〕禮記坊記：『爾有嘉謀嘉猷，人告爾君子內，女乃順之于外，曰：『此謀此猷，惟我君之德。於乎！是惟良顯哉！』

一五

『霄漢瞻佳士，泥塗任此身。』〔一〕只『任』字，卽人不到處。自衆人必曰『歎』、曰『媿』，獨無心『任』之。

所謂視如浮雲〔二〕，不易其介〔三〕者也。繼云：『秋天正搖落，回首大江濱。』大知並觀，傲睨天地，汪
汪萬頃〔四〕，奚足云哉！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送陵州路使君之任。

〔二〕論語述而：『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』

〔三〕孟子盡心上：『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』介，操守。

〔四〕後漢書卷五十三黃憲傳：『叔度汪汪若千頃陂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』

一六

溫公治第洛中，闢園曰『獨樂』。其心憂樂，未始不在天下也〔一〕。其自作記有云：『世有人肯同此樂，必再拜以獻之矣。』〔二〕東坡賦詩云：『兒童誦君實，走卒知同馬。』〔三〕蓋言其得人心也。又云：『撫掌笑先生，年來效瘖瘂。』疑未盡命名之意。

〔一〕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：『……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，自是絕口不論事。而求言詔下，光讀之感泣，欲嘿不忍，乃復陳六事，又移書責宰相吳充……凡居洛陽十五年，天下以爲真宰相，田夫野老皆號爲同馬相公，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。』孟子梁惠王下：『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。』

〔三〕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十六獨樂園記末云：「或咎迂叟曰：『吾聞君子所樂，必與人共之。今吾子獨取足於己，不以及人，其可乎？』」迂叟謝曰：「叟愚，何得比君子。自樂恐不足，安能及人？況叟之所樂者，薄陋鄙野，皆世之所棄也。雖推以與人，人且不取，豈得強之乎？必也有人肯同此樂，則再拜而獻之矣，安敢專之哉！」」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司馬君實獨樂園。

一七

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：「黃雀有頭顱，長行萬里餘。想因君出守，暫得免苞苴。」〔一〕使能行此言，則虐生類以飽口腹，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。其詩纔二十字耳，敦仁愛，抑奔競，皆具焉，何以多爲？

〔一〕王安石，字介甫，號半山，撫州臨川人。詩見臨川集卷二十六送望之赴臨江守。苞苴，指禮物，引申爲賄賂。荀子大略：「湯旱而禱曰：『……苞苴行與？讒夫興與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！』」

一八

「萬方頻送喜，無乃聖躬勞。」〔一〕雖云稱賀收復，抑又蘊深意。元首無爲，乃分位固然〔二〕。其所以遽離廟社，遠播蒙塵者，諂諛之臣，實爲禍階耳。噫！諛言諂詐，日陳乎前，黃屋〔三〕雖欲不勞，不可

得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收京三首之三。

〔二〕論語衛靈公：『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』

〔三〕黃屋，黃屋車，天子所乘，車蓋以黃繒爲裏。此代指皇帝。

一九

溫公題趙舍人菴云：『清茶淡話難逢友，濁酒狂歌易得朋。』〔一〕雖造次間語，亦在于進直諒之益，而退便辟之損〔二〕也。

〔一〕此兩句詩，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不載，見於王直方詩話：『溫公嘗題趙舍人庵曰：『清茶淡話難逢友，濁酒狂歌易得朋。』』（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八引）

〔二〕論語季氏：『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』

卷 二

一

老杜贈韋左丞有「朝叩富兒門，暮隨肥馬塵」，至爲「殘杯」、「冷炙」之語〔一〕。及姜少府爲清觴異味，卽云「新歡便飽姜侯德」〔二〕，王倚爲沽酒割鮮，卽云「故人情義晚誰似」〔三〕，豈附炎老饕如是哉？蓋託文字戲謔也。然又不可不慮。故有「褊性合幽棲」、「直恥事干謁」之什〔四〕，以自見其志。亦如「姪佐云：『甚聞霜薤白，重惠意如何？』」〔五〕已應春得細，頗覺寄來遲。〔六〕皆戲言也。終慮癡人以夢爲實，故示從孫濟云：「所來爲宗族，亦不爲盤飧。小人利口實，薄俗難可論。」〔七〕正如淵明乞食篇云：「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」〔八〕其卑污乃爾，不肯爲五斗折腰〔九〕，殆無異矣！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。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六閩鄉姜七少府設醴戲贈長歌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三病後過王倚飲，贈歌。『故』原誤作『古』。

〔四〕『故有「褊性合幽棲」、直恥事干謁』之什。『殿本作「故有「畏人成小策，褊性合幽棲」之什，恥事干謁，以自見其志。』知影本與學海本作『故有「褊性合幽棲」、干請傷直，恥事干謁，以自見其志。』『褊性』句，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畏人。『直恥』句，原詩爲『獨恥事干謁』，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五〕此處所引非示姪佐詩句，乃佐還山後寄三首之三、之二詩句。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八。

〔六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三示從孫濟，『示從孫濟』，原作『示姪濟』，據原詩和殿本改。

〔七〕陶潛靖節先生集卷二乞食。

〔八〕南史隱逸傳：『郡遣督郵至。縣吏白應束帶見之。潛歎曰：『我不能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人。』即日解印綬去職。賦歸去來，以遂其志。』

二

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，力士脫靴爲勇〔一〕。愚觀唐宗渠渠於白，豈真樂道下賢哉？其意急得豔詞，媒語以悅婦人耳！白之論撰，亦不過爲『玉樓』、『金殿』、『鴛鴦』、『翡翠』等語〔二〕，社稷蒼生何賴。就使滑稽傲世，然東方生不忘納諫〔三〕，況黃屋既爲之屈乎？說者以謀謨潛密，歷考全集，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，一何鮮也！力士閹腐庸，惟恐不當人主意，挾主勢驅之，何所不可，脫靴乃其職也。自退之爲『蚍蜉撼大樹』〔四〕之喻，遂使後學吞聲。余竊謂：如論其文章豪逸，真一代偉人；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，李杜齊名，真忝竊也。

〔一〕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李陽冰草堂集序：「天寶中，皇祖下詔，徵就金馬，降輦步迎，如見綺、皓，以七寶牀賜食，御手調羹以飯之，謂曰：『卿是布衣，名爲朕知，非素蓄道義，何以及此。』」置于金鑾殿，出入翰林中，問以國政，潛草詔誥，人無知者。」又新唐書李白傳：「帝坐沉香子亭，意有所感，欲得白爲樂章，召入，而白已醉。左右以水頰面，稍解，援筆成文，婉麗精切，無留思。帝愛其才，數宴見。白嘗侍帝，醉，使高力士脫鞵。」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五宮中行樂詞八首之二：「柳色黃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玉樓巢翡翠，珠殿鎖鴛鴦。選妓隨雕轎，徵歌出洞房。宮中誰第一？飛燕在昭陽。」

〔三〕東方朔，字曼倩，漢武帝時爲太中大夫。性詼諧滑稽。善辭賦。漢書東方朔傳贊：「然朔名過實者，以其該達多端，不名一行。應諸似優，不窮似智，正諫似直，穢德似隱。」

〔四〕昌黎先生集卷五調張籍。

三

李商隱詠淮西碑云：「言訖屢頷天子頭。」〔一〕雖務奇崛，人臣言不當如此。乘輿軒陛，自不敢正斥。如老杜「天顏有喜近臣知」〔二〕，「虬須似太宗」〔三〕，可謂知體矣！東坡贈寫御容詩云：「野人不識日月角，髣髴尚憶重瞳光。……天容玉色誰能畫，老師古寺畫閒房。」〔四〕蓋遵此法。

〔一〕李義山詩集卷二韓碑：「當仁自古有不讓，言訖屢頷天子頭。」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紫宸殿退朝口號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。

〔四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一贈寫御容妙善師。

四

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，嘗與劉備稱之。備曰：『君有國士名，望有拔世意，而求田問舍，言無可採。何緣當與君語？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樓，卧君於地，何但上下牀之間耶！』然介甫屢用之：『求田問舍轉無成』，『更覺求田問舍遲』。讀蜀志曰：『無人語與劉玄德，問舍求田意最高。』又有遊西霞菴云：『求田此山下，終欲忤陳登。』豈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？

〔一〕三國志卷七陳登傳：『表與備共論天下人，汜曰：『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』……備問汜：『君言豪，寧有事邪？』汜曰：『昔遭亂過下邳，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，久不相與語，自上大牀卧，使客卧下牀。』備曰：『君有國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亂，帝主失所，望君憂國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採，是元龍之所諱也，何緣當與君語？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樓上，卧君於地，何但上下牀之間邪？』』

〔三〕臨川集卷十九寄黃吉甫。

〔二〕臨川集卷三十四默默。

〔四〕臨川集卷三十二。

〔一〕臨川集卷十五遊樓霞庵，約平甫至，因寄。

五

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：「十二年春，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邢守。上親賦詩，觴羣公於蓬萊，仍賜以綰帛，寵餞加等。故參爲長篇述其事。」〔一〕安祿山亂，明皇曰：「河北二十四郡，無一忠臣耶？」及聞平原固守，乃曰：「朕不識真卿何如人，所爲若此！」〔二〕前日宴賚，真文具爾！」

〔一〕岑嘉州詩卷一。

〔二〕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顏真卿傳：「祿山反，河朔盡陷，獨平原城守具備，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。玄宗始聞亂，歎曰：「河北二十四郡，無一忠臣邪？」及平至，帝大喜，謂左右曰：「朕不識真卿何如人，所爲乃若此！」」

六

退之云：「偶然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」〔一〕可謂切中時病。凡世之趨附權勢以圖身利者，豈問其人賢否，果能爲國爲民哉？及其敗也，相推人禍門而已。龔俗無知，諂祭非鬼〔二〕，無異也。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九題木居士二首之一。

〔二〕論語爲政：『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』

七

杜集及馬與鷹甚多，亦屢用屬對。如『老驥倦知道，蒼鷹飢易馴。』〔一〕『老驥思千里，飢鷹待一呼。』〔二〕『老馬倦知道，蒼鷹飢著人。』〔三〕『驥病思偏秣，鷹愁怕苦籠。』〔四〕『放蹄知赤驥，換翅服蒼鷹。』〔五〕『老驥倦驪首，飢鷹愁易馴。』〔六〕『驄馬行云：『吾聞良驥老始成，此馬數年人更驚。』』〔七〕又『不比俗馬空多肉。』〔八〕『一洗萬古凡馬空。』〔九〕楊監出畫鷹云：『于戈少暇日，真骨老崖嶂。爲君除狡兔，會見翻韉上。』〔一〇〕王兵馬使二角鷹云：『安得爾輩開其羣，驅出六合梟鸞分！』〔一一〕畫鷹云：『何當擊凡鳥，毛血灑平蕪。』〔一二〕餘尚多有之。蓋其致遠壯心，未甘伏櫪；嫉惡剛腸，尤思排擊。語曰：『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』〔一三〕左氏曰：『見無禮於其君者，如鷹鷂之逐烏雀也。』〔一四〕少陵有焉。

〔一〕此兩句今本杜甫集中不載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贈韋左丞丈濟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之一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敬簡王明府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贈別賀蘭詒作『老驥倦騷首，蒼鷹愁易馴。』

〔七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四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李鄠縣丈人胡馬行。

〔九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丹青引。

〔一〇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。

〔一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王兵馬使二角鷹。

〔一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。

〔一三〕論語憲問。

〔一四〕左傳文公十八年：『見有禮於其君者，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。見無禮於其君者，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。』

八

吳邁遠好自夸而蚩鄙他人，每作詩，得稱意語，輒擲地呼曰：『曹子建何足數哉！』〔一〕袁嘏謂人曰：『我詩有生氣。』〔二〕亦以用心深苦，俄爾有得，宜不勝其喜。子美云：『語不驚人死不休。』〔三〕貫休謂：『得句先呈佛。』〔四〕皆爲此也。

〔一〕事見南史檀超傳附。

〔一〕鍾嶸詩品卷下齊諸賢令袁嘏：『嘏詩平平耳，多自謂能。嘗語徐太尉云：『我詩有生氣，須人捉着。不爾，便飛去。』』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江上值水如海勢，聊短述。

〔四〕晚唐僧貫休禪月集卷九懷武昌樓二首之二：『清風江上月，霜灑月中砧。得句先呈佛，無人知此心。寂寥從鬼出，蒼翠到門深。唯有雙峯寺，時時獨去尋。』

九

林和靖贈人詩云：『馬從同事借，妻怕罷官貧。』〔一〕頗能狀寒廉態，抑又有意。所謂怕貧者，婦人女子耳，大丈夫之不移〔二〕，何隕穫〔三〕之有？子美『長貧任婦愁』〔四〕，亦以男子未嘗愁也。『讓粟不謀妻』〔五〕，以明謀及婦人，則不得辭也。又云：『浮生有定分，飢飽豈可逃。歎息謂妻子，我何隨汝曹？』〔六〕樂天云：『妻孥不悅生怪問，而我醉卧方陶然。』〔七〕退之曰：『莫爲兒女態，戚嗟憂賤貧。』〔八〕

〔一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一寄孫仲簿公。案：全唐詩卷三百八十四張籍寄孫冲主簿，詩句全同。

〔二〕孟子滕文公下：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』

〔三〕禮記儒行：『儒有不隕穫於貧賤，不充詘於富貴。』隕穫，困迫失志貌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屏迹三首之二。

〔五〕此黃庭堅詩句，見山谷外集補卷三留幾復飲。

- 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九飛仙閣。
- 〔七〕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九達哉樂天行：「妻孥不悅甥姪悶，而我醉卧方陶然。」
- 〔八〕 昌黎先生集卷二北極贈李觀：「無爲兒女態，憔悴悲賤貧。」

10

老杜畏人有云：「門徑從榛草，無心待馬蹄。」又「直須上番看成竹，客至從嗔不出迎。」〔一〕將遺物離人矣，答嚴八乃云：「只須伐竹開荒徑，拄杖穿花聽馬嘶。」〔二〕又有「草萊無徑欲教鋤」〔三〕。亦如「厭就成都卜」〔四〕，而云：「憑將百錢卜，漂泊問君平」〔五〕。自知者觀之，則爲遊戲篇章，得大自在；俗士拘泥，則前後不相應也。東坡谷林堂云：「古今正自同，歲月何必書。」〔六〕遊香積山又云：「尋幽志不繼，書版記歲月。」〔七〕

- 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三絕句之三。
- 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，奉答二絕之二。
- 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。
- 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遊子。
- 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，余下沔鄂。
- 〔六〕 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三。

〔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五與正輔遊香積寺。

一一

蕭思話先于曲阿起宅，有閒曠之致，子惠基嘗謂所親曰：『須婚嫁畢，當歸老舊廬。』〔一〕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：『無惑畢婚嫁，竟爲俗務牽。』〔二〕退之云：『如今便可爾，何用畢婚嫁。』〔三〕

〔一〕事見南史蕭思話傳附。

〔二〕元次山文集卷四招陶別駕家陽華作。『惑』作『或』。

〔三〕昌黎先生集卷二縣齋有懷。

一二

嘗恨王子猷作『此君』語〔一〕，輕以難名者告人，遂使庸夫俗子，妄意其間，酷坊茗肆，適以污累之。謫仙云：『但得醉中趣，勿爲醒者傳。』〔二〕此理信然。和靖招靈皎云：『百千幽勝無人見，說向吾師是洩機。』〔三〕東坡云：『此味只憂兒輩覺，逢人休道北窗涼。』〔四〕『人生此樂須天賦，莫遣兒曹取次知。』〔五〕使子猷知此，必鉗其喙也。

〔一〕晉王徽之，字子猷，王羲之子。晉書王羲之傳附：『嘗寄居空宅中，便令種竹。或問其故，徽之但嘯咏，指

竹曰：「何可一日無此君邪！」

〔三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下獨酌四首之二。

〔二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三復齋前韻，且以陋居詆而誇之。

〔四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九次韻許遵。『兒輩覺』事，見晉書上義之傳：「謝安嘗謂義之曰：『中年以來，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」義之曰：「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頃正賴絲竹陶寫，恒恐兒輩覺，損其歡樂之趣。」『北窗涼』事，見陶潛靖節先生集卷七與子儼等疏：「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」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五與毛令、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之二。

一三

和靖與士大夫詩，未嘗不及遷擢，與舉子詩，未嘗不言登第。視此爲何等隨緣應接，不爲苟難充絕如此。老杜云：「本無軒冕意，不是傲當時。」〔一〕「鍾鼎山林各天性，濁醪羶飯任吾年。」〔二〕道義重而不輕王公者也。阮孝緒，南平王致書要之，不赴，曰：「非志驕富貴，但性畏廟堂，使磨廐可驂，何異騾。」〔三〕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獨酌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清明二首之一。

〔三〕阮孝緒，字士宗，南朝梁時隱士。南史阮孝緒傳：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，致書要之，不赴，曰：『非志驕富貴，但性畏廟堂，若使麀廩可駢，何以異夫驥駟。』」

一四

靈澈有「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」〔一〕世傳爲口實。凡語有及抽簪，卽以此譏之〔二〕。余謂矯飾閤人，固不足論，若出于至誠，時對知己，一吐心胸，何害？嘗觀昌黎送盤谷云：「行抽手版付丞相，不待彈劾歸農桑。」〔三〕贈侯喜云：「便當提攜妻與子，南人箕穎無還時。」〔四〕如今便當去，咄咄無自癡。〔五〕如今更誰恨，可便耕瀟澗。〔六〕此類凡數十，豈苟以飾口哉？其剛勁之操不少屈，所素守定故也〔七〕。

〔一〕全唐詩卷八十靈澈東林寺酬韋刺史：「年老心閒無外事，麻衣草座亦容身。相逢盡道休官好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」

〔二〕靈澈，字澄源，姓湯氏，會稽人，詩僧。雲谿友議卷中思歸隱條：「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澈上人鷲忘形之契，篇章唱和，月唯四五焉。韋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。……詩曰：『王事紛紛無暇日，浮生冉冉只如雲。已爲平子歸休計，五老巖前必共君。』」韋奉酬詩曰：「年老身閒無外事，麻衣草座亦容身。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」遜齋閑覽云：「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，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，然鮮有能踐其言者。故靈澈答韋丹云：『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』蓋譏之也。」（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引）歐

陽修集古錄云：『相逢盡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』世俗相傳以爲俚諺。慶曆中，許元爲發運使，因修江岸，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，始知爲靈徹詩也。『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引』抽簪，指歸隱。簪以固冠於髮，仕宦者必束髮整冠，故抽簪爲歸隱之義。

〔一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，歌以和之。

〔四〕 昌黎先生集卷三贈侯生。

〔五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將歸贈孟東野、房蜀客，『癡』作『疑』。

〔六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贈張籍。

〔七〕 『其剛勁之操不少屈，所素守定故也』，學海本、吳城抄本作『其剛勁之操不少屈阿，素守定故也』，殿本作『其剛勁之操不少屈，所守素定故也』。

一五

昔人用五馬〔一〕事，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。如老杜賦王閬州餞蕭遂州云：『二天開寵餞，五馬爍生光。』〔二〕其賓主去住分矣。又送李梓州：『五馬何時到。』〔三〕贈嚴武：『五馬舊曾諳小徑。』〔四〕送賈閣老出汝州：『人生五馬貴。』〔五〕太白：『五馬莫留連。』〔六〕岑參：『門外不須催五馬。』〔七〕戎昱：『五馬幾時朝魏闕。』〔八〕子厚：『五馬助征騑。』〔九〕樂天：『五馬無由入酒家。』〔一〇〕坡：『鼓吹未容迎五馬。』〔一一〕介甫：『尚得使君驅五馬。』〔一二〕近人于太守安居閒閣，例稱五馬，此理恐未安也。

〔一〕詩經鄘風下旒，『子子干旟，在浚之都，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』碧溪漁隱叢話前集卷

六引漫叟詩話，遷齋閑覽，學林新編，潘子真詩話有關五馬之解釋，可參考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送梓州李使君之任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將赴成都草堂，途中有作，先寄嚴鄭公五首之一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送賈閣老出汝州。

〔六〕李太白全集卷六子夜吳歌四首之一。

〔七〕岑嘉州詩卷五赴嘉州，過城固縣，尋永安超禪師房。

〔八〕戎昱此詩已佚。

〔九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二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，走筆酬贈。

〔一〇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早冬。

〔一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八寒食未明至湖上，太守未來，兩縣令先在。

〔一二〕臨川集卷十九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，感李太白、杜牧之。

一六

王夷甫、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，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。衍以其妻貪憚贖貨，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〔一〕；樽在臨海，其婢納女巫之賂，爲百姓過登聞鼓〔二〕。其絕口蓋有由。然如子美、張籍皆云：『呼兒散寫

乞錢書。『三』太白：『顏公三十萬，盡赴酒家錢。』『四』岑參：『閒時耐相訪，正有牀頭錢。』『五』小杜：『清貧長欠一杯錢。』『六』坡：『滿江風月不論錢。』『七』山谷：『青山好去坐無錢。』『八』曾不害諸公之高也。

〔一〕晉王衍，字夷甫。晉書王戎傳附：『衍妻郭氏，賈后之親，藉宮中之勢，剛愎貪戾，聚斂無厭，好干預人事，衍患之而不能禁。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，京師大俠也，郭氏素憚之。衍謂郭曰：『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陽亦謂不可。』郭氏爲之小損。衍疾郭之貪鄙，故口未嘗言錢。郭欲試之，令婢以錢繞牀，使不得行。衍晨起見錢，謂婢曰：『舉阿堵物却！』』

〔三〕梁蔡博，字景節。南史蔡廓傳附：『初，博在臨海，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，約生子，酬乳哺直。權死後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，吳背約不還。元孫訴，博判還本主。吳能爲巫，出人樽內，以金釧賂博妾，遂改判與吳。元孫搥登聞鼓訟之，爲有司劾。時博已去郡，雖不坐，而常以爲恥，口不言錢。』

〔三〕見全唐詩卷三百八十五張籍贈冷狐搏上。杜甫詩並無此句。

〔四〕李太白全集卷十二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，『三』作『二』，『赴』作『付』。顏公，指顏延之。南史陶潛傳：『延之臨去，留二萬錢與潛，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。』

〔五〕岑嘉州詩卷三部嘉州池招楊麟。

〔六〕樊川文集卷四商山宿水驛。

〔七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八〕集註分瓶東坡詩卷十與潘三失解後飲酒。

〔九〕山谷外集卷一次韻裴仲謀同年。

一七

或問鄭縈：『相國近有詩否？』答云：『詩思在灞橋風雪中，驢子上，此處那得之！』北夢瑣言載：縈雖有詩名，本無廊廟之望，及登庸，中外驚駭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于攘却，縈請于文宣王諡號中加一『哲』字。其不究時病，率此類也。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，令作詩也。

〔一〇〕唐係光憲北夢瑣言卷七：『唐相國鄭縈，雖有詩名，本無廊廟之望。……由是登庸，中外驚駭。于時皇綱已紊，四方多故，相國既無施展，事必依違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于攘却之術。相國奏對，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『哲』字。其不究時病，率此類也。同列以其忝竊，每譏侮之。……或曰：『相國近有新詩否？』對曰：『詩思在灞橋風雪中，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』蓋言平生苦心也。』

一八

明宗一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臣唐詩，王偕二等皆譏荒淫，獨中丞牛希濟曰：『唐主再懸新日月，蜀主難保舊山川。』明宗曰：『希濟不謗君親，忠孝也。』賜綵百段。余謂：希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。江革云：不能殺身報主，得死為幸，誓不為人執筆。此可以厲臣子之節。

〔一〕指五代後唐明宗李嗣源。

〔二〕『王偕』，似應作『王錯』。偕、錯二字音同形近。王錯，字贛符，仕蜀，爲翰林學士，遷御史中丞，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全唐詩卷七百六十錄其詩一首。其賦蜀主降唐詩已佚。

〔三〕牛希濟，隴西人。仕蜀，爲起居郎，累官翰林學士，御史中丞。後入唐，爲雍州節度副使。詩見全唐詩卷七百六十奉詔賦蜀主降唐。

〔四〕南史江革傳：「時祖暕同被拘繫，延明使暕作欵器漏刻銘，革嘆罵暕曰：『卿荷國厚恩，已無報答，乃爲虜立銘，孤負朝廷。』」延明聞之，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，革辭以囚執既久，無復心思。延明將加箠扑，革厲色曰：「江革行年六十，不能殺身保主，今日得死爲幸，誓不爲人執筆。」延明知不可屈乃止。」

一九

韋蘇州贈李儋云：「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媿俸錢。」〔一〕郡中燕集云：「自慚居處崇，未覩斯民康。」〔二〕余謂有官君子，當切切作此語。彼有一意供租〔三〕，專事土木，而視民如讎者，得無媿此詩乎！

〔一〕韋蘇州集卷三寄李儋元錫。

〔二〕韋蘇州集卷一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。『斯』，原作『在』，據原詩及玉屑改。

〔三〕『供租』，學海本作『自奉』。

110

漁樵閒話載：唐末有宜春人王穀，以歌詩擅名，嘗作玉樹曲，畧云：『璧月夜，瓊樓春，蓮舌泠泠詞調新。當時狎客盡豐祿，直諫犯顏無一人。歌未闕，晉王劍上黏腥血。君臣猶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。』此調大播人口。穀未第時，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，穀前拯之，揚聲曰：『莫無禮！便是解道，君臣猶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。』亡賴者聞之，慚謝而退。『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，殆此小人不若。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。亡賴所以悔過從善、頓平凶暴之氣者，非重其才也，非重其名也，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也。』

〔一〕王穀事，見蘇軾漁樵閒話錄下篇：『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，以歌詩擅名於時，嘗作玉樹曲，畧云：『璧月夜，瓊樓春，蓮舌泠泠詞調新。當時狎客盡豐祿，直諫犯顏無一人。歌未闕，晉王劍上黏腥血。君臣猶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。』此詞大播於人口。穀未第時，嘗於市廛中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，穀前救之，揚聲曰：『莫無禮！識吾否？吾便解道：『君臣猶在醉鄉中，一面已無陳日月』者。』無賴輩聞之，斂恥慚謝而退。噫，無賴者乃小人也，能爲此等事，亦可重也。方其倚力恃勢，勃然以發凶暴之氣，將行毆擊，視其死且無悔矣，及一聞名人，則慚謝之色形於外，斯亦難矣。有改悔之恥，向善之心，安得不謂之君子哉？』
唐詩紀事卷七十一王穀條下引玉樹曲全詩，可參閱。

卷 三

一

老杜觀打魚〔一〕云：『設網萬魚急。』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，使民不聊生，乃萬魚急也。又云：『能者操舟疾若風，撐突波濤挺叉人。』小人舞智趨時，巧宦數遷，所謂疾若風也；殘民以逞，不顧傾覆，所謂挺叉人也。『日暮蛟龍改窟穴，山根鱸鮓隨雲雷。』魚不得其所，龍豈能安居？君與民，猶是也。此與六義比興何異？『吾徒何爲縱此樂，暴殄天物聖所哀。』此樂而能戒，又有仁厚意，亦如『前王作網罟，設法害生成。』〔二〕不專爲取魚也。退之又魚曰：『觀樂憶吾儕。』〔三〕異此意矣！亦如『蕪簞云：』但願天日常炎曦，〔四〕故後人攻之云：『豈比法曹空自私，却願天日常炎赫。』〔五〕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又觀打魚。『蒼江漁子清晨集，設網提網取魚急。能者操舟疾若風，撐突波濤挺叉人。小魚脫漏不可記，半死半生猶戢戢。大魚傷損皆垂頭，屈強泥沙有時立。東津觀魚已再來，主人罷鱸還傾盃。日暮蛟龍改窟穴，山根鱸鮓隨雲雷。干戈格鬪尚未已，鳳凰麒麟安在哉？吾徒胡爲縱此樂，暴殄天物聖所哀。』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早行。

〔三〕 昌黎先生集卷九又魚招張功曹。

〔四〕 昌黎先生集卷四鄰羣贈箴，此句作「却願天日恆炎曦」。

〔五〕 此王安石詩。見臨川集卷五次韻信都公石枕、斷箴。

二

賓客集：「添鑪搗雞舌，灑水淨龍鬚。」〔一〕駱賓王：「桃花嘶別路，竹葉瀉離尊。」〔二〕此體甚來。惟柳子厚

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最工，云：「時藥閒庭延國老，閒尊虛室值賢人。」只似稱坐客，而有兩意。

蓋甘草爲「國老」〔三〕，濁酒爲「賢人」〔四〕故也。夢得又有「藥鑪燒姹女，酒甕貯賢人。」〔五〕近于「湯燂右

軍」〔六〕矣！余嘗爲郊行詩云：「江干食息呼扶老，木末攀緣訝宛童。」乃古今註：「禿鶯，一名扶老。」〔七〕

爾雅：「女蘿，謂之宛童也。」〔八〕又題一士人所居云：「但遺一枝居巧婦，不殊大厦賀嘉賓。」蓋用爾雅註：

「鸛鷀，俗呼巧婦。」〔九〕炙穀子：「雀，一名嘉賓，言集人屋如嘉賓也。」〔一〇〕樂天曾用「巧婦」對「慈

姑」〔一一〕。

〔一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二病中一二禪客見問，因以謝之。雞舌，香名；龍鬚，指席。

〔二〕 駱賓王文集卷四送吳七遊蜀。

〔三〕本草草部上品之上。『甘草，國老，味甘平，無毒，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。』注引藥性論云：『甘草，……諸藥衆中爲君，治七十二種乳石毒，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，調和諸藥有功，故號國老之名。』

〔四〕三國志卷二十七徐邈傳：『時科禁酒，而邈私飲至於沈醉。校書趙達問以曹事，邈曰：『中聖人。』達白之太祖，太祖甚怒。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：『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，濁者爲賢人，邈性情慎，偶醉言耳。竟坐得免刑。』

〔五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。姪女，道家稱所煉之丹汞。

〔六〕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三第十九條：『吳人多謂梅子爲「曹公」，以其嘗望梅止渴也；又謂鷲爲「右軍」，以其好養鷲也。有士人遺人醋梅與鷲鷲，作書云：『階浸曹公一髮，湯潑右軍兩隻，聊備一饌。』』

〔七〕古今注卷中鳥獸第四：『扶老，秃鷲也，狀如鶴而大，大者頭高八尺，善與人鬪，好啗蛇。』無名氏探蘭雜志云：『山中老人以秃鷲頭形刻杖上，謂之扶老，以此鳥能辟蛇也。』古今註以秃鷲爲扶老甚謬。』

〔八〕爾雅中無此語。

〔九〕爾雅中無此語。

〔一〇〕此非唐炙穀子正叢語，見古今注卷中鳥獸第四：『雀，一名嘉賓，言常棲巢人家，如賓客也。』

〔一一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履道池上作：『樹暗小巢藏巧婦，渠荒新巢長慈姑。』

三

謝玄暉〔一〕善爲詩，任彥昇〔二〕工于筆。又云『任筆沈詩』〔三〕。劉孝綽稱弟儀與威云『三筆六詩』〔四〕。故

牧之云：『杜詩韓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抓。』^{〔一〕}近人兼用之。臨川云：『閒中用意歸詩筆，靜定安身比泰山。』^{〔六〕}坡云：『水洗禪心都眼淨，山供詩筆總眉愁。』^{〔七〕}

〔一〕謝朓，字玄暉，南齊詩人，長五言詩。有謝宣城集。

〔二〕任昉，字彥昇，梁武帝時爲吏部郎，出爲新安太守。謚曰敬子。

〔三〕南朝人稱散文爲『筆』。文心雜龍總術：『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筆，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』沈，指沈約。南史任昉傳：『既以文才見知，時人云『任筆沈詩』。』

〔四〕南史劉勰傳附：『孝綽弟潛字孝儀，幼孤，與諸兄弟相勗以學，並工屬文。孝綽嘗云『三筆六詩』，三卽孝儀，六謂孝威也。』

〔五〕樊川文集卷二讀韓杜集。

〔六〕臨川集卷二十五贈老寧僧首。

〔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二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。

四

柳遷南荒有云：『愁向公庭問重譯，欲投章甫作文身。』^{〔一〕}太白云：『我如鸚鵡鳥，南遷懶北飛。』^{〔二〕}皆褊
枝躁辭，非賦敵惓惓之義^{〔三〕}。杜云：『馮唐雖晚達，終覲在皇都。』^{〔四〕}『愁來有江水，安得北之朝。』^{〔五〕}

其賦張曲江云：『歸老守故林，戀闕情延頸。』〔六〕乃心王室可知。

〔一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二柳州峒氓。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醉題。

〔三〕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：『念忠臣雖在黜畝，猶不忘君，惓惓之義也。』惓惓，忠謹之意。

〔四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續得觀書，迎就當陽居止，正月中旬，定出三峽。漢馮唐，文帝時爲中郎署長，車騎都尉；景帝時爲楚相；武帝時舉賢良，馮唐時年九十餘，不能爲官，乃以其子遂爲郎。事見漢書卷五十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又雪。『來』作『邊』，『焉』作『安』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。

五

靖節：『歡言酌春酒』〔一〕，『日莫天無雲』〔二〕，此處吠畝而樂堯舜者也。堯舜之道，卽田夫野人所共樂者，惟賢者知之爾。鍾嶸但稱其『風華清美』，豈直爲田家語』〔三〕。其樂而知之，異乎衆人共由者，嶸不識也。

〔一〕靖節先生集卷四讀山海經之一。

〔二〕靖節先生集卷四擬古之七。

〔三〕鍾嶸詩品卷中宋徵士陶潛：「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嘆其質直。至如『歡言酌春酒』、『日暮天無雲』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田家語耶！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」

六

老杜：『十暑岷山葛，三霜楚戶砧。』〔一〕『九鑽巴嶮火，三蟄楚祠雷。』〔二〕其書歲月也新矣。樂天云：『吳郡兩回逢九月，越州四度見重陽。』〔三〕『去年八月十五夜，曲江池畔杏園邊。今年八月十五夜，浦沙頭水館前。』〔四〕又：『前年九月餘杭郡，呼賓命宴虛白堂。去年九日到東洛，今年九日來吳鄉。兩邊蓬鬢一時白，三處菊花同色黃。』〔五〕其質直叙事，又是一格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風疾，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，奉呈湖南親友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。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九日寄微之。

〔四〕白氏長慶集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，『去年』作『昔年』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一九日宴集，醉題郡樓，兼呈周、殷、一判官。

七

『山陰野雪興難乘』^{〔一〕}，『佳晨強飯食猶寒』^{〔二〕}，皆斡旋^{〔三〕}其語，使就音律。近律有：『天上驕雲未肯同』^{〔四〕}，『十年江海別常輕』^{〔五〕}，『花下帶盧鳥勸提』^{〔六〕}，『與君蓋亦不須傾』^{〔七〕}，皆此法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多病執熱，奉懷李尚書，『野』作『夜』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小寒食舟中作，『飯』作『飲』。

〔三〕斡旋，挽回、安排之意。

〔四〕臨川集卷三十三欲雪，『驕雲』作『雲驕』。

〔五〕臨川集卷二十三寄張氏女弟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八和子由柳湖久涸，忽有水，開元寺山茶舊無花，今歲盛開二首之一。

〔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答孫仲，傾蓋，謂駐車交蓋也。孔叢子：『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，傾蓋而語。』

八

昌黎送劉師服云：『攜持令名歸，自足貽家尊。』^{〔一〕}蘇州送黎尉云：『祇應傳善政，朝夕慰高堂。』^{〔二〕}誠儒者迂闊之辭。然貪饜苟得，污累其親，孰若清白之為愈！

〔一〕 呂黎先生集卷五送進士劉師服東歸。

〔二〕 韋蘇州集卷四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，「朝夕」作「日夕」。

九

舊說賈島詩，如「鳥從井口出，人自岳陽來。」〔一〕貫休：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。」〔二〕皆經年方得偶句，以見其辭澀思苦，若非好事者夸辭〔三〕，亦謬用其心矣。

〔一〕 唐賈浪仙長江集卷四原上秋居，「來」作「過」。

〔二〕 此二句貫休集中不載，漫叟詩話謂是南唐僧謙明作。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六引漫叟詩話云：「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：『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？』先得上句，次年秋方得下句。」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十一得句：「吳旦生日：『詩人得句，取其精力所結。獨地至到，自味自甜，未許旁人染鼎。若向此處推勘工拙，便減却興會矣。』」江鄰幾雜志云：「一僧賦中秋詩：『此夜一輪滿』，至來秋方得下句，云：『清光何處無？』喜躍，半夜起撞寺鐘，城人盡驚。李先生擒而訊之，具道其事，得釋。」蓋幸在南唐，嘉斯標舉，若過高頭巾，且道何必一年方對。」

〔三〕 「若非」，原作「非若」，據學海本，吳城抄本校改。

杜〔一〕夜宴左氏莊云：『檢書燒燭短。』〔二〕燭正不宜觀書，檢閱時暫可也。退之：『短檠二尺便且光。』〔三〕可謂燈窗中人語。猶有未便，燈不能則損目，不宜勤且久。山谷：『夜堂朱墨小燈籠。』〔四〕可謂善矣，而虛堂非夜久所宜。子瞻云：『推門入室書縱橫，蠟紙燈籠晃雲母。』〔五〕慣親燈火，儒生酸態盡矣！

〔一〕「杜」，說郭本陳輔之詩話作「子美」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夜宴左氏莊。

〔三〕呂黎先生集卷五短檠歌。

〔四〕山谷內集卷八答黃冕仲索煎雙井，并簡揚休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五夜過尋堯文戲作。

一一

韋應物贈王侍御云：『心同野鶴與塵遠，詩似冰壺徹底清。』〔一〕又雜言送人云：『冰壺見底未為清，少年如玉有詩名。』〔二〕此可爲〔三〕用事之法，蓋不拘故常也。

〔一〕見蘇州集卷二贈王侍御，「徹」作「見」。詩題贈王侍御，「王」原作「李」，據原詩改。冰壺事，見唐文粹卷七十八姚元崇冰壺誠序：「冰壺者，清潔之至也。君子對之，不忘乎清。夫洞澈無瑕，澄空見底，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！故內懷冰清，外涵玉潤，此君子冰壺之德也。」

〔二〕蘇州集卷四雜言送黎六郎。「少年」句用衛玠事。晉書衛玠傳：「玠總角，羊車過市，見者皆以爲玉人。」

〔三〕「爲」，殿本、吳城抄本作「謂」。

一一一

子厚曉行云：「機心久已忘，何事驚麋鹿。」〔一〕又放鷓鴣詞云：「破籠展翅當遠去，同類相呼莫相顧。」惜乎知之不蚤爾〔二〕！

〔一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秋曉行南谷經荒村。

〔二〕「惜乎知之不蚤爾」，殿本作「知之不蚤，爲可惜也」。

一一三

柳讀書篇云：「瘴疴擾靈府，日與往昔殊。臨文乍了了，徹卷兀若無。」〔一〕蓋嘗答許京兆書云：「往時讀書，不至底滯，今每讀一傳，再三伸卷，復觀姓氏。」〔二〕在宗元則爲瘴疴所擾，他人乃公患也。

〔一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讀書。

〔二〕柳河東集卷三十寄許京兆孟容書：「往時讀書，自以不至底滯，今皆頑然無復省錄。每讀古人一傳，數紙已後，則再三伸卷，復觀姓氏，旋又廢失。」

一四

夢得送周使君云：「只恐鳴騶催上道，不容待得晚松嘗。」〔一〕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：「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」〔二〕此以兩字用事者。送熊判官云：「臨軒弄郡章，得人方付此。」〔三〕乃用漢高弄印晚菘〔四〕事，此一字用事者。

〔一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州別墅。

〔二〕周顒，字彥倫。南史周朗傳附：周顒「清貧寡欲，終日長蔬，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其機辯，衛將軍王儉謂顒曰：『卿山中何所食？』顒曰：『赤米白鹽，綠葵紫蓼。』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，顒曰：『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』」

〔三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湘陽熊判官孺登府罷歸鍾陵，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。

〔四〕漢書卷四十二周昌傳：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。既行久之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，曰：『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？』孰視堯曰：『無以易堯。』遂拜堯爲御史大夫。堯，指趙堯，原爲符璽御史。」

一五

鍾嶸稱張茂先，惜其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〔一〕。喻鳧嘗謁杜紫微不遇，乃曰：我詩無綺羅鉛粉，宜不售也〔二〕。淮海詩亦然，人戲謂可入小石調〔三〕。然率多美句，但綺麗太勝爾。子美：『並蒂芙蓉本自雙〔四〕，』水符牽風翠帶長〔五〕，退之：『金釵半醉坐添春〔六〕，』牧之：『春風十里揚州路〔七〕，』詎謂不可入黃鍾宮〔八〕邪？

〔一〕 晉張華，字茂先。鍾嶸詩品卷中評司空張華：『其源出于王粲。其體華豔，興託不奇。巧用文字，務為妍冶。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女情多。風雲氣少。……』

〔二〕 喻鳧，晚唐毗陵人，調成進士。卒於烏程令。唐詩紀事卷五十一喻鳧條下云：『北夢瑣言云：鳧體閑仙爲詩，嘗謁杜紫微不遇，乃曰：我詩無綺羅鉛粉，宜其不售也。』（查今本北夢瑣言無此條）

〔三〕 孔氏談苑卷四西池和詩。元祐中，秘閣上巳日集西池，王仲至有詩，張文潛和最工，云：『翠浪有聲黃鵠動，春風無力綵衫垂。』秦少游云：『簾幕千家錦繡垂。』王笑曰：『又待入小石調也。』小石調，一作小食調，燕樂商聲七調之一。此調聲情風流旖旎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庭艇。

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曲江對雨。

〔六〕 昌黎先生集卷十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。

〔七〕樊川文集卷四贈別之一。

〔八〕黃鍾宮，燕樂官聲七調之一，聲洪亮。

一六

張文潛法雲懷無咎云：『獨覺欠此公。』〔一〕或傳某生語，文潛自以『欠』字爲得意〔二〕。然夢得送皇甫云：『從茲洛陽社，吟詠欠吾生。』〔三〕樂天：『可憐閒氣味，惟欠與君同。』〔四〕『得君更有無厭意，猶恨尊前欠老劉。』〔五〕退之云：『今者誠自幸，所懷無一欠。』〔六〕張何得意之有〔七〕？

〔一〕宋張耒字文潛，張右史集卷八休日同宋還叔詣法雲，遇季公擇、黃魯直，公擇烹賜茗，出高麗羅龍墨，魯直出近作，數詩皆奇絕，坐中懷無咎，有作呈魯直，還叔有云：『晁子卧城西，咫尺不可逢。豈無坐中客，終覺□此公。』

〔二〕宋詩話辨伏王直方詩話第六三條：『李希聲云：見文潛外生言文潛每作詩，其有用得妙處必自記錄。如法雲會中懷無咎云：『獨覺欠此翁。』自以『欠』字頗佳。』

〔三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。

〔四〕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三問卧寄劉同州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贈晦叔，憶夢得。

〔六〕呂黎先生集卷二喜侯喜至，贈張籍、張徹。

一七

舉人過失難于當，其尤者，臧孫之犯門斬關，惟孟叔能數之。臧紇謂：國有人焉，必椒也〔一〕。其難如此！司馬相如竊妻、滌器，開〔二〕巴蜀以困苦鄉邦，其過已多，至爲封禪書，則諂諛蓋天性，不復自新矣〔三〕。子美猶云：『竟無宣室召，徒有茂陵求。』〔四〕李白亦云：『果得相如草，仍餘封禪文。』〔五〕和靖獨不然，曰：『茂陵他日求遺藁，猶喜曾無封禪書。』〔六〕言雖不迫，責之深矣。李商隱云：『相如解草長門賦，却用文君取酒金。』〔七〕亦舍其大、論其細也。舉其大者，自西湖〔八〕始。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，死而未已〔九〕，正如捕逐寇盜，先爲有力者所獲，搯其吭而騎其項矣，餘人從旁助捶縛耳！

〔一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：『季孫曰：「臧孫之罪，皆不及此。」孟椒曰：「盍以其犯門斬關，季孫用之。」乃盟臧氏曰：「

無或如臧孫紇，干國之紀，犯門斬關。」臧孫聞之，曰：「國有人焉，誰居？」其孟椒乎！」

〔二〕『開』，學海本作『開通』。

〔三〕司馬相如，字長卿，成都人。竊妻、滌器等事見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通故斛斯校書莊二首之一。

〔五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宣城哭蔣徵君華。『果』作『安』，『仍』作『空』。

〔六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四先生將終之歲自作壽堂，因書一絕以誌之。

〔七〕李義山詩集卷六戲題友人壁。『草』作『作』。

〔八〕西湖，此借指林逋，以其隱居杭州西湖孤山也。

〔九〕如詩人玉屑卷十三晦庵論楚詞有云：『司馬相如之文，能侈而不能約，能詭而不諒。……哀二世賦所爲作者，正當時之商監，尤當傾意極言，以寤主聽。顛乃低徊局促，而不敢盡其詞焉，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。不然，豈其將死，而猶以封禪爲言哉。』

一八

太白：『辭粟卧首陽，屢空飢顏回。當代不樂飲，虛名安用哉？』〔一〕『君不見梁王池上月，昔照梁王尊酒中。梁王已去明月在，黃鸝愁啼春風。分明感激眼前事，莫惜醉卧桃園東。』〔二〕又『平原君安在？科斗生古池。坐客三千人，而今知有誰？』〔三〕『君不見孔北海，英風豪氣今安在？君不見裴尚書，土墳三尺蒿藜居。』〔四〕此類者尚多。愚謂雖累千萬篇，只是此意，非如少陵傷風憂國，感時觸景，忠誠激切，蓄意〔五〕深遠，各有所當也。子美除草云：『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脩。……芒刺在我眼，焉能待高秋？』〔六〕其憤邪嫉惡，欲芟夷蘊崇之〔七〕，以肅清王所者，懷抱〔八〕可見。臨川有『勿去草，草無惡，若比世俗俗浮薄！』〔九〕此方外〔十〕之語，異乎農夫之務去者也。

〔一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三月下獨酌四首之四。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攜妓登梁王樓霞山孟氏桃園中。

〔三〕李太白全集卷二十邯鄲南亭觀妓。

〔四〕李太白全集卷十九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之四。『孔北海』作『李北海』，『蒿藜』作『蒿棘』。漢孔融，字文舉，曾任北海相，時稱孔北海。唐裴敦復，曾爲刑部尚書，坐柳勸事，被杖死。

〔五〕『蓄意』，玉屑作『寓蓄』。

〔六〕見杜少陵集詩註卷十四。

〔七〕左傳隱公六年：『爲國家者，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，芟夷蘊崇之，絕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則善者信矣。』注：『芟，刈也。夷，殺也。蘊，積也。崇，聚也。』

〔八〕說郭本漫叟詩話『懷抱』作『中懷』。

〔九〕見王文公文集卷四十七勿去草。此詩臨川集不載。宋詩話輯佚漫叟詩話第六條郭紹虞案：『宋紀，二十二此爲楊傑勿去草行中語，非王安石詩。』

〔一〇〕方外，世外，謂超然于世俗禮教之外。

一九

遊山寺云：『雖有古殿存，世尊亦塵埃。……山僧衣藍縷，告訴棟梁摧。』〔一〕本卽所賦事，自然及于乘輿蒙塵、股肱非材之意。豈非忠義所感，一飯不忘君〔二〕耶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山寺。

〔三〕 東坡集卷二十四王定國詩集跋一首……古今詩人衆矣，而杜子美爲首，豈非以其流落飢寒，終身不用，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。」

卷四

一

老杜云：『扁舟空老去，無補聖明朝。』〔一〕又云：『報主身已老。』〔二〕以稷契輩人，而使老棄閒曠，非惟不形怨望，且惓惓如此。彼遭時遇主，言聽計從，復幸年鬢未暮，而不能據誠戮力，以圖報効，良不媿此歟？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野望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，人衡州。

二

杜詩四韻〔一〕并絕句，味之皆覺字多，以字字不閒故也。他人雖長篇，若無可讀。正如賢人君子，並處朝廷，但得一二相助，已號得人。若不能爲有無者，縱累千百輩，蔑如也。寄題江外草堂云：『誅

茅初一畝，廣地方連延。經營上元始，斷手寶應年。敢謀土木麗，自覺面勢堅。〔二〕又題衡山縣學堂云：『旄頭彗紫微，無復俎豆事。……嗚呼已十年，儒服敝于地。……衡山雖小邑，首倡恢大義。……講堂非曩構，大屋加塗墍。下可容萬人，牆隅亦深邃。……林木在庭戶，密幹疊清翠。有井朱夏時，轆轤凍階屺。……采詩倦跋涉，載筆尚可記。……』〔三〕豈不是草堂、縣學記？

〔一〕四韻，指律詩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寄題江外草堂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。

三

寄李員外云：『遠行無自苦，內熱比如何？』〔一〕寄旻上人云：『舊來好事今能否，老去新詩誰與傳？』〔二〕岑參云：『喬生作尉別來久，因君爲問平生否？魏侯校理復何如？前月人來不得書。』〔三〕『夫子素多疾，別來未得書。北庭苦寒地，體內今何如？』〔四〕樂天寄夢得云：『病後能吟否？秋來曾醉無？』〔五〕退之贈崔立之云：『長女當及事，誰助出帨縞？諸男皆秀朗，幾能守家規。』〔六〕亦皆書一通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。『如何』作『何如』。

- 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六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。『寄旻上人』，知影本，七子本作『寄旻』。
- 〔二〕 岑嘉州詩卷二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，因懷魏校書、陸渾、喬潭。『前月』作『前日』。
- 〔三〕 岑嘉州詩卷五寄韓樽。
- 〔四〕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夢劉二十八，因詩問之。『秋』作『春』。
- 〔五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。
- 〔六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。

四

舊觀臨川集：『肯願北山如慧約，與公西崦斷蒼苔。』〔一〕嘗愛其『斷』字最有力。後讀杜集：『當爲斷青冥』〔二〕，『藥許鄰人斷』〔三〕，退之：『詩翁憔悴斷荒棘』〔四〕，『寧谿斷株糜』〔五〕；子厚：『戒徒斷雲根』〔六〕。雖一字之法，不無所本。

- 〔一〕 臨川集卷十七榮上人欲歸，以詩留之。『蒼苔』作『莓苔』。
- 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六路途襄陽楊少府人城，戲呈楊四員外綰。
- 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，簡院內諸公。
- 〔四〕 昌黎先生集卷七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。
- 〔五〕 昌黎先生集卷二送文暢師北游。
- 〔六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種朮。『雲根』作『靈根』。

五

杜尋范十隱居云：『侍立小童清。』〔一〕義山憶正二云：『鎖烟銷盡寒燈晦，童子開門雪滿松。』〔二〕子厚：『日午獨覺無餘聲，山童隔竹敲茶臼。』〔三〕秀老云：『夜深童子喚不起，猛虎一聲山月高。』〔四〕閒齋山間〔五〕累年，頗得此數詩氣味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。

〔二〕李義山詩集卷六憶住一師。

〔三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夏晝偶作。

〔四〕宋俞紫芝，字秀老，金華人。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詩事第一條：『秀老放達不娶，能詩，宿蔣山棲霞寺云：『獨坐清談久亦勞，碧松燃火暖衾袍。夜深童子喚不起，猛虎一聲山月高。』起，玉眉作『醒』。

〔五〕『問』，玉眉作『中』。

六

古人作詩，有用經傳全句。選詩云：『小人計其功，君子道其常。』〔一〕樂天：『疾惡若巷伯，好賢如緇衣。』〔二〕乃兩句渾用之。韓：『無妄之憂勿藥喜。』〔三〕杜：『誰謂茶苦甘如薺。』〔四〕『富貴于我如浮雲。』〔五〕。近人亦用史語。坡云：『人言盧杞似姦邪，我見鄭公但嫵媚。』〔六〕嘗觀南史載王宣與云：『爲』

劫不須伴。』〔七〕甚似一側韻五言，但無題目耳。

〔一〕文選卷二十三阮籍詠懷詩十七首之十二。『小人計其功，君子道其常』句，用荀子天論：『君子道其常，而小人計其功。』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和陽城驛詩。用禮記緇衣：『好賢如緇衣，惡惡如巷伯，則爵不瀆而民作愿，刑不試而民咸服。』巷伯，詩經小雅中篇名；緇衣，詩經鄭風中篇名。

〔三〕昌黎先生集卷三憶昨行和張十一。用周易噬嗑傳：『無妄之病，勿藥有喜。』王弼注云：『非妄之災，勿治自復，非妄而藥之，則凶。』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寄狄明府博濟。用詩經邶風谷風：『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』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丹青引。用論語述而：『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』

〔六〕郭紹虞宋詩話輯佚王直方詩話第一二二條。韓存中云：『東坡嘗云，人言盧杞是姦邪，我見鄭公但嫵媚，好作一對，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。』盧杞，唐姦臣，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。唐國史補卷上：『德宗既貶盧杞，然常思之。後欲稍遷，朝臣恐懼，皆有諫疏。上問李珣公曰：『盧杞何處奸邪？』勉曰：『天下以爲奸邪，而陛下不知，所以爲奸邪也。』』鄭公，即魏徵。新唐書卷九十七魏徵傳：『太宗大笑曰：『人言徵舉動疏慢，我但見其嫵媚耳。』』

〔七〕南史黃回傳：『（王宜興）吳興人也，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。少年時爲劫不須伴，郡縣討逐，圍繞數十重，終莫能擒。』

七

律詩有一對通用一事者。『更尋嘉樹傳，莫忘角弓詩。』〔一〕乃左傳：『韓宣子聘魯，嘗賦角弓，及譽嘉樹。魯人請封殖此樹，以無忘角弓。』〔二〕介甫：『久讀郭璞言多驗，老比顏含意更疎。』〔三〕乃景純欲為顏含筮，含曰：『年在天，位在人，修己而天不與，命也；守道不回，性也。人自有性命，無勞譽龜。』〔四〕

〔一〕杜少陵集洋註卷一冬日行復李白。

〔二〕左傳昭公二年：『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……公享之。季武子賦絲之卒章。韓子賦角弓。季武子拜曰：『敢拜子之彌縫敝邑，寡君有望矣。』武子賦節之卒章。既享，宴於季氏，有嘉樹焉，宣子譽之。武子曰：『宿敢不封殖此樹，以無忘角弓。』遂賦甘棠。』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。

〔四〕晉郭璞，字景純。晉書孝友傳：『郭璞嘗遇含，欲為之筮。含曰：『年在天，位在人，修己而天不與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無勞譽龜。』』

八

坡云：『通家不隔同年面，得路方知異日心。』〔一〕乃唐人賁同年不赴期集，辭云：『紫陌尋春，尚隔同

年之面，青雲得路，可知異日之心也〔三〕。

〔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九循守臨行，出小驛，復用前韻。

〔三〕唐人袁同年事，見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：「崔沆及第年，爲主罰錄事。同年盧彖俯近關宴，堅請假往洛下拜度。既而淹緩久之。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，彖以雕轎載妓，微服鞞控，縱觀於側。遽爲團司所發，沆判之，略曰：「深攙席帽，密映氈車。紫陌尋春，便隔同年之面；青雲得路，可知異日之心。」」

九

任昉別謝言揚詩云：「詎念耄嗟人，方深老夫託。」〔一〕報劉孝綽曰：「詎慰耆嗟人，徒深老夫託。」〔二〕畧改一兩字，豈以會意處，欲常用之耶？

〔一〕全詩已佚。

〔二〕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梁詩卷六任昉答劉孝綽。

一〇

臨川有「莫林搖落獻南山」〔一〕，又云：「木落岡巒因自獻」〔二〕；如云：「名譽子真矜谷口，事功新息困壺頭」〔三〕，又：「未愛京師傳谷口，但知鄉里勝壺頭。」〔四〕昔人行事措意，默與己合，則喜用之。馬

少游欲乘下澤、御款段，不去鄉里，雖自謀獨善，亦可爲貪躁之戒。伏波在浪泊，下潦上霧，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，卧念少遊平生時語，以爲何可復得〔三〕。故東坡云：『何須更待飛鳶墮，方念平生馬少遊。』〔六〕又：『大夫行役家人怨，應念歸鄉馬少遊。』〔七〕雪堂亦有思歸曲，爲謝平生馬少遊。〔八〕以其可喜，不直押韻也。

〔一〕臨川集卷二十七歌元豐五首之五。

〔二〕臨川集卷二十八清涼寺白雲庵。

〔三〕臨川集卷十七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之五。子真，漢時隱者，姓鄭名樸，家居谷口，世號谷口子真。新息，指

漢將馬援，封新息侯。壺頭，山名。馬援兵困於此，病死。

〔四〕見臨川集卷十七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之一。揚子法言問神：『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，名震于京

師。』

〔五〕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：『明年正月，斬徵側、徵貳，傳首洛陽。封援爲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戶。援乃擊牛醢酒，勞饗軍士。從容謂官屬曰：『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『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澤車，御款段馬，爲郡掾吏，守墳墓，鄉里稱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盈餘，但自苦耳。』當吾在浪泊、西里間，虜未滅之時，下潦上霧，毒氣重蒸，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，卧念少遊平生時語，何可得也！今賴士大夫之力，被蒙大恩，猥先諸君紆佩金紫，且喜且慙。』』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四山村五絕之五。

〔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田國博部丈南京見寄二首之二。『應念歸鄉』，作『應羨居鄉』。

〔八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四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穎川西齋二首之二。

一一

武帝見顏驕龐眉皓首，問：何時爲郎，何其老也？對曰：文帝好文，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，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，而臣老矣。『老于爲郎，此事尤著。竊怪老杜屢傷爲郎白首，每稱馮唐，而罕及驕。愚謂：驕生既不遇三君，身後復不遇老杜，可笑也。』

〔一〕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引思玄賦：『尉龍眉而郎潛兮，逮三葉而遘武。』李賢注：『尉謂都尉顏驕也。龍，蒼雉色也。遘，遇也。漢武故事曰：『上至郎署，見一老郎，鬢眉皓白，問：何時爲郎？何其老也？』對曰：『臣姓顏，名驕，以文帝時爲郎。文帝好文而臣好武，景帝好老而臣尚少，陛下好少而臣已老，是以三葉不遇也。』上感其言，擢爲會稽都尉也。』文選卷十五思玄賦李善注亦引漢武故事，而文字稍異，如云：『至景帝好美，而臣貌醜。』

一二

老杜：『塗窮反遭俗眼白』〔二〕，本用阮籍事〔三〕，意謂我輩本宜以白眼視俗人，至小人得志，嫉視君

子，是反遭其眼白，故倒用之。亦如『水清反多魚』〔三〕，乃倒用『水至清，則無魚』〔四〕也。『夢得』：『酌我莫憂狂，老來無逸氣。』〔五〕乃倒用蓋次翁『無多酌我』〔六〕。『寄謝嵇中散』：『予無甚不堪。』〔七〕倒用絕交論〔八〕。『坡云』：『後生可畏吾衰矣，刀筆從來錯料堯。』〔九〕周昌以趙堯刀筆吏，後果無能爲〔一〇〕。所料信不錯，而云『錯料堯』，亦以涉譏謗倒用爾。又有『窮鬼却須呼』〔一一〕『乃知飯後鐘，闍黎蓋具眼。』〔一二〕他年五君詠，山王、時數。』〔一三〕皆倒用也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丹青引。

〔二〕 晉阮籍，字嗣宗。晉書阮籍傳：『籍又能爲青白眼，見禮俗之士，以白眼對之。及嵇喜來弔，籍作白眼，喜不憚而退。喜弟康聞之，乃齋酒挾琴造焉，籍大悅，乃見青眼。』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九五盤。

〔四〕 文選卷四十五東方朔答客難有云：『水至清，則無魚；人至察，則無徒。』

〔五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三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，命箏歌送酒。

〔六〕 漢蓋寬饒，字次公，累擢司隸校尉，刺舉無所回避。漢書卷七十七蓋寬饒傳：『平恩侯許伯入第，丞相、御史、將軍、中二千石皆賀，寬饒不行。許伯請之，乃往，從西階上，東鄉特坐。許伯自酌曰：『蓋君後至。』

寬饒曰：『無多酌我，我乃酒狂。』丞相魏侯笑曰：『次公醒而狂，何必酒也？』

〔七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偶作二首之一。

〔八〕 晉嵇康，字叔夜，拜中散大夫。晉書有傳。文選卷四十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有云：『性有所不堪，真不可』

強。今空語同知有遠人，無所不堪，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，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。」意謂「無所不堪」之人乃「空語」也；劉禹錫自稱「予無甚不堪」，是倒用也。

〔九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三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。

〔一〇〕趙堯事，參見卷三第一四條註〔四〕。

〔一一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次韻劉貢父登黃樓見寄，并寄子由二首之一。韓愈有送窮文，其中有「三揖窮鬼而告之曰……」意欲送走窮鬼。

〔一二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五石塔寺。蓋用唐王播事。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：「王播少孤貧，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，隨僧齋食。諸僧厭怠，播至，已飯矣。後一紀，播自重位出鎮是邦，因訪舊迹，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。播繼以二絕句曰：「二十年前此院遊，木蘭花發院新修。而今再到經行處，樹老無花僧白頭。」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闍黎飯後鐘。二十年來塵撲面，如今始得碧紗籠。」闍黎，亦作闍梨，梵語阿闍黎之略稱。

〔一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一叔弼云履常不飲，故不作詩，勸履常飲末云：「它年五君詠，山上一時數。」竹林七賢是阮籍、嵇康、劉伶、向秀、阮咸、山濤、王戎。顏延年作五君詠不及山濤、王戎，蘇軾反用之，曰：「山王一時數。」

一三

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〔一〕，凡種竹多以五月。杜云：「東林竹影薄，臘月更須栽。」〔二〕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。又云：「平生憩息地，必種數竿竹。」〔三〕嘗欲闢小軒，以「必種」目之。

- 〔一〕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引藝苑雌黃云：「種竹者多用辰日，山谷所謂「根須辰日斷，笋看上翻成」是也。又用臘月，杜陵所謂「東林竹影薄，臘月更須栽」是也。非此時移之，多不活。惟五月十三日，古人謂之竹醉日，栽竹多茂盛。按笋譜云：「民間說竹有生日，即五月十三日也。移竹宜用此日。……」
- 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舍弟占歸草堂檢校，聊示此詩。
- 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客堂。

一四

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、月下燭籠，皆謂之「殺風景」〔一〕。介甫戲示穎叔云：「但怪傳呼殺風景，豈知禪客夜相投。」〔二〕蓋用此也。

- 〔一〕 李商隱義山雜纂有「殺風景」一條，列舉「殺風景」事十二項：「花間喝道，看花淚下，苔上鋪席，斫却垂楊，花下曬裊，游春重載，石筍繫馬，月下把火，妓筵說俗事，果園種菜，背山起樓，花架下養雞鴨。」
- 〔二〕 臨川集卷二十九戲示穎叔。

一五

唐諺云：『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』^{〔一〕}東坡有『強隨舉子踏槐花』^{〔二〕}，『槐花還似昔年忙』^{〔三〕}；^{〔四〕}谷云『槐催舉子踏花黃』^{〔五〕}是也。

〔一〕宋錢易南部新書乙：『長安舉子，自六月己後，落第者不出京，謂之過夏。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，作新文章，謂之夏課。亦有十人五人釀酒饌，請題目于知己朝達，謂之私試。七月後，投獻新課，並下諸州府拔解。人爲語曰：『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』』

〔二〕今本蘇軾集中查無此詩。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七景純復以二篇，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，一言今者唱酬之意，仍次其韻之二。

〔四〕山谷內集卷八次韻徐文將至國門見寄二首之一。『踏花』作『著花』。

一六

坡有『試問高吟三十首，何如低唱兩三杯？』^{〔一〕}又『譬如長鬣人，不以長爲苦。……歸來被上下，一夜著無處。』^{〔二〕}天覺真讚云：『書生大抵多窮相，金眼除非是党公。』^{〔三〕}皆笑林語也。

〔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四趙成伯家有麗人，僕忝鄉人，不肯開樽，徒吟春雪美句，次韻一笑。『三十首』作『三十韻』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五書焦山綸長老壁。

〔三〕今本蘇軾集中無此兩句，疑佚。

一七

杜云：『嗜酒狂嫌阮，知非晚笑蘧。』〔一〕近集有『素書款款誰憐杜，采筆道道獨勝江。』〔二〕『榻畔烟花常歎杜，海中章甫尚追徐。』〔三〕『河魚潰腹空號楚，汗足流骸始信吳。』〔四〕皆用此格。

〔一〕此杜牧詩。見樊川文集卷二自遺。阮，指阮籍。蘧，指蘧瑗。蘧瑗，字伯玉，春秋衛人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。

〔二〕此王安石詩。見王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次韻酬宋中散之二。杜，指杜甫，江，指江淹。

〔三〕此蘇軾詩。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七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之二。杜，指杜牧，其題禪院詩有『今日發絲禪榻畔，茶煙輕瀉落花風』之句。徐，指徐市。史記秦始皇本紀：『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。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。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。』『榻畔』原作『榻伴』，據原詩校改。

〔四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九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。『汗足』作『汗水』。河魚潰腹事，用左傳宣公十二年：『還無』

社與司馬卯言，號中叔展。叔展曰：『有麥麩乎？』曰：『無。』『有山鞠窮乎？』曰：『無。』『河魚腹疾奈何？』曰：『吳指吳真君，其服椒法云：『服之半年內，脚心汗如水。』』

一八

永叔『堪笑區區郊與島，螢飛露濕吟秋草。』〔一〕以爲二子之窮。然子美亦有『暗飛螢自照，水宿鳥相呼。』〔二〕幸因腐草出，敢近太陽飛。』〔三〕雖吟詠微物，曾無一點窮氣。孟郊詩最淡且古，坡謂〔四〕有『如食彭越，竟日嚼空螿。』〔五〕退之論數子〔六〕，乃以『張籍學古淡』，東野爲『天葩吐奇芬』。豈勉所長而諱所短，抑亦東野古淡自足，不待學耶？

〔一〕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太白戲聖俞。此兩句蓋譏孟郊與賈島詩多詠貧苦。如孟東野詩集卷四秋懷十五首之四有云：『秋至老更貧，破屋無門扉。一片月落牀，四壁風入衣。……幽幽草根蟲，生意與我微。』唐賈浪仙長江集卷七寄胡遇：『一自殘春別，經炎復到涼。螢從枯樹出，螢入破階藏。落葉書勝紙，閉砧坐當牀。東門因送客，相訪也何妨。』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倦夜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螢火。

〔四〕殿本作『東坡謂』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讀孟郊詩二首之一。

〔六〕昌黎先生集卷二醉贈張祕書有云：『君詩多態度，藹藹春空雲；東野動驚俗，天葩吐奇芬；張籍學古淡，軒

一九

用自己詩爲故事，須作詩多者乃有之。太白云：『滄浪吾有曲，相子棹歌聲。』〔一〕樂天：『須知菊酒登高會，從此多無二十場。』〔二〕明年云：『去秋共數登高會，又被今年減一場。』〔三〕過栗里云：『昔嘗詠遺風，著爲十六篇。』〔四〕蓋居渭上，醞熟獨飲，曾效淵明體爲十六篇。又贈微之云：『昔我十年前，曾與君相識。曾將秋竹竿，比君孤且直。』〔五〕蓋舊詩云：『有節秋竹竿』〔六〕也。坡赴黃州，過春風嶺有兩絕句〔七〕，後詩云：『去年今日關山路，細雨梅花正斷魂。』〔八〕至海外又云：『春風嶺下淮南村，昔年梅花曾斷魂。』〔九〕又云：『柯邱海棠吾有詩，獨笑深林誰敢侮。』〔一〇〕又畫竹〔一一〕云：『吾詩固云爾，可使食無肉。』

〔一〕李太白全集卷十八送儲邕之武昌。『相子』作『寄人』。李太白全集卷七笑歌行有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，還道滄浪濯吾足』之句。本書所引『相子棹歌聲』乃蘇軾詩，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答王鞏末云：『吾詩自堪唱，相子棹歌聲。』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一九日宴集，醉題郡樓，兼呈周、殷二判官。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九日寄微之。

〔四〕白氏長慶集卷七訪陶公舊宅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一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兒寄。

〔六〕白氏長慶集卷一贈元稹。

〔七〕指梅花二首，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四。

〔八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正月二十日往岐亭，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。

〔九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四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。蘇軾自註：『予昔赴黃州，春風嶺上見梅花，

有兩絕句。明年正月，往岐亭道上賦詩云：『去年今日關山路，細雨梅花正斷魂。』岐亭，在湖北麻城縣西

七十里。（據麻城縣志卷二）

〔一〇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三上巳日與二子攜酒出遊，隨所見輒作數句，明日集之爲詩，故詞無倫次。『笑』作

『秀』。『柯丘海棠』詩，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四寓居定惠院之東，雜花滿山，有海棠一株，土人不知

貴也。

〔一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一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之三。

110

『謁帝似馮唐』〔一〕，『垂白馮唐雖晚達』〔二〕，『馮唐毛髮白』〔三〕，又『長卿多病久』〔四〕，『我多長卿

病』〔五〕，『病渴污官位』〔六〕，杜以其爲郎，故用之。若他人老與病者，恐不可槩使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，阻雨未遂馳賀，奉寄此詩。

〔二〕此句恐係誤記。宋郭知達編注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十垂白首句，垂白馮唐老。注云：「師云：『梁海云：馮唐垂白，尚冀晚達。』」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哭王彭州掄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上韋左相二十韻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同元使君春陵行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。

一一一

臨川『蕭蕭出屋千尋玉，靄靄當窗一炷雲。』〔一〕皆不名其物。然子厚『破額山前碧玉流』〔二〕已有此格。近詩『蕨芽已作小兒拳』〔三〕，『退之已有』初拳幾枝蕨』〔四〕。

〔一〕臨川集卷三十二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之二。『尋』作『竿』。

〔二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二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。

〔三〕見山谷外集補卷三觀化十五首之十一。

〔四〕此非韓愈詩，乃李白詩。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二憶秋浦桃花舊遊，時竄夜郎：『不知舊行徑，初拳幾枝蕨。』

一一一

老杜：『復道諸山得銀甕。』〔一〕舊註引禮記『山出器車』注〔二〕，蓋瑞應圖曰：『王者讙不及醉，刑罰中，人不爲非，則銀甕出也。』昌黎：『我有雙飲醞，其銀得朱提。』〔三〕見漢志：『朱提銀八兩爲一流。』注：『朱提，屬犍爲〔四〕。乃邑名也。』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洗兵行。注引瑞應圖曰：『上者宴不及醉，刑罰中，則銀甕出焉。』

〔二〕禮記禮運：『山出器車，河出馬圖，……』注：『器，謂若銀甕、丹甌也。』

〔三〕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。

〔四〕漢書食貨志：『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，直一千五百八十。它銀一流直千。』師古注曰：『朱提，縣名，屬犍爲，出善銀。朱音殊。提音上支反。』

一一三

舊說賈浪仙抒思『僧敲月下門』，或引手作推勢，遂衝尹節〔一〕，世傳爲美譚。舊于太學得江御史詩一軸，有督人和詩云：『直饒公補經時序，若是推敲總可刪。』〔二〕以是知雷同相從，非善學也。

〔一〕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引劉公嘉話云：「烏初赴舉京師，一日，於驢上得句云：『烏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。』始欲着『推』字，又欲着『敲』字，練之未定，遂於驢上吟哦，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。時韓愈吏部權京兆，烏不覺衝至第三節，左右擁至尹前，烏具對所得詩句云云。韓立馬良久，謂烏曰：『作敲字佳矣。』遂與並轡而歸，留連論詩，與烏布衣之交。唐詩紀事卷四十賈島條亦記此事，惟文字有異。

〔二〕 原詩與作者均無從查考。

卷五

一

錢惟演〔一〕爲洛帥留守，始置驛貢花，識者鄙之。蔡君謨加法造小團茶貢之〔二〕，富彥國歎曰：「君謨士人，乃爲此耶！」〔三〕坡作荔枝歎云：「我願天公憐赤子，莫生尤物爲瘡痍。雨順風調百穀登，民不飢寒爲上瑞。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，前丁後蔡相籠加。……吾君盛德豈在此，致養口體何陋耶？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，可憐亦進姚黃花。」補世之語，不能易也。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：「汴水通淮利最多，生人爲害亦相和。東南四十三州地，取盡脂膏是此河！」〔四〕此等語，皆可爲炙背之獻〔五〕也。

〔一〕錢惟演，字希聖，北宋初人，曾仕西京留守，工部尚書。仁宗朝拜樞密使。

〔二〕蔡襄，字君謨，北宋人，曾爲福建路轉運使，進知制誥，遷龍圖閣直學士，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。歐陽

文忠公文集歸田錄卷二：「茶之品莫貴於龍鳳，謂之團茶。凡八餅重一斤。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，始造小片龍茶以進，其品絕精，謂之小團。凡二十餅重一斤，其價直金二兩。然金可有，而茶不可得。每因

南郊致齋，中書、樞密院各賜一餅，四人分之。官人往往纒金花於其上，蓋其貴重如此。」

- 〔三〕富弼，字彥國，宋仁宗時與文彥博并相，封鄭國公。宋人軼事彙編卷九引梁溪漫志云：「陝少陽跋蔡君謨茶錄云：余聞之先生長者，君謨初爲閩漕時，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，富鄭公聞之，歎曰：「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，不意君謨亦復如此。」歐陽修也有此類語。蘇軾荔枝支款注云：「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，而成於君謨，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，驚歎曰：「君謨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。」」
- 〔四〕李敬方，字中虔。唐代詩人。登長慶進士第。大和中，爲歙州刺史。此詩見全唐詩卷五百零八。
- 〔五〕列子楊朱：「宋國有田夫，自曝於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陰室、絺綌狐貉，顧謂其妻曰：「負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，以獻吾君，將有重賞。」」

二

張無盡〔一〕嘗和「山」字云：「安得將明似仲山。」〔二〕人疑之，以近人所常用，皆山甫也。觀後漢志：「陽樊、攢茅田。」服虔註曰：「樊，仲山所居。」〔三〕又，楊修答臨淄侯箋云：「仲山、周旦之儔。」〔四〕只稱仲山，何疑之有？」

〔一〕張無盡，卽張商英，字天覺，號無盡居士。宋徽宗時曾拜爲丞相。

〔二〕此詩已佚。仲山，指仲山甫，魯獻公仲子，仕周爲卿士，佐宣王成中興之治，食采於樊，爵爲侯。詩經大雅烝民有云：「肅肅王命，仲山甫將之；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」

〔三〕後漢書志第十九河內郡條：「脩武故南陽，秦始皇更名。有南陽城，陽樊、攢茅田。」服虔曰：「樊，仲山之所居。故名陽樊。」

〔四〕楊修，字德祖，東漢人。文選卷四十楊修答臨淄侯箋有云：「脩家子雲，老不曉事，強著一書，悔其少作。若此仲山、周且之儔，爲皆有魯邪？」臨淄侯，卽曹植。

三

北夢瑣言載：「江陵在唐世號『衣冠藪澤』，人言：『琵琶多如飯甑，措大多如鯽魚。』」〔一〕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：「下言人吏稀，惟足彪與彪。」〔二〕余官辰溪時，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，近城人虎雜居，戲爲對云：「圓冠」〔三〕思得多于鯽，刻木」〔四〕唯宜少似彪。」

〔一〕北夢瑣言逸文卷三：「江陵在唐世號『衣冠藪澤』，人言：『琵琶多于飯甑，措大多于鯽魚。』」

〔二〕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攝伊陽，以詩及書見投，因酬三十韻。

〔三〕圓冠，儒士之冠。莊子田子方：「莊子曰：『周聞之，儒者冠圓冠者。』」

〔四〕刻木，卽符信。後漢書卷九十烏桓傳：「大人有所召呼，則刻木爲信，雖無文字，而部衆不敢違犯。」

四

介甫宜春苑詩云：「無復增修事，君上惜費金。」〔一〕乃暗用漢文惜百金之產而綴露臺事〔二〕。

〔一〕見王荆文公詩卷二十三。

〔二〕漢書文帝紀：「贊曰：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，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。有不使，輒弛以利民。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。上曰：『百金，中人十家之產也。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！』」

五

柳厚牡丹曰：「欲紅醉濃露，窈窕留餘春。」坡云：「慙慙木芍藥，獨自殿餘春。」留與「殿」，重輕雖異，川各有宜也。楊中立梅詩云：「欲驅殘臘變東風，只有寒梅作選鋒。」頗恨不與「殿軍」商榷，正一的對。

〔一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戲題堦前芍藥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三雨晴後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，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之一。

〔三〕楊時，字中立，熙寧進士，高宗時官至龍圖閣直學士，號龜山先生。尖詩紀事卷二十七載楊時觀梅贈胡康侯詩：「欲驅殘臘變春風，惟有寒梅作選鋒。莫把疎英輕鬪雪，好藏清豔月明中。」

六

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于壁，不加篇題。約云：「此詩指物程形，無假題署。」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：「吾甥李潮下筆親。……開元已來數八分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。況潮小篆逼秦相，……巴東逢李」

潮，……潮乎潮乎奈汝何！^{〔一〕}退之招楊之罍云：『之罍南山來，文字得我驚。……我令之罍歸，失得柏與馬。之罍別我去，計出柏馬下。我自之罍歸，人門思而悲。之罍別我去，能不思我爲？……作詩招之罍，晨夕抱飢渴。』^{〔二〕}嘗戲謂此二詩真不須題署也。

〔一〕 見南史卷二十二王曇首傳附。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八李潮八分小篆歌。

〔三〕 見昌黎先生集卷五。

七

莊子文多奇變，如『技經肯綮之未嘗』^{〔一〕}，乃未嘗技經肯綮也。詩句中時有此法。如昌黎：『一蛇兩頭見未曾』^{〔二〕}，『拘官計日月，欲進不可又』^{〔三〕}，『君不强起時難更』^{〔四〕}。坡：『迨此雪霜未』^{〔五〕}，『茲謀待君必』^{〔六〕}，『聊亦記吾曾』^{〔七〕}。餘人罕敢用。

〔一〕 見莊子養生主。

〔二〕 昌黎先生集卷三永貞行。

〔三〕 昌黎先生集卷一南山詩。

〔四〕 昌黎先生集卷三寒食日出遊。

〔五〕此句今本蘇軾集中無，疑佚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曉至巴河口迎子山。

〔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一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，書崇壽院壁。

八

凡聚落相近，期某旦集，交易闐然，其名爲「虛」〔一〕。柳云：「綠荷包飯趁虛人」〔二〕，臨川云：「花間人語趁朝虛」〔三〕，山谷：「筍葉裹鹽同趁墟」〔四〕，「趁虛人集春蔬好」〔五〕。

〔一〕虛，農村集市。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云：「市之所在，有人則滿，無人則虛，而嶺南村市滿時少，虛時多，謂之爲「虛」，不亦宜乎？」

〔二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二柳州峒氓。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五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之一。

〔四〕山谷外集補卷四辱粹道兄弟寄書，久不作報，以長句謝不敏。

〔五〕山谷外集卷九上蕭家峽。

九

江漢有澚，以扞制泛濫，大漲則溢於平陸，水退澚見，舟人謂之「水落槽」。又灘石激湍，其中深僅可容

舟者，謂之『洪』，若大水，則不復問洪矣。臨川：『萬里寒江正復槽』^{〔一〕}，『東江木落水分洪』^{〔二〕}。以此亦謂水『黃帽』^{〔三〕}，謂雲『砲車』^{〔四〕}，非退征遠涉，不能知也。

〔一〕 臨川集卷二十一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。

〔二〕 臨川集卷三十三東江。

〔三〕 清盧文弨謂『黃帽』乃刺舟者，非謂水。（見本書輯評）是。漢書卷九十二佞幸傳：『鄧通，蜀郡南安人也，以濯船爲黃頭郎。』師古註：『濯船，能持濯行船也。土勝水，其色黃，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，因號曰黃頭郎也。』詩人玉屑卷十八引王直方詩話：『元祐中，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，王仲至有二詩，文潛和之最工。』云：『翠浪有聲黃帽動，春風無力彩旗垂。』

〔四〕 唐國史補卷下：『暴風之候，有拋車雲，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。』碧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一引王直方詩話云：『舟人占雲，若砲車起，輒急避之，乃大風候也。東坡有云：『今日江頭天色惡，砲車雲起風欲作。』文潛有云：『喜逢山色開眉黛，愁對江雲起砲車。』』

一〇

退之：『心訝愁來唯貯火，眼知別後自添花。』^{〔一〕}臨川云：『髮烏感傷無翠葆，眼從瞻望有玄花。』^{〔二〕}又：『久欽江總文才妙，自歎虞翻骨相屯。』^{〔三〕}又云：『久諳郭璞言多驗，老比顏含意更疏。』^{〔四〕}韓：『我今罪重無歸望，直至長安路八千。』^{〔五〕}永叔：『今日始知予罪大，夷陵去此更三千。』^{〔六〕}柳：『十年顛領』

到秦京，誰料今爲嶺外行。^{〔七〕}王：『十年江海別常輕，豈料今隨寡嫂行。』^{〔八〕}柳：『直以疎慵招物議，休將文字趁時名。』^{〔九〕}王：『直以文章供潤色，未應風月負登臨。』^{〔一〇〕}柳：『十年前南渡客，四千里外北歸人。』^{〔一一〕}又：『一身去國六千里，萬死投荒十二年。』^{〔一二〕}蘇：『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。』^{〔一三〕}黃：『五更歸夢三千里，一日思親十二時。』^{〔一四〕}皆不約而合，句法使然故也。

〔一〕 昌黎先生集卷十次鄧州界。

〔三〕 臨川集卷二十和文淑盩厔見寄。

〔三〕 昌黎先生集卷十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。

〔四〕 臨川集卷二十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。

〔五〕 昌黎先生集卷十武關西逢配流吐蕃。

〔六〕 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六琵琶亭。

〔七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。

〔八〕 臨川集卷二十三寄張氏女弟。

〔九〕 同註〔七〕。

〔一〇〕 臨川集卷十八次楊樂道韻六首之三幕次憶漢上舊居。

〔一一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。

〔一二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別舍弟宗一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一八月七日初入轍，過惶恐灘。

〔三〕山谷外集卷一忌親汝州作。

一一

永叔〔一〕以昌黎比介甫，答云：『他日若能窺孟子，終身何敢望韓公。』〔二〕吳季野以方賈誼，答云：『俯仰謬恩方自歎，慚君將比洛陽人。』〔三〕皆憤然不平，如惡無鹽唐突〔四〕。而宋景山贈文忠詩，有『才如夢得多爲累，情似安仁久悼亡。』〔五〕即開門當之。二公何抑揚之異也。

〔一〕永叔，即歐陽修。歐陽修，字永叔，號六一居士，謚文忠。

〔二〕臨川集卷二十二奉酬永叔見贈。吳曾能改齊漫錄卷三：『韓子蒼言，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：『翰林風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』吏部，蓋謂南史：『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，長五言詩。沈約嘗云：『二百年來，無此詩』也。文忠之意，直使謝朓事。而荆公答之曰：『他日若能窺孟子，終身安敢望韓公。』則荆公之意，竟指吏部爲退之矣。』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四酬吳季野見寄。

〔四〕戰國齊有婦人，極醜，號曰無鹽女。自詣宣王，陳國之『四殆』，宣王納之，『於是立停漸臺，罷女樂，退諂諛，去彫琢，選兵馬，實府庫，四關公門，招進直言，擇吉日立太子……國大安，無鹽立爲后。』（詳見劉向新序卷二）『無鹽唐突』語出晉書周顛傳：『庾亮嘗謂顛曰：『諸人咸以君方樂廣。』顛曰：『何乃刻畫無鹽，唐突西施也。』』

〔五〕『宋景山』，當爲『謝景山』之誤。謝伯初，字景山，北宋晉江人，天聖二年進士，後爲許州法曹，以詩知名。歐陽修六一詩話謂其『仕宦不偶，終以困窮而卒。其詩今已不見於世，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。其寄余詩，逮今三十年矣，余猶能誦之。蓋其人不幸既可哀，其詩淪棄亦可惜，因錄于此。』詩曰：『江流無險似瞿塘，滿峽猿聲斷旅腸。萬里可堪人謫宦，經年應合髣成霜。……才如夢得多爲累，情似安仁久悼亡。』

一一一

李翱賦云：『衆囂囂而雜處兮，咸歎老而嗟卑；顧予心獨不然兮，慮行道之猶非。』〔一〕文忠屢稱之。觀老杜『漢陰有鹿門，滄海有靈查。焉能學衆口，咄咄空咨嗟！』〔二〕正同此意。

〔一〕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一幽懷賦首云：『衆囂囂而雜處兮，咸嗟老而羞卑；視予心之不然兮，慮行道之猶非。』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四喜晴。

一一三

牧之有『公道世間唯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。』〔一〕嘗愛其語奇怪，似不蹈襲。後讀子美：『苦遭白髮不相放。』〔二〕爲之撫掌。

〔一〕樊川文集卷四送隱者一絕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九日。

一四

否卦：包承小人，吉。說者謂：小人在下者包之，小人在上者承之，蓋處否當然。杜云：曲直吾不知，負暄候樵牧。是非何處定，高枕笑浮生。洗眼看輕薄，虛懷任屈伸。寄謝悠悠世上兒，不爭好惡莫相疑。其寄傲疎放，擺脫世網，所謂兩忘而化其道者也。

〔一〕周易泰傳：包承小人，吉。大人否，亨。王弼注云：居否之世而得其位，用其至順。包承於上，小人路通，內柔外剛，大人否之，其道乃亨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寫懷二首之一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之二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莫相疑行。

〔六〕莊子大宗師：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煦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；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

顏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^{〔一〕}，照曰：『謝五言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。君詩鋪錦列繡，亦雕績滿眼。』^{〔二〕}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：『謝如芙蓉出水，顏如錯采鑲金。』^{〔三〕}與本傳不同。傳又稱^{〔四〕}：『延之嘗薄惠休制作，以爲『委巷中歌謠耳』』^{〔五〕}！豈惠休因爲延之所薄^{〔六〕}，遂爲『芙蓉』、『錯鑲』之語^{〔七〕}，故史取以文飾之耶？坡云：『辨才詩，如風吹水，自成文理。吾輩與參寥，如巧婦織錦耳！』^{〔八〕}取況亦類此。淵明所以不可及者，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。

〔一〕『己與』，學海本作『己詩與』。

〔二〕南史卷三十四顏延之傳。

〔三〕鍾嶸詩品卷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：『湯惠休曰：『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如錯采鑲金。』顏終身病之。』

〔四〕殿本、知影本、學海本、七子本均無『傳』字。

〔五〕南史顏延之傳：『延之每薄湯惠休詩，謂人曰：『惠休制作，委巷中歌謠耳，方當誤後生。』』

〔六〕學海本無『爲』字。

〔七〕『爲』，殿本作『有』。

〔八〕東坡題跋卷三書辯才次韻參寥詩：『辯才作此詩時，年八十一矣。平生不學作詩，如風吹水，自成文理。而參寥與吾輩詩，乃如巧人織繡耳。』辯才，參寥皆杭州僧，蘇軾詩友。蘇軾集中『辯才』有時亦作『辯才』。

一六

老杜：『卯到朝廷說老翁，漂零已是滄浪客。』〔一〕又：『朝覲從容問幽仄，勿云江漢有垂綸。』〔二〕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：『若問舊人劉子政，而今頭白在商於。』〔三〕送惠休則云：『休公久別如相問，楚客逢秋心更悲。』〔四〕小杜：『江湖酒伴如相問，終老烟波不記程。』〔五〕交遊話我憑君道，除却鱸魚更不聞。〔六〕商隱寄崔侍御云：『若向南臺見鷺友，爲言垂翅度春風。』〔七〕臨川：『故人一見如相問，爲道方尋木雁編。』〔八〕歸見江東諸父老，爲言飛鳥會知還。〔九〕聖俞：『儻或無忘問姓名，爲言懶拙皆如故。』〔一〇〕坡：『單于若問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』〔一一〕皆有所因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借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奉寄章十侍御。

〔三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，重修三聖實錄。

〔四〕詩題似應作送慧則。『休公』兩句，見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九送慧則法師上都，因呈廣宣上人。

〔五〕樊川文集卷一自宣州赴官入京，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，因題贈。

〔六〕樊川文集外集盧秀才將出王屋，高步名場，江南相逢贈別。

〔七〕李義山詩集卷五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，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。

〔八〕臨川集卷二十一送李璋。木雁，語出莊子山木：『弟子問於莊子曰：『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，今

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，先生將何處？莊子笑曰：「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。」

〔九〕臨川集卷二十一送僧無惑歸鄱陽。

〔一〇〕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三送簽判張祕丞赴秀州。

〔一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一送子由使契丹。

一七

愈寄孟刑部聯句云：「美君知道腴，逸步謝天械。」^{〔一〕}或問：「道果有味乎？」余曰：「如介甫，午雞聲不到禪林，柏子烟中靜擁衾。」^{〔二〕}「竹雞呼我出華胥，起滅篝燈擦燎鑪。」^{〔三〕}各據槁梧同不寐，偶然聞雨落階除。」^{〔四〕}皆淡泊中味。」^{〔五〕}非造此境^{〔六〕}，不能形容也。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八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。天械，名位利祿之屬，猶如枷鎖束縛人，因比喻爲天械。

〔二〕臨川集卷二十八自定林過西廡。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九書定林院窗。

〔四〕臨川集卷二十九示公佐。

〔五〕說郭本陳輔之詩話此五字作「皆淡中意味」。

〔六〕說郭本陳輔之詩話「境」作「景」。

一八

劉昭禹云：五言如四十個賢人，著一個屠沽不得。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，有底有蓋，但精心必獲其寶。然昔人『園柳變鳴禽』，竟不及『池塘生春草』；『餘霞散成綺』，不及『澄江靜如練』；『春水船如天上坐』，不若『老年花似霧中看』；『閒几硯中窺水淺』，不如『落花徑裏得泥香』；『停杯嗟別久』，不及『對月喜家貧』；『楓林社日鼓』，不若『茅屋午時雞』。此數公未始不精心。似此，知全其寶者，未易多得。

〔一〕 唐劉昭禹，字休明，桂陽人，一云婺州人。今所存多爲五言律詩。唐詩紀事卷四十六劉昭禹條下有云：『嘗與人論詩曰：五言如四十箇賢人，著一字如屠沽不得。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，底必有蓋，但精心求之，必獲其寶。』『覓句者』，玉屑本無『者』字。

〔二〕 文選卷二十二謝靈運登池上樓一首：『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』

〔三〕 謝朓謝宣城詩集卷三晚登三山還望京：『餘霞散成綺，澄江靜如練。』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小寒食舟中作：『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。』

〔五〕 全唐詩卷六百七十五鄰谷燕：『閒几硯中窺水淺，落花徑裏得泥香。』

〔六〕 『停杯』、『對月』兩句，作者未詳。

〔七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五秋日送客至潛水驛：『楓林社日鼓，茅屋午時雞。』

〔八〕『似』，玉屑作『以』。

〔九〕玉屑無『者』字。

一九

老杜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云：『豪俊貴勳業，邦家頻出師。相公鎮梁益，軍事無孑遺。』〔一〕以是知邊鄙之臣，貪功生事，結禍招釁，皆有以致之。一得忠臣處之，生靈受賜矣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。

二〇

古柏云：『大厦如傾要梁棟，萬牛回首邱山重。』〔一〕此賢者之難進易退，非其招不往者也。又云：『不露文章世已驚，未辭翦伐誰能送。』先器識，後文藝，與浮躁銜露者異矣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古柏行。

一一

杜云：『爾輩可忘年。』^{〔一〕}『含悽覺汝賢。』^{〔二〕}『送爾維舟惜此筵。』^{〔三〕}『汝與山東李白好。』^{〔四〕}自世俗觀之，則爲簡傲^{〔五〕}。詩家不然，亦嘗有云：『忘形到爾汝』^{〔六〕}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、曹十四主簿兄弟。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船下夔州郭宿，雨濕不得上岸，別王十二判官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蘇端、薛復筵簡薛華醉歌。

〔五〕 『傲』，殿本作『放』。

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三醉時歌。

一一一

花卿歌：『用如快鵠風火生。』^{〔一〕}南史：曹景宗謂所親曰：『昔在鄉里，與年少輩拓弓弦作礮礮聲，放箭如餓鷓叫，覺耳後生風，鼻尖出火。』^{〔二〕}子美蓋不拘泥於『鷓』、『鵠』之異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戲作花卿歌。

〔二〕南史曹景宗傳：「景宗謂所親曰：『我昔在鄉里，騎快馬如龍，與年少輩數十騎，拓弓弦作礮礮聲，箭如餓鷄叫，平澤中逐麋，數肋射之，渴飲其血，飢食其脯，甜如甘露漿。覺耳後生風，鼻頭生火，此樂使人忘死，不知老之將至。今來揚州作貴人，動轉不得。路行開車幔，小人輒言不可。閉置車中，如三日新婦，此邑邑使人氣盡。』」昔在鄉里，學海本「昔」作「昔年」。

卷六

一

元道州春陵行云：『所願見王官，撫養以惠慈。奈何重驅逐，不使存活爲？……緩逋遠詔令，蒙責固所宜。……亦云貴守官，不愛能適時。』〔一〕賊退示官吏云：『使臣將王命，豈不如賊焉。今彼徵斂者，迫之如火煎。誰能絕人命，以作時世賢？』〔二〕子美志之曰：『今盜賊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十數公爲邦伯，萬物吐氣，天下少安，立可待矣！』〔三〕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，先民後己，輕官爵，重人命故也。觀其賦石魚詩云：『金魚吾不須，軒冕吾不愛。』〔四〕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。杜云：『乃知正人意，不苟飛長纓。』〔五〕可謂深相知〔六〕矣。

〔一〕 元道州，卽元結。元結，字次山，號漫叟，曾任道州刺史。春陵行見元次山文集卷四。

〔二〕 見元次山文集卷四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云：『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，志之曰：『當天子分憂之地，效漢官良吏之目，今盜賊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十數公，落落然參錯天下，爲邦伯，萬物』

吐氣，天下小安，可待矣。……」邦伯，地方長官。

〔四〕元次山文集卷四石魚湖上作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同元使君春陵行。

〔六〕『深相知』，學海本，吳城抄本作『相知深』。

二

漫叟無爲洞口云：『洞旁山僧皆學禪，無求無欲亦忘年。』又云：『無爲洞口春水滿，無爲洞旁春雲白。愛此躊躇不能去，令人悔作衣冠客。』〔一〕岑參宿仙遊寺云：『寄報乘軒客，簪裾爾何容。』〔二〕臨川和秀老云：『解我葱珩脫孟勞，莫年甘與子同袍。』〔三〕比之退之云：『方將斂之道，且欲冠其顛。』〔四〕『向風長歎不可見，我欲收斂加冠巾。』〔五〕，異矣！

〔一〕元次山集卷四無爲洞口作：『無爲洞口春水滿，無爲洞傍春雲白。愛此踟躕不能去，令人悔作衣冠客。洞傍山僧皆學禪，無求無欲亦忘年。欲問其心不能問，我到此中得無悶。』

〔二〕岑嘉州詩卷一秋夜宿僊遊寺南涼堂呈謙道人。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七次俞秀老韻。

〔四〕昌黎先生集卷二送靈師。

〔五〕昌黎先生集卷七送僧澄觀。

三

六一有『自慚前引朱衣吏，不稱開行白髮翁。』〔一〕說者謂不言亦可。然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亦云：『吾將求退與翁遊，學翁歌醉在漁舟。官吏隨人往未得，卻望丹崖慚復羞。』〔二〕吁，非淫乎富貴者也。

〔一〕六，即歐陽修。詩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四毬場看山。

〔二〕見元次山文集卷四。

四

『心蹟喜雙清』〔一〕，『茶瓜留客遲』〔二〕，似非用事。觀謝靈運齋中詩云：『矧乃歸山川，心跡雙寂寞。』〔三〕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，夏月客至，爲設瓜飲、甘果〔四〕。一詩蓋用此。至若櫻拂子云：『唾膚倦撲滅，賴爾甘服膺。』〔五〕雖等閒題目，無一字無出處〔六〕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屏跡二首之二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已上人茅齋。

〔三〕文選卷三十謝靈運齋中讀書一首。

〔四〕南齊書王子良，封竟陵郡王。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：『子良少有清尚，禮才好士，居不疑之地，傾意賓客，』

天下才學皆遊集焉。善立勝事，夏月客至，爲設瓜飲及甘果，著之文教。『夏月』，學海本作『夏日』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樓拂子。

〔六〕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洪駒父書三首之一：『自作語最難，老杜作詩，退之作文，無一字無來處，蓋後人讀書少，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。古之能爲文章者，真能陶冶萬物，雖取古人之陳言人於翰墨，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也。』

五

老杜劉少府畫山水幃歌云：『反思前夜風雨急，乃是蒲城鬼神人。元氣淋漓幃猶溼，真宰上訴天應泣。』〔一〕應物聽嘉陵江聲云：『水性自云靜，石中本無聲。如何兩相激，雷轉空山鳴。』〔二〕贈能吟李儋詩云：『絲桐本異質，音響合自然。吾觀造化意，一物相因緣。』〔三〕臨川詠魯公壞碑云：『六書篆籀數變改，遂令後世多失真。誰初妄鑿妍與醜，坐令學士勞骸筋。堂堂魯公勇且仁，……豈亦以此誇常民？直疑技巧有天德，不必強勉亦通神。』〔四〕坡〔五〕詠歛硯詩云：『與天作石來幾時，與人作硯初不辭。詩成鮑謝石何與，筆落鍾王硯不知。』〔六〕此皆窮本探妙，超出準繩外，不特狀寫景物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四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幃歌。

〔二〕蘇州集卷二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。

〔三〕蘇州集卷二贈李儋。

〔四〕臨川集卷九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有云：「六書篆籀數變改，訓詁後世多失真。誰初妄鑿妍與醜，坐使學士勞骸筋。堂堂魯公勇且仁，出遇世難親經綸。揮毫卓犖又警俗，豈亦以此誇常民？但疑技巧有天得，不必勉強方通神。詩歌甘棠美召伯，愛惜蔽芾由思人。時危忠諫常恨少，寶此勿復令埋堙。」『妍』原作『好』，據原詩及殿本、學海本改。

〔五〕『坡』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二龍尾硯歌。

六

蘇州贈趙氏生云：『寧知風雨夜，復此對牀眠。』〔一〕簡盧氏生云：『忽羨後生連榻話，獨依寒燭一齋空。』〔二〕又贈令狐士曹云：『秋霖滴滴對牀寢，山路迢迢聯騎行。』〔三〕坡〔四〕有『夜雨何時聽蕭瑟』〔五〕，『對牀欲作連夜語』〔六〕，『誤喜對牀尋舊約』〔七〕，『對牀老兄弟，夜雨鳴竹屋。』〔八〕

〔一〕草蘇州集卷三示全真元常。

〔二〕草蘇州集卷三簡陟、巡、建三甥。『忽羨後生連榻話，獨依寒竹一齋空。』時流歡笑事從別，把酒吟詩待爾同。

〔三〕見草蘇州集卷二。

〔四〕『坡』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辛丑十一月十九日，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，馬上賦詩一篇寄之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一將至筠，先寄遲、适、遠三猶子。

〔七〕此係蘇軾弟蘇轍詩。樂城集卷七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云：「轍幼從子瞻讀書，未嘗一日相舍。既壯，將遊宦四方，讀韋蘇州詩至「安知風雨夜，復此對床眠」，惻然感之。乃相約早退，爲閑居之樂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，留詩爲別曰：「夜雨何時聽蕭瑟。」其後子瞻通守餘杭，復移守膠西，而轍滯留於淮陽、濟南，不見者九年。熙寧十年二月，始復會於澶濮之間，相從來徐，留百餘日。時宿於逍遙堂。追感前約，爲二小詩記之。」其一云：「逍遙堂後千尋木，長送中宵風雨聲。誤喜對床尋舊約，不知漂泊在彭城。」

〔八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。

七

蘇文旻能書善畫，於扇上圖山水，咫尺之內，便覺萬里爲遙〔一〕。老杜戲題山水圖云：「尤工遠勢古莫比，咫尺應須論萬里。」〔二〕乍讀似非用事。如「男兒既介冑，長揖別上官」〔三〕，用「介冑之士不拜」〔四〕。「婦人在軍中，兵氣恐不揚」〔五〕，用「軍中豈有女子乎」〔六〕。皆用其意〔七〕而隱其語。

〔一〕蕭資，字文旻，齊武帝孫。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附：「同弟資字文旻，形不滿六尺，神識耿介。幼好學，有文才，能書善畫，於扇上圖山水，咫尺之內，便覺萬里爲遙。」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九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垂老別。

〔四〕漢書卷四十周亞夫傳：「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：『吾欲勞軍。』亞夫乃傳言開壁門。壁門士請車騎曰：『將軍約，軍中不得驅馳。』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。至中營，將軍亞夫揖，曰：『介冑之士不拜，請以軍禮見。』天子爲動，改容式車。使人稱謝：『皇帝敬勞將軍。』成禮而去。」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新婚別。

〔六〕漢書卷五十四李陵傳：「陵曰：『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，何也？軍中豈有女子乎？』始，軍出時，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，大匿車中。陵搜得，皆劍斬之。」

〔七〕『意』，玉屑作『事』。

八

牧之贈阿宜〔一〕：「一日讀十紙，一月讀一箱。」〔二〕古人讀書以紙計。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，日誦九紙〔三〕。又，袁峻家貧無書，每從人假借，必皆鈔寫，自課日五十紙〔四〕。

〔一〕說郭本于『宜』字下多一『詩』字。

〔二〕見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姪阿宜。『一箱』原作『十箱』，據原詩和學海本改。

〔三〕南史范雲傳：「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，日誦九紙。」

〔四〕南史袁峻傳：「袁峻字孝高，陳郡陽夏人，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。早孤，篤志好學。家貧無書，每從人假借，必皆鈔寫，自課日五十紙，紙數不登則不止。」說郭本于『五十紙』下多『爲計』二字。

九

臨川：『道德文章吾事落』^{〔一〕}，南華：『夫子盍行邪？無落吾事。』^{〔二〕}乃柳詩有『惆悵樵漁事，今還又落然』^{〔三〕}，恐亦用此。

〔一〕 臨川集卷二十二次韻昌叔懷瀉樓讀書之樂。

〔二〕 莊子天地：『子高曰：……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後世之亂自此始矣。夫子闔行邪？無落吾事！』但『偁乎耕而不顧。』殿本于『南華』上多『乃用』二字。

〔三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。

一〇

『性豪業嗜酒，嫉惡懷剛腸。……飲酣視八極，俗物都茫茫。』^{〔一〕}此子美胸中語也。宜其孩弄嚴武^{〔二〕}，藐視禮法，而朱老、阮生皆預莫逆^{〔三〕}。遭田父泥飲，至被肘而不悔^{〔四〕}。其內直外曲，強禦不畏，矜寡不侮^{〔五〕}，非世俗所能測也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壯遊。

〔三〕舊唐書杜甫傳：「武與甫世舊，待遇甚隆。甫性褊躁，無器度，待恩放恣，嘗憑醉登武之床，瞪視武曰：『嚴挺之乃有此兒！』武雖急暴，不以爲忤。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詠，與田夫野老相狎，蕩無拘檢；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，其傲誕如此。」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絕句四首之一：「堂西長筍別開門，斬北行椒却背邨。梅熟許同朱老喫，松高擬對阮生論。」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遺田父泥飲美嚴中丞：「步屣隨春風，邨邨自花柳。日翁逼社日，邀我嘗春酒。……高聲索果栗，欲起時被肘。指揮過無禮，未覺邨野醜。月出遮我留，仍嗔問升斗。」

〔五〕詩經大雅烝民：「不侮矜寡，不畏強禦。」

一一

「許身一何愚，自比稷與契。」〔一〕「杜陵布衣老且愚，信口自比契與稷。」〔二〕「其平居趣造，自是唐虞上人，時夸儀、秦。」〔三〕「似不可曉。」飄飄蘇季子，六印佩何遲？〔四〕「敝裘蘇季子，歷國未知還。」〔五〕「季子黑貂敝，得無妻嫂欺？」〔六〕「戰國姦臣。」〔七〕「蘇、張爲渠魁，此老不應未喻。」及觀「薇蕨餓首陽，裘馬資歷聘。賤子欲適從，疑誤此二柄。」〔八〕其意甚明，前言蓋戲耳！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二〕「杜陵」兩句係蘇軾詩，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四蒜山松林中可卜居，余欲識其地，地屬金山，故作此詩與金

山元長老。

〔三〕儀、素，指張儀、蘇秦。『時』，殿本作『特』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，暮冬送蘇四郎僕兵曹適桂州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，遠遊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三，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。

〔七〕說郭本作『奸民』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，早發。

一一一

永叔：『萬釘寶帶爛腰環』^{〔一〕}，人謂此帶幾度道著^{〔二〕}。觀子美緋、魚亦及之：『扶病垂朱紱』^{〔三〕}，『挈帶著朱紱』^{〔四〕}，『銀章付老翁』^{〔五〕}。世未嘗譏之者，豈以其人品不止宜此服邪？固嘗有云：『朱紱負平生』^{〔六〕}，又云：『居然縮章紱，受性本幽獨。』^{〔七〕}

〔一〕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一，子莘寧上保直未滿，遞出館伴，病夫遂當輪宿，輒成拙句奉呈。

〔二〕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引王直方詩話云：『寄江十學士詩云：『白髮垂兩鬢，黃金腰七鑲。』又有當宿直詩：『萬釘寶帶爛腰環。』劉貢父云：『永叔這條腰帶，幾次道着也。』』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，春日江村五首之四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郵兩。『帶』原作『滯』，據原詩和學海本改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春日江郵五首之三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獨坐。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客堂。

一三

臨川：『慷慨秋風起，悲歌不爲鱸。』〔一〕眉山〔二〕：『不須更說知幾早，直爲鱸魚也自賢。』〔三〕反復曲折，同歸一意。亦如『把酒祝公公莫拒，緇衣心爲好賢傾。』〔四〕『我欲折繡留此老，緇衣誰作好賢詩。』〔五〕共用一事，而造語居然〔六〕不同。

〔一〕見臨川集卷十五旅思。鱸魚事，見晉書文苑傳：『張翰字季鷹，吳郡吳人也。……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。……翰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，曰：『人生貴得適志，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！遂命駕而歸。』

〔二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三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三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之二張翰。

〔四〕見臨川集卷十七次韻公闢正議，書公戲語，申之以祝，助發一笑。緇衣，卿大夫黑色便服。詩經有緇衣篇，反復述說好賢之心。

- 〔五〕 兄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九次韻李侔孺留別二首之一。
- 〔六〕 學海本無「居然」二字。

一四

唐史載杜審言嘗云：『吾文當得屈，宋作衙官。』〔一〕其孫乃有『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』〔二〕謂：『蘇味道見吾判且羞死。』〔三〕甫乃有『集賢學士如堵牆，看我落筆中書堂。』〔四〕謂：『爲造化小兒所苦。』〔五〕甫有『日月籠中鳥，乾坤水上萍。』〔六〕所謂『是以似之。』〔七〕也。

〔一〕 新唐書卷二百零一杜審言傳：『又嘗語人云：『吾文章當得屈，宋作衙官，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。』』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。

〔三〕 新唐書杜審言傳：『蘇味道爲天官侍郎，審言集判，出謂人曰：『味道必死。』人驚問故，答曰：『彼見吾判，且羞死。』』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莫相疑行。

〔五〕 新唐書杜審言傳：『初，審言病甚，宋之問、武平一等省候何如，答曰：『甚爲造化小兒相苦，尚何言？然吾在，久壓公等，今且死，固大慰，但恨不見替人。』云。』

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衡州送李大大夫七丈赴廣州。

〔七〕 詩經小雅裳裳者華：『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』

一五

坡次韻樂著作云：『楚雨遂昏雲夢澤，吳潮不到武昌宮。』^{〔一〕}又武昌西山云：『同遊困卧九曲嶺，褰衣獨到吳王臺。』^{〔二〕}失於一時筆快，遂以王宮目之。繼有李成伯題云：『嗟嗟漢鼎久傾東，肉食曾無智與忠。孟德挾君交號令，本初竊地搶姦雄。武侯偶失三分策，孫氏俄成一戰功。寂寞西山舊巢穴，庸兒猶道帝王宮。』^{〔三〕}語幾乎罵矣！但渠偶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^{〔四〕}云：『黃金之車，大吳天子。武昌鼎據，實爲帝里。』其罪更大也。

〔一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樂著作野步。

〔二〕 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七。

〔三〕 李成伯生平不詳。『姦』，學海本作『英』。

〔四〕 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九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。

一六

西湖『橫斜』、『浮動』之句，屢爲前輩擊節，嘗恨未見其^{〔一〕}全篇。及得其集觀之，云：『衆芳搖落獨暄妍，占盡風情向小園。疎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斷魂。幸有』

微吟可相狎，不須檀板共金尊。^{〔一〕}其卓絕不可及，專在十四字耳！又有七言數篇，皆無如「池水倒窺疎影動，屋簷斜入一枝低」^{〔三〕}，「雪後園林纔半樹，水邊籬落忽橫枝」^{〔四〕}之句。

〔一〕學海本無「其」字。

〔二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二山園小梅二首之一。「喧」，殿本、學海本作「鮮」。

〔三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二又二首之二。「湖水倒窺疎影動，屋簷斜入一枝低」。「斜」，曹岱岳抄本作「橫」。

〔四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二梅花。

一七

杜云：「築場憐蟻穴，拾穗許村童。」^{〔一〕}人謂有仁民愛物^{〔二〕}意。臨川詠促織云：「只向貧家促機杼，幾家能有一鉤絲。」^{〔三〕}愚謂世之嚴督征賦而不恤疲瘵^{〔四〕}之有無者，雖魁然其形，實微蟲智耳！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暫往白帝復還東屯。「蟻穴」，學海本作「穴蟻」，與原詩同。

〔二〕「仁民愛物」，說郭本作「仁愛民物」。

〔三〕臨川集卷二十二促織。

〔四〕「而不恤疲瘵」，學海本、說郭本均無「而」字；「不恤」，學海本作「不惜」。

一八

坡〔一〕有『欲吐狂言喙三尺，怕君嗔我却須吞。』〔二〕嘗疑其語太怪。及觀杜集，亦有『臨風欲慟哭，聲出已復吞。』〔三〕韋蘇州云：『高秋長安酒，中憤不可吞。』〔四〕

〔一〕殿本、說郭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答邦直、子由四首之一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。

〔四〕韋蘇州集卷四送李十四山東遊。

一九

『東來買客木棉裘，飲散金山月滿樓。夜半潮來風又熟，卧吹簫管到揚州。』〔一〕集中題云：『夢中作。』蓋坡〔二〕嘗衣此，坐客誤云：『木綿襖俗。』飲散，乃出此詩，且云：『雖欲俗，不可得也。』坐客大慚。賈客事，乃南史：孔覲二弟頗營產業，請假東歸，覲出渚迎之，輜重十餘船，皆棉絹紙席之屬。覲僞喜，因命置岸側。既而正色謂曰：『汝輩忝預士流，何至還東作賈客耶！』命燒盡乃去〔三〕。

〔一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六金山夢中作：『江東賈客木綿裘，會散金山月滿樓。夜半潮來風又熱，卧吹簫箏到揚州。』東來，殿本作『江東』。熱，曹岱岳抄本作『熱』。

〔二〕『坡』，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三〕南史孔覲傳：『覲弟道存，從弟徽，頗營產業，二弟請假東還，覲出渚迎之，輜重十餘船，皆是綿絹紙席之屬。覲見之僞喜，謂曰：『我比乏，得此甚要。』因命置岸側，既而正色謂曰：『汝輩忝預士流，何至還東作賈客邪！』命燒盡乃去。』

110

沈慶之謂上曰：『爲國譬如治家，耕當問奴，織當問婢。陛下欲伐國，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，事何由濟？』〔一〕夢得送李策〔二〕云：『深春風日靜，爭長幽鳥鳴。僕夫前致辭，門有白面生。』

〔一〕南史卷三十七沈慶之傳：『文帝將北侵，……慶之固陳不可，時丹陽尹徐湛之、吏部尚書江洪並在坐，上使湛之等難慶之。慶之曰：『爲國譬如家，耕當問奴，織當訪婢。陛下今欲伐國，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，事何由濟？』上大笑。』爲國譬如治家，宋書作『治國譬如治家』，南史因避唐諱而省改。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，學海本無『之』字。

〔二〕見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李策秀才還湖南，因寄幕中親故，兼簡衡州呂八郎中。『爭長』，學海本作『短長』。

卷七

一

淵明非畏枯槁〔一〕，其所以感歎時化〔二〕推遷者，蓋傷時〔三〕之急於聲利也。杜老非畏亂離，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，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。俗士何以識之？

〔一〕『淵明非畏枯槁』，說郭本作『淵明心乎忠愛，非謂枯槁』。

〔二〕『時化』，說郭本作『時世』。

〔三〕『傷時』，說郭本作『傷時人』。

二

和靖『馬從同事借，妻怕罷官貧。〔一〕』情狀已可喜。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：『愛客多酒債，罷官無俸

錢。〔二〕戎昱題李明府壁云：『料錢供客盡，家計到官貧。』〔三〕雖欲不喜不得〔四〕也。

〔一〕林和靖先生詩集卷一寄孫仲簿公。

〔二〕岑嘉州詩卷三送顏少府投鄭陳州。『愛客』作『愛君』。

〔三〕全唐詩不載戎昱此詩，疑已佚。

〔四〕『不得』，學海本作『不可得』。

三

杜集〔一〕多用經書語，如〔二〕『車麟麟，馬蕭蕭』〔三〕，未嘗外人一字。如〔四〕『天屬尊堯典，神功協禹謨。』〔五〕『卿月升金掌，王春度玉墀。』〔六〕『雲潭鯁發發，春草鹿呦呦。』〔七〕皆渾然嚴重，如大陸赤墀，檀壁鳴玉〔八〕，法度森鏘。然後人不敢用者，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？

〔一〕『杜集』，玉屑作『子美』。

〔二〕『如』，玉屑作『如曰』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兵車行首云：『車麟麟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』詩經秦風車鄰：『有車鄰鄰，有馬白顛。』詩經小雅車攻：『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』

〔四〕『如』，玉屑作『如曰』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五行次昭陵。堯典、大禹謨，皆尚書篇名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。尚書洪範：『卿士惟月。』注：『卿士各有所掌，如月之各有別。』春秋：『春王正月。』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一題張氏隱居二首之二。詩經齊風碩人：『鱣鮪發發。』詩經小雅鹿鳴：『呦呦鹿鳴。』

〔八〕『植璧鳴玉』，學海本作『如植璧鳴玉』。尚書金縢：『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』

四

劉禹錫謫連州作畚田行云：『何處好畚田？團團縵山腹。……下種暖灰中，乘陽坼芽蘖。』〔一〕又作竹枝詞云：『銀釧金釵來負水，長刀短笠去燒畚。』〔二〕嘗觀辰、沅亦然。瘠土之民，宜倍其勞，而耕反鹵莽也。〔三〕。

〔一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七畚田作。『坼芽蘖』，殿本作『芽坼蘖』。

〔二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七竹枝詞之九。

〔三〕莊子則陽：『昔予爲禾，耕而鹵莽之，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；芸而滅裂之，其實亦滅裂而報予。予來年變齊，深其耕而熟耰之，其禾繁以滋，予終年厭飡。』

五

夢得蠻子歌云：『蠻語鉤轉音，蠻衣斑爛布。熏狸掘沙鼠，時節祠盤瓠。忽逢乘馬客，恍若驚麇。』

顧。腰斧上高山，意行無舊路。〔三〕賓客謫居朗州，而五溪〔三〕習俗盡得之矣。

〔一〕 據殿本從此句起另立一條。

〔二〕 見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六。

〔三〕 水經注疏卷三十七『沅水』條：『武陵有五溪，謂雒溪、楠溪、無溪、酉溪、辰溪。……夾溪悉是蠻左所居。』

六

夢得送僧若素云：『去來皆是道，此別不銷魂。』〔一〕坡〔二〕云：『古今正自同，歲月何必書。』〔三〕此等語皆通徹無礙，釋氏所謂具眼〔四〕也。

〔一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九贈別若素上人。

〔二〕 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三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三谷林堂。

〔四〕 具眼，有眼力。傳燈錄載：『有僧於山下見丹霞禪師，師問：『僧什麼處宿？』云：『山下宿。』師曰：『什麼處』

飯？』曰：『山下喫飯。』師曰：『將飯與闍梨喫底人，還具眼也。』』本書卷四第一二條引東坡『乃知飯後鐘，闍梨蓋具眼』，是反用之。

七

子美『南風作秋聲，殺氣薄炎熾。』〔一〕蓋用易：『雷風相薄』〔二〕，左氏：『寧我薄人，無人薄我。』……軍志：『先人有奪人之心』，薄之也。〔三〕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五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。

〔二〕 周易說卦：『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』

〔三〕 左傳宣公十二年：『孫叔曰：』進之。寧我薄人，無人薄我。』詩云：『元戎十乘，以先啟行。』先人也。軍志曰：『先人有奪人之心』，薄之也。遂疾進師，車馳卒奔，乘晉軍。

八

『野飯射麋新』〔一〕，本名狀郊居，然左氏：楚人致晉師，晉人逐楚，樂伯餘一矢，射麋以獻〔二〕。又：晉師及癸澤，魏錡射麋以獻楚潘黨，曰：『子有軍事，無乃不給于鮮。』〔三〕皆飯于野而射新事也。又『市喧宜近利』〔四〕，亦指稱東屯所居。蓋齊侯欲更晏子宅，曰：『湫隘囂塵。』晏子辭曰：『近市，小人之利也。』〔五〕亦喧而近利事。其餘雖一兩字暗貫經傳者，可勝數哉！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從驛次草堂，復至東屯茅屋二首之二。

〔二〕左傳宣公十二年：「楚許伯御樂伯，攝叔爲右，以致晉師。……晉人逐之，左右角之。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，角不能進，矢一而已。麋興於前，射麋羅龜。晉鮑癸當其後，使攝叔奉麋獻焉，曰：『以歲之非時，獻禽之未至，敢購諸從者。』」

〔三〕左傳宣公十二年：「晉魏錡求公族，未得而怒，欲敗晉師。請致師，弗許。請使，許之。遂往，請戰而還。」

楚潘崇逐之，及熒澤，見六麋，射一麋以獻。曰：『子有軍事，獸人無乃不給予鮮，敢獻於從者。』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之二。『宜』原作『器』，據原詩和殿本改。

〔五〕左傳昭公三年：「初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『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囂塵，不可以居，請更諸爽塏者。』」辭曰：「君之先臣客焉，臣不足以嗣之，於臣侈矣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。敢煩里旅？」

九

老杜流落不偶，然已爲當世所尊，嘗有「杖藜還客拜」〔一〕。又有客云：「老病人扶再拜難。」〔二〕則其「坐深鄉曲敬」〔三〕可知矣。雖然，樊宗師見劉叉詩尚爲之獨拜〔四〕，況老杜乎！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秋清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九賓至。

〔三〕此係杜甫壯遊詩。原詩作「坐深鄉黨敬」。

〔四〕唐詩紀事卷三十五：「劉叉聞韓愈接天下士，步謁之。作冰柱、雪車二詩，出處孟右。樊宗師見，爲獨拜。」

10

數物以「個」，謂食爲「喫」，甚近鄙俗，獨杜屢用〔一〕。『峽口驚猿聞一個』〔二〕，『兩個黃鸝鳴翠柳』〔三〕，『却遠并欄添個個』〔四〕。送李校書云：『臨歧意頗切，對酒不能喫。』〔五〕『樓頭喫酒樓下卧』〔六〕，『但使殘年飽喫飯』〔七〕，『梅熟許同朱老喫』〔八〕。蓋篇中大概奇特，可以映帶者也。東坡云：『筆工做諸葛散卓，反不如常筆。』正如人學作老杜詩，但見其麤俗耳〔九〕。

〔一〕『獨杜屢用』，玉屑作『獨杜子美善用之』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一夜歸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絕句四首之三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見螢火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六送李校書二十六韻。

〔六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狂歌行贈四兄。

〔七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病後過王倚飲贈歌。

〔八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絕句四首之一。本書卷六第一〇條註〔三〕已引。

〔九〕東坡題跋卷五書諸葛散卓筆：「散卓筆惟諸葛能之，他人學者，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，反不如常筆。如人學杜甫詩，得其窳俗而已。」

一一

張籍贈令狐〔一〕云：「久爲博士無人識，自到長安貧舍居。」未足爲窮。其尋時道士云：「昨來官罷無生計，欲就師求斷穀方。」〔二〕其窮無以加矣。

〔一〕贈令狐博士詩，參見本書卷二第一六條註〔二〕。

〔二〕見全唐詩卷三百八十六張籍同韋員外開元觀尋時道士。

一二

蘇州寄璨師云：「遙知郡齋夜，凍雪封松竹。時有山僧來，懸燈獨自宿。」〔一〕嘗謂暑月讀之，亦有霜氣。

〔一〕韋蘇州集卷三宿永陽寄璨律師。

一三

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，宣宗曰：『聞李遠云：『長日惟消一局棋』，豈可使治郡哉？』對曰：『詩人之言，不足爲實也。』乃薦遠廉察可任〔一〕。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〔二〕也。退之和劉使君云：『吏人休報事，公作送春詩。』〔三〕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：『案牘來時惟署字，風烟人興便成章。』〔四〕自俗吏觀之，皆可坐『不了事』之目也。

〔一〕唐張固幽閒鼓吹：『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，宣宗曰：『比聞李遠詩云：『長日唯銷一局棋』，豈可以臨郡哉？』對曰：『詩人之言，不足爲實也。』仍薦遠廉察可任，乃俞之。』

〔二〕孟子萬章上：『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』

〔三〕呂黎先生集卷九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柳巷。

〔四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王司馬之陝州。

一四

龍太初自稱詩人，謁介甫，坐中賦沙云：『烏過風平篆，潮回日射星。』〔一〕成于促迫，而切當如此，固宜詩人不復措辭。然皆有所據。韓公聯句云：『窸烟羃疎島，沙篆印迴平。』〔二〕詠月云：『輝斜通壁練，彩

碎射沙星〔一〕

〔一〕 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引王直方詩話云：「郭功甫方與荆公坐，有一人展刺云：『詩人龍太初。』功甫勃然曰：『相公前敢稱詩人，其不識去就如此。』荆公曰：『但且請來相見。』既坐，功甫曰：『賢道能作詩，爲我賦乎。』太初曰：『甚好。』功甫曰：『只從相公請箇詩題。』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，荆公卽曰：『可作沙詩。』太初不頃刻間誦曰：『茫茫黃出塞，渺渺白鋪汀，鳥過風平篆，潮回日射星。』功甫遂閣筆。太初緣此名聞東南。」

〔二〕 昌黎先生集卷八城南聯句有云：「窸煙罽疏島，沙篆印迴平。」上句係孟郊作，下句係薛愈作。

〔三〕 昌黎先生集卷九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。

一五

臨川愛眉山〔一〕雪詩能用韻，有云：「冰下寒魚漸可叉。」〔二〕又「羔袖龍鍾手獨叉。」〔三〕蓋子厚嘗有「江魚或共叉。」又云：「人郡腰常折，逢人手盡叉。」〔四〕

〔一〕 『眉山』，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七謝人見和前篇二首之二。

〔三〕 此王安石詩句，見臨川集卷十八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之一。

〔四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，感時書事，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，其韻增至八十，通贈二君子有云：『人郡腰恆折，逢人手盡叉。……野鷲行看弋，江魚或共投。』

一六

張籍嘗移書賁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〔一〕，愈亦有云：『我昔實愚憊，不能降色辭。』〔二〕余謂此乃書生常態。昔嘗見太學中鑪亭議題，紛喧闐然，其後有一生，坐是鳴鼓。豈直議禮家爲聚訟哉！聖俞謝永叔惠酒云：『始時語且橫，既醉論益堅。曾不究世務，閒氣爭古先。』〔三〕誠有之也。

〔一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張籍上韓昌黎書有云：『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，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，此有以累於令德。又商論之際，或不容人之短，如任私尚勝者，亦有所累也。』

〔二〕昌黎先生集卷六除官赴闕，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。

〔三〕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四永叔贈酒。『古』，學海本作『占』。

一七

退之詠蚊蠅云：『涼風九月到，掃不見蹤跡。』〔一〕夢得聚蚊云：『清商一來秋日曉，羞爾微形飼丹鳥。』〔二〕聖俞云：『薨薨勿久恃，會有東方白。』〔三〕王逢原晝睡云：『蚊蟲交紛始誰造？一一口吻如針錐。嗜人肌』

膚得腹飽，不解默去猶鳴飛。……雖然今尚爾無奈，當有獵獵秋風時。〔四〕小人稔惡〔五〕，豈漏恢網，但可僥倖目前耳！左氏曰：『天之假助不善，非右之也，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。』〔六〕其是之謂乎！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七雜詩四首之一。

〔二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聚蚊謠。

〔三〕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四聚蚊。

〔四〕宋王令字逢原，廣陵先生文集卷二晝睡有云：『蚊蟲紛然始誰造？一一口吻加針錐。食人肌膚得腹飽，不解默去猶鳴飛。攘拳揮臂不可御，聒耳不異笙匏吹。雖然今尚爾無奈，當有獵獵秋風時。』時，殿本作『起』。

〔五〕稔惡：積惡。文選卷四十任昉奏彈劉整一首有云：『惡積霽稔，親舊側目。』

〔六〕左傳昭公十一年：『韓宣子問于叔向曰：『楚其克乎？』對曰：『克哉！……楚小位下，而亟暴於二王，能無咎乎？天之假助不善，非祚之也，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。』』

一八

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，如『緣江路熟俯青郊』〔一〕，『傲睨俯峭壁』〔二〕，『展席俯長流』〔三〕，『杖藜俯沙渚』〔四〕，『此邦俯要衝』〔五〕，『四顧俯層巔』〔六〕，『旄頭俯澗瀆』〔七〕，『層臺俯風渚』〔八〕，『遊目』

俯大江〔九〕，江檻俯鴛鴦〔一〇〕。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，不能具述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九堂成。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四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夏日李公見訪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暇日小園散病，將種秋菜，督勸耕牛，兼書觸目。

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八發秦州。

〔六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一冬到金華山觀，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。

〔七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八寄岳州賈司馬六丈，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。

〔八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兩首之一。

〔九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。

〔一〇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百之二。

一九

子美有『同學少年多不賤』〔一〕，又『小徑升堂舊不斜』〔二〕，『羣仙不愁思』〔三〕，『夕烽來不近』〔四〕。皆人所不敢用〔五〕，甚類周禮：『凡師不功』〔六〕，左傳：『仁而不武』〔七〕，『晉人聞有楚師，師曠曰：「不

害」^{〔八〕}，「楚歸而動，不後」^{〔九〕}。本以易「無」字補，而語勢頓壯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秋興八首之三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三題桃樹。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之一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八夕烽。

〔五〕學海本于「用」字下多「者也」二字。

〔六〕周禮春官肆師：「凡師不功，則助牽王車。」謂師無功，則肆師應助大司馬牽王車，不使敵人獲得。

〔七〕左傳宣公四年：「君子曰：『仁而不武，無能遂也。』」

〔八〕左傳襄公十八年：「晉人聞有楚師，師曠曰：『不害。吾驟歌北風，又歌南風。南風不競，多死聲。』楚必無功。」

無功。」

〔九〕左傳宣公十二年：「夏六月，晉師救鄭……及河，聞鄭既及楚平，桓子欲還，曰：『無及於鄭而剽民，焉用之？』楚歸而動，不後。」

110

唐趙璘述^{〔一〕}因話錄，載其家兵部君^{〔二〕}性尤嗜茶，能自煎。謂人曰：「茶須緩火炙，活水煎。」^{〔三〕}

坡〔四〕有『活水還須緩火煎』〔五〕，恐亦用此。

〔一〕殿本於『述』字下有案語云：『因話錄卽趙璘所撰，此衍一『述』字。』

〔二〕兵部君，指兵部員外郎李約。因話錄作者趙璘之伯母韋氏爲李約之姨妹。

〔三〕因話錄卷二：『約天性唯嗜茶，能自煎。謂人曰：『茶須緩火炙，活火煎。』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。』

〔四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三汲江煎茶有云：『活水仍須活火烹，自臨鈞石取深清。』

一一一

樂天云：『報道前驅少呵喝，恐驚黃鳥不成啼。』〔一〕坡〔二〕云：『鬢絲只好對禪榻，湖亭不用張旌旗。』〔三〕
蔡君謨云：『因傍低松却飛蓋，爲聞山鳥輟鳴驄。』〔四〕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，又豈識數公意。

〔一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天津橋。

〔二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五將之湖州，戲贈辛老。

〔四〕蔡襄蔡忠惠公集卷五丙申五月遊興化西門上溪。

「散員疏去未為貴，小邑陶休何足云。」^{〔一〕}惟樂天早退，乃可語此。

〔一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七題崔常侍濟上別墅。疏指漢疏廣及其侄疏受。宣帝時，廣為太傅，受為少傅，在任五年，俱稱病辭官歸故里。陶指陶潛。

子美有「朱紱負平生」^{〔一〕}。樂天有「金帶纏腰衫委地」^{〔二〕}，「紫綬相輝應不惡」^{〔三〕}，「赤紱金章盡到身」^{〔四〕}，如此尚多；然亦有歎云：「實事漸消虛事在，銀魚金帶繞腰光。」^{〔五〕}又有「簪纓假合虛名在，筋力消磨實事空。」^{〔六〕}皆自作解嘲也。嘗^{〔七〕}愛草蘇州云：「除書忽到門，冠帶便拘束。」^{〔八〕}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^{〔九〕}云：「一拜藍峯送還使，腰間銅印與心違。」言與意俱自在也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獨坐。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五春盡日，宴罷感事獨吟。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雪後早過天津橋，偶呈諸客。

〔四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七戊申歲暮詠懷三首之二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自歎二首之一。

〔六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五微之就拜尚書，居易續除刑部，因書賀意，兼詠離懷。

〔七〕學海本作「常」。

〔八〕韋蘇州集卷四始除尚書郎，別善福精舍。

〔九〕韋蘇州集卷二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，捧對忻喜，蓋非塵俗之所當服，輒獻詩代啓。「一拜藍峯送還使」，作「一望嵐峯拜還使」。

二四

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：「以六骰雙雙爲戲，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，而且錄其選黜之目焉。」東坡以流俗狂惑，經營儻來，惴惴唯恐後于他人，何異投骰者心動于中，而色形於外，欲求勝人者哉？王逢原彩選詩云：「卒無及物效，徒有高人氣。……昏昏忘所大，擾擾爭其細。」其理信然。

〔一〕宋姚鉉編唐文粹卷九十四房千里骰子選格序有云：「開成三年春，予自海上北徙。舟行次洞庭之陽，有風甚急，繫船野浦下三日。遇二子號進士者，以六骰雙雙爲戲，更投局上，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差，數豐貴而約賤。卒局，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，有貴爲相臣，將臣者，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，有始甚微而欲升下上位者。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，但卜其偶不偶耳！達人以生死爲勞息，萬物爲一馬。果如

是，吾今之貴者，安知其不果賤哉？彼真爲貴者，乃數年之榮耳；吾今貴者，亦數刻之樂耳。雖久促稍異，其歸於偶也同。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，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，彼皆異類微物，且猶竊爵位以加人，或一瞬爲數十歲。吾果斯人也，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？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。」

〔三〕廣陵先生文集卷七采選示王聖美、葛子明。

二五

范文正云：『雷霆日有犯，始可報吾親。』〔一〕誰謂臣子忠孝難于兩全也。『涖官不敬』、『戰陳無勇』本非專親事，禮記以爲『非孝』〔二〕，公之謂歟〔三〕。

〔一〕范文正公集卷三出守桐廬道中十絕之一。

〔二〕禮記祭義：『居處不莊，非孝也；事君不忠，非孝也；漁官不敬，非孝也；朋友不信，非孝也；戰陳無勇，非孝也。』

〔三〕『公之謂歟』，殿本作『公之所謂歟』。

二六

樂天及第後歸觀留別同年云：『擢第未爲貴，拜親方始榮。』〔一〕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〔二〕。論者以『春

風得意馬蹄疾」〔三〕決非孟郊語，其氣格亦〔四〕不類。而白公亦有「得意減別恨，半酣輕遠程。翩翩馬蹄疾，春日歸鄉情。」〔五〕此又不可曉〔六〕也。

〔一〕白氏反慶集卷五及第後歸覲，留別諸同年。

〔二〕後漢書卷三十九：「廬江毛義少節，家貧，以孝行稱。南陽人張奉慕其名，往候之。坐定而府檄適至，以義守令，義奉檄而入，喜動顏色。奉者，志尚士也，心賤之，自恨來，固辭而去。及義母死，去官行服。數辟公府，爲縣令，進退必以禮。後舉賢良，公車徵，遂不至。張奉歎曰：「賢者固不可測。往日之喜，乃爲親屈也。斯蓋所謂『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』者也。」〔意〕學海本作「義」。

〔三〕孟東野詩集卷三登科後：「昔日齷齪不足誇，今朝放蕩思無涯。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。」

〔四〕亦，學海本作「又」。

〔五〕同註〔一〕。

〔六〕殿本「曉」字下多一「者」字。

二七

范文正淮上遇風云：「一棹危于葉，旁觀亦損神。他年在平地，無忽險中人。」〔一〕雖弄翰戲語，卒然而作，兼濟加澤之心，可見〔二〕未嘗忘也。

- 〔一〕范文正公集卷三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之三。『亦』，說郭本陳輔之詩話作『欲』。
- 〔二〕說郭本陳輔之詩話無『可見』二字。

卷八

一

書史著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，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。太史公〔一〕南遊北涉，信非徒然。觀杜老壯遊云：『東下姑蘇臺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。』……劍池石壁仄，長洲荷芰香。嗟我圓門北，清廟映迴塘。……越女天下白，鑑湖五月涼。剡溪蘊秀異，欲罷不能忘。歸帆拂天姥，中歲貢舊鄉。……放蕩齊趙間，……西歸到咸陽。〔二〕其豪氣逸韻，可以想見。序太白集者，稱其隱岷山，居襄漢，南遊江淮，觀雲夢，去之齊魯，之吳，之梁，北抵趙魏燕晉，西涉岐邠，徙金陵，上潯陽，流夜郎，泛洞庭，上巫峽。白自序亦曰：『偶乘扁舟，一日千里，或遇勝景，終年不移。』其恣橫採覽，非其狂也。使二公穩坐中書，何以垂不朽如此哉？燕公得助于江山〔三〕，鄭綮謂：『相府非瀟橋，那得詩思。』〔四〕非虛語也。

〔一〕太史公，指司馬遷。

〔三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六壯遊。『清廟映迴塘』，殿本、學海本『迴』作『池』。

〔三〕詳見曾鞏南豐全集文集卷四李太白詩集後序。『徙金陵』，學海本『徙』作『陟』。

〔四〕燕公，唐玄宗時名相張說，封燕國公。唐詩紀事卷十四：『說字道濟，洛陽人，相明皇。爲文屬思精壯，長於碑誌。謫岳州後，詩益悽婉，人謂『得江山助』云。』

〔五〕見本書卷二第一七條註〔一〕。

二

東坡遊金山寺詩云：『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驚我頑。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用不歸如江水。』〔一〕蓋與江神指水爲盟耳。句中不言盟誓者，乃用子犯事〔二〕。指水則誓在其中，不必詛神血口，然後謂之盟也。送程六表弟云：『浮江泝蜀有成言，江水在此吾不食。』〔三〕『江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』，光武語也，坡去一『言』字，殆歇後也。〔四〕亦此意也。

〔一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五。

〔二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：『晉重耳及河，子犯以璧授公子曰：『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，臣之罪多矣。臣猶知之，而況君乎。請由此亡。』公子曰：『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。』投其璧于河。』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一次韻送程六表弟。末句『江水在此吾不食』用漢光武帝語。後漢書卷十七岑彭傳：『帝曰：『夫建大事者，不忘小怨。』鮑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況誅罰乎？』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』

〔四〕以下有小字旁註：『案：』上有『成言』字，此安得爲歇後。注疑非本文。『發本』案作『鮑廷博曰』，據此，似爲

施廷博案語。殿本、七子本無此段案語。

三

白公送崔考功〔一〕云：『稱意新官又少年，秋涼身健好朝天。青雲上了無多路，却要徐驅穩著鞭。』余謂新進少年，躁銳不已，往往自取傾覆。此詩可謂忠誨矣。又有云：『竿頭已到應難久，局勢雖遲未必輸。』〔二〕嘗三復之，豈椎鈍者偏樂聞此等語耶？

〔一〕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一送考功崔郎中赴闕。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五代夢得吟。

四

宋之間陸渾山莊云：『野人相問姓，山鳥自呼名。』〔一〕東坡海外詩云：『花曾識面香仍好，鳥不知名聲自呼。』〔二〕蓋古今注：『南方有鳥名鷓鴣，其名自呼，向日而飛。』〔三〕柳子厚云：『楚越有鳥甘且腴，嘲嘲自鳴爲鷓鴣。』〔四〕

〔一〕見全唐詩卷五十二。

〔三〕見蘇詩續補遺卷下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，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，飲之且醉，作詩以記，適參寥專使欲歸，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，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。

〔三〕古今注卷中鳥獸第四：『南山有鳥名鷓鴣，自呼其名，常向日而飛。畏霜露，早曉稀出，有時夜飛。』

〔四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放鷓鴣詞。

五

子瞻賦濁醪有妙理，首句云：『酒勿嫌濁，人當取醉。』其末乃曰：『濁者以飲吾僕，清者以酌吾友。』〔一〕復立分別，則是濁醪無妙理矣！豈非萬斛洶湧〔二〕，不暇點檢故歟？

〔一〕東坡後集卷八濁醪有妙理賦一首首云：『酒勿嫌濁，人當取醉。』末曰：『故我內全其天，外寓於酒。濁者以飲吾僕，清者以酌吾友。吾方耕於渺莽之野，而汲於清泠之淵，以釀此醪，然後舉窪樽而屬無口。』

〔三〕東坡題跋卷一自評文：『吾文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皆可出。在乎地滔滔汨汨，雖一日千里無難；及其與山石曲折，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其他，雖吾亦不能知也。』

六

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〔一〕，故淵明詩云：『再喜見友于。』〔二〕子美云：『友于皆挺拔。』〔三〕，又『山鳥山花吾友』

于。〔一四〕南史：到蓋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，蓋受詔便就，上以示其祖溉云：『蓋定是才子，番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。』後每和御詩，上輒手詔戲溉曰：『得無貽厥之力乎？』〔一五〕退之玉川詩云：『誰謂貽厥無其趾。』〔一六〕二事政可對也。

〔一〕 論語爲政：『或謂孔子曰：子奚不爲政？』子曰：『書云：『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。』是亦爲政。奚其爲爲政？』後漢書卷六十四史弼傳：『陛下降於友于，不忍過絕。恐遂滋蔓，爲害彌大。』

〔二〕 靖節先生集卷三庚子歲五月中，從都還，阻風于規林之一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三奉贈太常張卿垕二十韻。

〔四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二嶽麓山道林二寺行。

〔五〕 到蓋，父鏡，祖父溉。南史到彥之傳附：『鏡子蓋，早聰慧，位尚書殿中郎，嘗從武帝幸京口，登北顧樓賦詩。蓋受詔便就，上以示溉曰：『蓋定是才子，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。』因賜絹二十疋。後溉每和御詩，上輒手詔戲溉曰：『得無貽厥之力乎？』『顧』，學海本，說郭本作『固』。『番』，殿本作『翻』。

〔六〕 昌黎先生集卷五寄盧仝。

七

『家家養烏鬼』〔一〕，沈存中以爲鷓鴣〔二〕。說者謂非也。元微之詩云：『病賽烏稱鬼，巫占瓦作龜。』〔三〕自註云：南人染病，競賽烏鬼，楚巫列肆，悉賣瓦卜。此乃戲效俳體一首。其二亦云：『瓦卜傳神語。』〔四〕

皆是處方言，則烏鬼非鸛鵒明矣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戲作俳諧體遺問二首之一。

〔二〕宋沈括，字存中。夢溪筆談卷十六云：『士人劉克博觀異書，杜詩有「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黃魚」，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，乃夷人也，其主謂之鬼主。然不聞有烏鬼之說。又鬼戶者，夷人所稱，非人家所養。克乃按夔州圖經，稱峽中人謂鸛鵒爲烏鬼。蜀人臨水居者，皆養鸛鵒，繩繫其頸，使之捕魚，得魚則倒提出之，至今如此。予在蜀中，見人家養鸛鵒使捕魚信然，但不知謂之烏鬼耳。』各家釋「烏鬼」不一，或以爲豬，或以爲烏野神，或以爲烏蠻鬼，可參見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二。

〔三〕元氏長慶集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。

〔四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戲作俳諧體遺問二首之二。

八

余昔官辰州，嘗借詩集于士人，中有小編，字云成都集，乃天慶中進士葉沆〔一〕所作，上百篇〔二〕，時有可觀。如閒居感懷云：『身閒難報國，語直易傷時。』村墅云：『夜庭和月掃，秋戶拂雲關。』亦可想見其胸襟矣！

〔一〕葉沆，生平不詳，成都集亦不傳。『葉沆』，學海本作『葉沆』。

〔三〕『上百篇』，學海本作『數百篇』。

九

介甫梅詩〔一〕云：『少陵爲爾牽詩興，可是無心賦海棠。』杜默云：『倚風莫怨唐工部，後裔誰知不解詩。』〔二〕曾不若東坡柯邱海棠〔三〕長篇，冠〔四〕古絕今，雖不指明老杜，而補亡之意〔五〕，蓋使來世自曉也。

〔一〕臨川集卷二十與微之同賦梅花，得香字二首之二。

〔二〕宋詩紀事卷二十七杜默東平郡宴賦海棠：『倚風莫恨唐工部，後裔寧知不解詩。』（僅存此兩句）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四寓居定惠院之東，雜花滿山，有海棠一株，土人不知其貴也。

〔四〕『冠』，學海本、吳城抄本作『魁』。

〔五〕『補亡之急』，指補杜甫不賦海棠之意。詩林廣記前集卷二引李頎古今詩話云：『杜子美母名海棠，子美諱之，故杜集中絕無海棠詩。後吳中復詩亦云：『子美詩才猶闕筆，至今寂寞錦城中。』石曼卿云：『杜甫句何略，薛能詩未工。』而楊誠齋乃云：『豈是少陵無句子，少陵未見欲如何？』』

一〇

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，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：『還將萬億壽，更謁九重城。』〔一〕則教忠之家風舊矣。

〔一〕見全唐詩卷六十二杜審言除夜有懷。

一一

坡〔一〕有『白衣送酒舞淵明』〔二〕，人有疑『舞』字太過者。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詩〔三〕：『未能扶畢卓，猶足舞王戎。』〔四〕蓋有所本。

〔一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五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，而酒不達，戲作小詩問之。此詩註引續晉陽春秋：『陶潛重陽日無酒，坐菊花中，見白衣人担酒至，乃太守王弘送酒也。』

〔三〕學海本句末增『云』字。

〔四〕庾子山集卷五答王司空餉酒。晉畢卓，字茂世。太興末，爲吏部郎。晉書卷四十九畢卓傳：『卓嘗謂人曰：『得酒滿數百斛船，四時甘味置兩頭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』』晉王戎，字濬冲，曾爲尚書左僕射，領吏部。好飲酒，『竹林七賢』之一。

一二

坡〔一〕云：『賓鴻社燕巧相違』〔二〕。月令來賓事〔三〕，嘗〔四〕疑人未曾用。及觀夢得〔五〕秋江晚泊云：『莫霞

千萬狀，賓鴻次第飛。『六』顧況云：『安得凌風翰，肅肅賓天京。』『七』老杜：『別浦雁賓秋。』『八』

〔一〕 殿本、說郭本作『東坡』，學海本作『坡翁』。

〔二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六追和戊寅歲上元。『春鴻社燕巧相違，白鶴峯頭白板扉。』

〔三〕 禮記月令：『仲秋……鴻鴈來。』注：『季秋鴻鴈來賓。』

〔四〕 說郭本作『常』。

〔五〕 『夢得』，說郭本作『劉夢得』。

〔六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五秋江晚泊。

〔七〕 見全唐詩卷二百六十四酬本部韋左司。

〔八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一、十二重送劉十弟判官。『老杜：『別浦雁賓秋。』說郭本作『又，『別浦雁賓秋』更佳。』

一三三

『欲挂衣冠神武門，先尋水竹渭南村。却將舊斬樓蘭劍，買到黃牛教子孫。』世傳云：『一武人詩也。』『二』不惟勇退雅志爲可喜，而易道家所忌『三』之業以示子孫，尤『三』可喜也。

〔一〕 東坡題跋卷三記關右壁間詩：『欲掛衣冠神武門，先尋水竹渭南村。卻將舊斬樓蘭劍，買到黃牛教子孫。』

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，愛之，不知何人詩也。『趙德麟侯鯖錄及陳鵠耆舊續聞謂是姚嗣宗作。』

〔三〕史記陳丞相世家：「始陳平曰：『我多陰謀，是道家之所禁。吾世卽廢，亦已矣，終不能復起，以吾多陰禍也。』」

〔三〕學海本作「尤爲」。

一四

張籍云：「愛養無家客，多傳得力方。」〔一〕坡〔二〕贈金山元老云：「蒜山幸有閒田地，招此無家一房客。」〔三〕

〔一〕見全唐詩卷三百八十四通清徹上人院。

〔二〕殿本作「東坡」。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四蒜山松林中可卜居，余欲僦其地，地屬金山，故作此詩與金山元老。

一五

樂天九日思杭州云：「笙歌委曲聲延耳，金翠動搖光照身。」〔一〕子瞻有懷錢塘云：「二」：「剩看新番眉倒暈，未應泣別臉銷紅。」〔三〕黎元耆儔，何遽忘之耶？徐考其集，自送姚杭州赴任〔四〕，因思舊遊云：「閭里固

宜勤撫恤，樓臺亦要數躋攀。『三』蘇亦云：『細雨晴時一百六，畫船鼙鼓莫違民。』『六』是未嘗『七』無意于民庶也。然白又有『故妓數人憑問訊，新詩兩首倩留傳。』『八』坡『九』又有『休驚歲歲年年貌，且對朝朝莫莫人。』『二〇』大抵淫樂『一』之語，多于撫養之語耳。夫子稱：『未見好德如好色』，而傷之曰：『已矣乎！』『二二』二公未能免俗，餘人不必言。

〔一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三九日思杭州舊遊，寄周判官及諸客。

〔二〕此句學海本作『坡有懷錢塘詩云』。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常潤道中有懷錢塘，寄述占五首之三。

〔四〕『送姚杭州赴任』，學海本作『送杭州姚』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二送姚杭州赴任，因思舊遊二首之一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常潤道中有懷錢塘，寄述占五首之一。『從來直道不辜身，得向西湖兩過春。浙上已成曾點服，泮宮初采魯侯芹。休驚歲歲年年貌，且對朝朝暮暮人。細雨晴時一百六，畫船鼙鼓莫違民。』

〔七〕『是未嘗』，學海本作『是亦未嘗』。

〔八〕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送姚杭州赴任，因思舊遊二首之二。

〔九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一〇〕『休驚』兩句，見註〔六〕。

〔一一〕『淫樂』，學海本作『冶遊』。

〔一二〕論語衛靈公：『子曰：『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』』

一六

白云：『趁涼行繞竹，引睡卧觀書。』〔一〕坡〔二〕：『引睡文書信手翻。』〔三〕書引睡魔，誠人人所同也。

〔一〕白氏長慶集卷十九晚庭逐涼。

〔二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三〕見卷六第一八條註〔二〕。

一七

辰人以藤代筍酒，名『鈎藤』〔一〕。俗傳他處即不可用。或謂，但恐釀造〔二〕之法異耳，所在皆可。樂天忠州春至詩云：『閒拈蕉葉題詩詠，悶取藤枝引酒嘗。』〔三〕則巴蜀亦有之。

〔一〕『鈎』原作『鈎』，據學海本改。

〔二〕『但恐』二字，學海本無；『釀造』，學海本、殿本作『醱造』。

〔三〕見白氏長慶集卷十八春至。『蕉葉』，原作『舊葉』，據原詩改。

一八

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灃陵尉^{〔一〕}，其^{〔二〕}褊忮險刻，決非長者，所以不侯，非直殺降之譴也^{〔三〕}。因觀灃^{〔四〕}云：「明年定起故將軍，未肯先誅灃陵尉。」^{〔五〕}恐亦寓此意。

〔一〕漢書卷五十四：李廣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。還至亭，灃陵尉醉，呵止廣，廣騎曰：「故李將軍。」尉曰：「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？」宿廣亭下。……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，廣請灃陵尉與俱，至軍而斬之，上書自陳謝罪。」

〔二〕學海本于「其」字下有「居心」二字。

〔三〕漢書卷五十四：「廣與望氣王朔語云：『自漢擊匈奴，廣未嘗不在其中，而諸安校尉已下，材能不及中，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。廣不爲後人，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』豈吾相不當侯邪？朔曰：『將軍自念，豈嘗有恨者乎？』廣曰：『吾爲隴西守，羌嘗反，吾誘降者八百餘人，詐而同日殺之，至今恨獨此耳。』朔曰：『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』」

〔四〕「坡」，殿本作「東坡」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四鐵溝行贈喬太博。

嘗見同儕因行飲令，人索一魚名，有浙人大唱云：『周公魚。』余謂坐客：『且喜召伯鮓有對矣。』〔一〕滿堂盧胡不止。因戲為〔二〕足成其語，云：『京〔三〕市鮓先夸召伯，浙音〔四〕魚或號周公。』

〔一〕周公魚，召伯鮓出處不詳，疑是當時某種魚，鮓之美稱，如『五侯鮓』之類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七：

『梁劉孝儀食鮓鮓，曰：『五侯九伯，令盡征之。』』

〔二〕學海本無『罵』字。

〔三〕學海本無『京』字。

〔四〕學海本無『音』字。

110

坡〔一〕贈辨才云：『我比陶令媿，公爲遠公優。』〔二〕時辨才退居，未嘗〔三〕出人。坡往見之，遂出至風篁巖。又云：『聊使此山人，永記〔四〕一老遊。』〔五〕用老杜寄贊上人：『與子成〔六〕一老，來往亦風流。』〔七〕皆一儒一釋也。又寄參寥問少遊失解云：『底事秋來不得解，定中試與問諸天。』〔八〕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：『借問至公誰印可，支郎天眼定中觀。』〔九〕不惟兼具儒釋，又政屬科場事，其不泛如此。

〔一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此詩集註分類東坡詩不載。見施注蘇詩卷二十九辯才老師退居龍井，不復出人，余往見之，嘗出至風篁嶺。左右驚曰：『遠公復過虎谿矣。』辯才笑曰：『杜子美不云乎？與子成二老，來往亦風流。』因作亭嶺上，名曰過谿，亦曰二老。謹次辯才韻：『……我比陶令媿，師爲遠公優。……聊使此山人，永記二老游。……』

〔三〕『未嘗』，學海本作『初未嘗』。

〔四〕見註〔一〕。『永』，學海本作『亦』。

〔五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寄贊上人。

〔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參寥師，寄秦太虛三絕句，時秦君舉進士不得。

〔七〕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四宣上人遠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，因而繼和。支郎，月氏國優婆塞。漢末時來中國，爲人細長黑瘦，眼多白而睛黃。後避亂至吳，吳主拜爲博士，譯經一百二十餘部。

一一一

樂天謫潯陽，稹寄左降詩云：『殘燈無燄影幢幢，此夕聞君謫九江。垂死病中驚起坐，暗風吹雨入寒窗。』白謂：『此句他人尚不可聞，況僕心哉！』至今每吟猶惻惻耳。『復貽三韻云：『憶昔封書與君夜，金鑾殿後欲明天。今夜封書在何處？廬山菴裏曉燈前。』』去來乃士之常，二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。『子瞻送文與可云：『奪官遣去不自覺，曉梳脫髮誰能收？』』推之前詩，厥論高矣。然居易答元書以『三

泰〔四〕爲報，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〔五〕。悲歎之語，恐特傷離索耳。白公罷郡，亦嘗有云：『睡到午時歡到夜，回看官職是泥沙。』〔六〕

〔一〕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微之書有云：『又賅所寄聞僕左降詩云：『殘燈無焰影憧憧，此夕聞君謫九江。垂死病中驚起坐，聞風吹面人寒窗。』此句他人尚不可開，況僕心哉！至今每吟猶惻惻耳。』〔積寄左降詩云〕句，『左降』原作『在絳』，據引文『又賅』句改。『殘燈』詩，見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二十聞樂天授江州司馬。

〔二〕見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微之書。

〔三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送文與可出守陵州。

〔四〕『三泰』，原誤作『二泰』，據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微之書校改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微之書有云：『僕自到九江，已涉三載，形骸且健，方寸甚安；下至家人，幸皆無恙。長兄去夏自徐州至，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，提挈回來。頃所牽念者，今悉置在目前，得同寒煖飢飽。此一泰也。江州風候稍涼，地少瘴癘；乃至蛇虺蚊蚋，雖有甚稀。溢魚頗肥，江酒極美，其餘食物，多類北地。僕門內之口雖不少，司馬之俸雖不多，量入儉用，亦可自給，身衣口食，且免求人。此二泰也。僕去年秋，始遊廬山，到東西二林間，香爐峯下，見雲水泉石，勝絕第一，愛不能捨，因置草堂。前有喬松十數株，脩竹千餘竿，青蘿爲牆援，白石爲橋道，流水周於舍下，飛泉落於簷間，紅榴白蓮，羅生池砌，大抵若是，不能殫記。每一獨往，動彌旬日。平生所好者，盡在其中。不唯忘歸，可以終老。此三泰也。計足下久不得僕書，必加憂望。今故錄三泰，以先奉報；其餘事況，條寫如後云云。』

〔六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喜罷郡。

二二

石曼卿贈鍼師云：『卧龍有病君醫取，心爲生靈不爲身。』^{〔一〕}王逢原云：『丈夫出處誠何較，知痛蒼生爲淚垂。』^{〔二〕}賢者設心，不期而合如此，皆^{〔三〕}未行其志，惜哉！

〔一〕全詩不詳。宋石曼卿，名延年，工詩善書，爲文勁健，爲官不得意。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四石曼卿墓表有云：『古之魁雄之人，未始不負高世之志，故寧或毀身污迹，卒困於無聞；或老且死而幸一遇，猶克少施於世。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，而不克所施，亦其不幸不得至乎！』

〔二〕廣陵先生文集卷九贈王平甫。

〔三〕皆，學海本缺。

二三

曼卿^{〔一〕}紅梅云：『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。』坡謂有村學中體^{〔二〕}。嘗嘲之曰^{〔三〕}：『詩老不知梅格在，強拈綠葉與青枝。』^{〔四〕}至于^{〔五〕}未應嬌意急，發赤怒春遲^{〔六〕}。成均替宗^{〔七〕}，無以加也。

〔一〕曼卿，七子本無『曼』。

〔二〕『坡』，殿本作『東坡』。東坡題跋卷三評詩人寫物：『……若石曼卿紅梅詩云：『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。』比

至陋語，蓋村學中體也。」

〔一〕『日』，殿本作『云』。

〔二〕見集注分韻東坡詩卷十四紅梅三首之一。

〔三〕『未應』兩句，疑亦曼卿紅梅詩中句。

〔四〕成均瞽宗——周禮春官大司樂：『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國之學政，而合國之子弟焉。』注云：『成均，五帝之學。』禮記明堂位：『瞽宗，殿學也。』注云：『樂師瞽矇之所宗也。』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，死則以爲樂祖，於此祭之。』

二四

世人論淵明，皆以其專事肥遯〔一〕，初無康濟之念，能知其心者寡也〔二〕。嘗求其集，若云：『歲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聘。』〔三〕又有云：『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荏苒歲月頽，此心稍已去。』〔四〕其自樂田畝，乃卷懷〔五〕不得已耳。士之出處，未易爲世俗言也。

〔一〕『道』，殿本作『遯』。周易咸傳：『肥遯無不利。』王弼注云：『最處外極，無應於內，超然絕志，心無疑顧，憂患不能累，矰繳不能及，是以肥遯无不利也。』後因稱高隱爲『肥遯』。

〔二〕『也』，學海本作『矣』。

〔三〕見站節先生集卷四雜詩之二。

〔四〕見靖節先生集卷四雜詩之五。

〔五〕論語衛靈公：『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』

二五

文潛云：『兒曹鞭笞學官府，翁憐兒癡傍笑侮。平明坐衙鞭復呵，賢於羣兒能幾何？兒曹鞭笞以爲戲，翁怒鞭人血流地。一種戲劇誰後先？我笑謂公兒更賢。』〔一〕余〔二〕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。坡〔三〕云：『不辭脫袴溪水寒，水中照見催租瘢。』〔四〕等閒〔五〕戲語，亦有所補。

〔一〕張右史集卷十二有感三首之二：『羣兒鞭笞學官府，翁憐癡兒傍笑侮。翁出坐曹鞭復呵，賢于羣兒能幾何？兒曹相鞭以爲戲，翁怒鞭人血流地。等爲戲劇誰後先？我笑謂翁兒更賢。』〔二〕一種，學海本作『一般』。又，施注蘇詩續補遺卷上亦收此詩，題爲古意，文字稍異。

〔三〕施學海本作『予』。

〔四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三五禽言五首之二：『南山昨夜雨，西溪不可渡。溪邊布穀兒，勸我脫破袴。不辭脫袴溪水寒，水中照見催租瘢。』當地人謂布穀鳥叫聲爲『脫却破袴』。

〔六〕『等閒』，學海本作『昔人』。

卷九

一

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：『自經喪亂少睡眠，長夜沾溼何由徹？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？嗚呼！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。』樂天新製布裘云：『安得萬里裘，蓋裹周四垠？穩暖皆如我，天下無寒人。』新製綾襖成云：『百姓多寒無可救，一身獨暖亦何情！心中爲念農桑苦，耳裏如聞飢凍聲。爭得人裘長萬丈？與君都蓋洛陽城。』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。或謂：子美詩意，寧苦身以利人；樂天詩意，推身利以利人。二者較之，少陵爲難。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，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。憂勞者易生于善慮，安樂者多失于不思，樂天宜優。或又謂：白氏之官稍達，而少陵尤卑；子美之語在前，而長慶在後，達者宜急，卑者可緩也，前者唱導，後者和之耳。同合而論，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。『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』句，『多』，原詩及嚴本、玉屑作『俱』，學海本作『皆』。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一新製布裘。

〔四〕『云』字七子本、玉屑無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八新製綾襖成，感而有詠。

〔六〕尚書說命下：『一夫不獲，則曰：時予之辜。』孔安國傳：『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，則以爲己罪。』『身任』，注作『自任』。

〔七〕學海本無『也』字。

〔八〕學海本無『于』字。

〔九〕『或又謂』，玉屑作『或人又謂曰』。

〔十〕學海本作『少陵之官猶卑』。

〔十一〕學海本無『而』字。

〔十二〕『與者』，玉屑作『而與者』。

二

永叔嘗謁執政，坐中賦雪詩，有云：『主人與國共休戚，豈惟喜悅將豐登。須憐鐵甲冷徹骨，四十餘萬屯邊兵。』當時乃謂：韓退之亦能道言語，其豫裴晉公宴會，但云『林園窮勝事，鐘鼓樂清時』，不曾如此作鬧。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，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，物我之際，則淡然無著。夏日歎曰：『浩蕩想幽蘭，王師安在哉？』夏夜歎曰：『念我荷戈士，窮年守邊疆。』此仁人君子之用心，終食不可忘。

忘也。『邊兵』之語，豈爲過哉！如退之：『始知神官未聖賢，護短憑愚要我敬。』『雪徑抵樵叟，風廊折譚僧。』〔六〕真作鬧詩也。

〔一〕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：『晏元獻殊作樞密使，一日雪中退朝，客次有二客，乃永叔與學士陸經。元獻喜曰：『雪中詩人見過，不可不飲酒也。』因置酒共賞，卽席賦詩。是時，西師未解，永叔句有『主人與國共休戚』，不惟喜樂將豐登。須憐鐵甲冷透骨，四十餘萬屯邊兵。元獻快然不悅。後嘗語人曰：『裴度也曾宴賓客，韓愈也曾做文章，但言『園林窮勝事，鐘鼓樂清時』，却不曾恁地作鬧。』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三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末云：『主人與國共休戚，不惟喜悅將豐登。須憐鐵甲冷徹骨，四十餘萬屯邊兵。』

〔三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夏日歎。

〔二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七夏夜歎。『我』，原詩作『彼』。

〔四〕學海本、殿本無『可』字。

〔五〕昌黎先生集卷七記夢有云：『乃知仙人未賢聖，護短憑愚邀我敬。』

〔六〕昌黎先生集卷四送侯參謀赴河中幕。

三

坡〔一〕記：王凌過賈逵廟，大呼曰：『賈梁道！我大魏之忠臣也。』及司馬景王病，夢逵爲祟。因爲詩曰：『嵇紹似康爲有子，鄒超畔鑒似無孫。如今更恨賈梁道，不殺公閭殺子元。』〔二〕蓋怪梁道忠義之靈，不

能自己其子充之惡。按晉紀，王、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，非景帝子元也〔三〕。

〔一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戲作賈梁道詩并引：『王凌謂賈充曰：『汝非賈梁道之子耶？乃欲以國與人！』由是觀之，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。司馬景王既執凌歸，過梁道廟，凌大呼曰：『我亦大魏之忠臣也！』及司馬病，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。二人者，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神明矣。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，至使首發成濟之事，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。故予戲作小詩云：『嵇紹似康爲有子，郗超叛鑒似無孫。如今更恨賈梁道，不殺公閻殺子元。』嵇紹，嵇康之子。晉書忠義傳：『紹以天子蒙塵，承詔馳詣行在所。值王師敗績于蕩陰，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，唯紹儼然端冕，以身捍衛，兵交御輦，飛箭雨集，紹遂被害于帝側。……』郗超，郗愔之子，郗鑒之孫。晉書卷六十七郗鑒傳附：『初，超雖實黨桓氏，以愔忠於上室，不令知之。將亡，出一箱書，付門生日：『本欲焚之，恐公年尊，必以傷慙爲弊。我亡後，若大損眠食，可呈此箱。不爾，便燒之。』愔後果哀悼成疾，門生依旨呈之，則悉與溫往反密計。愔於是大怒曰：『小子死恨晚矣！』更不復哭。』公閻，賈逵（賈梁道）之子賈充，字公閻。景元元年五月，賈充叱諸將攻魏明帝，『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，刺之，刃出於背，天子崩于車中。』（晉書文帝紀）

〔三〕晉書宣帝紀：『嘉平三年夏四月，』即以凌歸于京師。道經賈逵廟，凌呼曰：『賈梁道！王凌是大魏之忠臣，惟爾有神知之。』至項，仰鳩而死。……六月，帝寢疾，夢賈逵、王凌爲祟，甚惡之。秋八月戊寅，崩於京師。時年七十三。』此二事均屬宣帝司馬懿字仲達，而非景帝司馬師字子元。蘇軾詩并引皆有誤。

四

坡〔一〕：『藍尾忽驚新火後，遨頭要及浣花前。』〔二〕註引樂天：『三杯藍尾酒，一碟膠牙錫。』觀長慶集，此詩題云：『七年元日對酒』〔三〕。非鑽火時事也〔四〕。宋景文守歲云：『且盡燈前藍尾杯。』〔五〕

〔一〕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八次韻劉景文、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：『絮飛存滅不成年，老境同乘下瀨船。藍尾忽驚新火後，遨頭要及浣花前。山西老將詩無敵，洛下書生語更妍。共向北山尋二七，畫樓鼙鼓聒清眠。』藍尾句後，蘇軾自註：『樂天寒食詩：三杯藍尾酒，一碟膠牙錫。』藍尾之解甚多，可參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九、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五辯證類、歷代詩話卷五十。又，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：『四月十九日，成都謂之浣花遨頭。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。』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一七年元日對酒五首之三：『三盃藍尾酒，一碟膠牙錫。除却崔常侍，無人共我爭。』

〔四〕古時鑽燧取火，四時各異其木，故有新火、舊火之稱。唐宋時於清明日賜百官新火，猶沿古制。『時事』二字殿本無。

〔五〕宋宋祁字子京，諡景文。詩見景文集卷二十三甲申歲首：『故歲時光漏中去，新正甲子卷頭開。迎新送故祇如此，且盡燈前藍尾杯。』

五

王元之到任表，有『全家飽暖，盡荷君恩』之語。〔一〕到今傳誦。永叔用爲詩云：『諸縣豐登少公事，全家飽暖荷君恩。』〔二〕夢得亦嘗有云：『一生不得文章力，百日空爲飽暖家。』〔三〕白云：『不才空飽暖，無力及飢貧。』〔四〕

〔一〕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一滁州謝上表有云：『沿流數日，登陸三程。諸縣豐登，苦無公事。一家飽暖，共荷君恩。處之一生，實爲萬足。』

〔二〕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一書上元之畫俊詞。

〔三〕此句學海本作『夢得云』。

〔四〕劉賓客外集卷一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，兼簡分司崔賓客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去歲罷杭州，今不領吳郡，慚無善政，聊寫鄙懷，兼寄三相公。

六

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，連日行清陰中，其館亭亦可愛，適當關山路，往來留題無數。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，嘗〔一〕有詩云：『十年栽種百年規，好德無人助我儀。又云：』爲問幾株能合抱，慙慙記取角弓

詩。『中間嘗撤牌刻』，有士題云：『舊韻無儀字，蒼髯有恨聲。』『四』亦可錄『五』。

〔一〕學海本無『嘗』字。

〔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三萬松亭并序：『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，以蔽行者，且以名其亭。去未十年，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。傷來者不嗣其意，故作是詩：十年栽種百年規，好德無人助我儀。縣令若同倉庾氏，亭松應長子孫枝。天公不救斧斤厄，野火解憐冰雪姿。爲問幾株能合抱，殷勤記取角弓詩。』

〔三〕此句說郭本作『後碑壞』。

〔四〕若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引復齋漫錄云：『萬松亭在關山，始麻陽縣令張毅，植萬松于道周，以庇行者，且以名其亭。去未十年，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。東坡元豐二年，謫居黃州，過而賦詩云……崇寧以還，坡文方禁，故詩碑不復見，而過往題咏者，不可勝紀。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：『舊韻無儀字，蒼髯有恨聲。』謂此也。』

〔五〕說郭本無『亦可錄』三字。

七

潯陽二道旁有甘泉寺，因萊公三、丁謂三曾留行記，從而題詠者甚衆，碑牌滿屋。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，謂之禮佛遂南行。高堂下致炎荒路，轉使高僧薄寵榮。人皆傳道，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，豈皆貪寵榮者哉？又有人云：『此泉不洗千年恨，留與行人戒覆車。』『五』害理尤

甚。萊公之事，亦例爲『覆車』乎？因過之，偶爲數韻，其間有云：『已憑靜止鑒忠精，更遣清泠洗讒喙。』蓋指二公也。

〔一〕原作『醴陽』，據說郭本、玉屑改。

〔二〕萊公，卽寇準，字平仲，華州下邳人。敢直諫，宋太宗嘉之，以比魏徵。天禧初封萊國公。後爲丁謂所構，貶雷州司戶參軍。詳見宋史卷二百八十一。

〔三〕丁謂，字謂之，蘇州長洲人。寇準罷相後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昭文館大學士，監修國史。乾興元年封晉國公。後因與宦官交通等事，除名配隸復州，徙雷州、道州。詳見宋史卷二百八十三。

〔四〕孫諷，似應作范諷。范諷字補之，歷任戶部郎中，右諫議大夫，權御史中丞，後貶官。詳見宋史卷三百零四。宋王得臣塵史卷中：『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，行人多謁焉。寇萊公往雷州，凡題三十字，曰：庚申

年秋九月，平仲南行至甘泉院。僧以詩板示予，征途不暇吟咏，代記年月。』後丁晉公謫朱崖，過寺題云：

『翠影疎疎度，波光瑟瑟凝。帝家金掌露，仙府玉壺冰。曉鉢侵星汲，宵廚向月澄。豈惟蠲肺渴，灌頂助

三乘。』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。如殿中丞范諷詩云：『平仲酌泉曾頓轡，謂之禮佛向南行。山堂下瞰炎蒸路，

轉使高僧薄寵榮。』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：『二相南行至道初，記名留咏在精廬。甘泉不洗天涯恨，留與行人

鑒覆車。』可謂言婉而意達矣。『堂』，說郭本作『臺』；『僧』，學海本作『宗』。

〔五〕崔繹詩，見註〔四〕。

八

凡作詩，有用事出處，有造語出處。如『五陵衣馬自輕肥』^{〔一〕}，雖出論語^{〔二〕}，總合其語，乃潘岳『裘馬悉輕肥』^{〔三〕}。『柳絮才高不道鹽』^{〔四〕}，雖謝女事^{〔五〕}，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，人評其賦但不道鹽耳^{〔六〕}。『紅袖泣前魚』^{〔七〕}，本戰國策事^{〔八〕}，乃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『安陵泣前魚』^{〔九〕}。坡作太白畫像詩云：『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台坐忘真。』^{〔一〇〕}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，竟脫白于禍^{〔一一〕}。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遊八極之表^{〔一二〕}。所造之語，乃褊衡傳云：『大兒孔文學，小兒楊德祖。』^{〔一三〕}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秋興八首之三。

〔二〕 論語雍也：『亦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』

〔三〕 此非潘岳詩，乃范雲（字彥龍）詩。見文選卷二十六范彥龍贈張徐州稷一首。

〔四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七謝人見和前篇二首之一。

〔五〕 晉謝道韞，上疑之妾，謝奕女，謝安姪女。晉書列女傳：『又嘗內集，俄而雪驟下，安曰：『何所似也。』安兄

子朗曰：『散鹽空中差可擬。』道韞曰：『未若柳絮因風起。』安大悅。』

〔六〕 南史張邵傳附：張融『又作海賦，文辭詭激，獨與衆異。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，覲之曰：『卿此賦實超玄虛，但恨不道鹽耳。』融卽求筆注曰：『灑沙構白，熬波出素，積雪中春，飛霜晝路。』此四句後所足也。』

〔七〕 此黃庭堅詩。山谷外集卷十三靜居寺上方，南人一徑有釣臺，氣象甚古，而俗傳謬妄，意嘗有隱君子漁釣其上，感之作詩。

〔八〕戰國策魏策四：『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，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。王曰：『有所不安乎？如是，何不相告也？』對曰：『臣無敢不安也。』王曰：『然則何爲涕出？』曰：『臣爲王之所得魚也。』王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對曰：『臣之始得魚也，臣甚喜；後得又益大，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。今以臣凶惡，而得爲王拂枕席。今臣爵至人君，走人於庭，辟人於途。四海之內，美人亦甚多矣，聞臣之得幸於王也，必褰裳而趨王。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，臣亦將棄矣！臣安能無涕出乎？』

〔八〕南齊陸厥字韓卿。詩見文選卷二十八。泣魚是龍陽，非安陵。

〔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二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。

〔一〕汾陽，指汾陽王郭子儀。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有云：『又嘗有知鑿，客并州，識郭汾陽於行伍世，爲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。後汾陽以功成官爵，請贖翰林，上許之，因免誅。其報也。』（此事系裴敬僞托，今人詹鍈李白詩文系年考辨甚詳。）

〔三〕李太白全集卷一大鵬賦序有云：『余昔于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，謂余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遊八極之表，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。』司馬承禎，字子微，隱于天台山，自號白雲子，著坐忘論。

〔一〕後漢書卷八十下禰衡傳：『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。常稱曰：『大兒孔文舉，小兒楊德祖。餘子碌碌，莫足數也。』』

九

史道釋絳縣老人年數云：『亥有二首六身。』蓋雜折『亥』字點畫而上下之（一），如算籌縱橫。然則下其二

首爲二萬，六身各一縱一橫，爲六千六百六十，正合其甲子之日數。傳以趙之明歷〔三〕。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〔四〕：「午橋羣吏散，亥字老人迎。」〔四〕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：「過客不勞詢甲子，惟書亥字與時人。」〔五〕可謂善使事矣。亦如近詩送人洪州云：「干斗氣沉龍已化，置蕩人去榻猶懸。」〔六〕送人鄂州云：「黃鶴晨霞傍樓起，頭陀秋草遶碑荒。」〔七〕送人襄陽云：「四葉表閭唐尹氏，一門逃世漢龐公。」〔八〕雖鄰封密邇，不可移也。

〔一〕 學海本句末多一「數」字。

〔二〕 左傳襄公三十年：「二月癸未，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。絳縣人或年長矣，無子，而往與食。有與疑年，使之年。曰：「臣小人也，不知紀年。臣生之歲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，其季於今三之一也。」史走問諸朝，師曠曰：「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。是歲也，狄伐魯。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，獲長狄僑如及黶也約也，而皆以名其子。七十三年矣。」史趙曰：「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數也。」〔九〕文伯曰：「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。」注云：「傳言晉所以不失諸侯，且明歷也。」「亥」，古寫作「亥」，「下二如身」則爲「日」，「上」爲「六」，似寫數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，以此作日數計之，其人約七十二歲。傳以趙之明歷一句，殿本無。

〔三〕 學海本於「云」字上多一「詩」字。

〔四〕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八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。

〔五〕 李義山詩集卷六戲題贈驛山驛吏王全。

〔六〕 詩人玉屑卷三「宋朝警句」謂是晏殊送人知洪州詩，全詩不詳。《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引復齋漫錄》云：「豫

章事實，王勃序之詳矣，題詠此邦者，往往採之，元獻云：「望斗氣沉龍已化，置芻人去榻猶懸。」陶邕州云：「劍待張華時已晚，榻延徐儒禮應疎。」此二聯全是「龍光射斗牛之墟，徐孺下陳蕃之榻」也。『芻』，學海本作『芻』。

〔七〕送人鄂州，作者不詳。黃鶴樓、頤陀寺均在鄂州。

〔八〕此王安石詩。見臨川集卷二十二寄張襄州。『四葉』句，指唐尹怱及其父、子、孫均被旌表。李壁注引襄陽耆舊傳云：唐尹怱父嗣宗，居喪踰禮，正觀中特見旌辟。子怱竭力南畝，侍養彌篤。父卒，廬於墓所，負土成墳，蓬首單衣，鹽酪不進，朝夕號慟，墓產紫芝。子恭先、孫仁恕皆有孝行，俱被旌表，於是一門四闕。『一門』句，指後漢龐德公，攜妻子登鹿門山，採藥不返。

10

退之韶州留別張使君云：『久欽江總文才妙，自歎虞翻骨相屯。』〔一〕翻放棄南方，自恨疏節，骨鯁不媚，犯上獲罪，當長沒海隅。〔二〕其剛褊方拙，凌突權勢，出於天性，雅宜文公喜用；江總乃敗國奸回。〔三〕特引之，何故？按，南史孔奐傳：陳後主欲以總爲太子詹事，奐曰：『江有潘、陸之華，而無園、綺之實。』乃奏：『江總文華之人，宜求敦重之才。』〔四〕是詩恐有譏云。杜云：『遠愧梁江總，還家尚黑頭。』〔五〕李商隱贈牧之云：『前身恐是梁江總。』〔六〕皆未可與言史也。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十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。

〔二〕吳虞翻字仲翔，會稽餘姚人。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：「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『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邪！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』」

〔三〕江總，字總持。南史江夷傳附：「後主即位，歷吏部，尚書僕射，尚書令，加扶。既當權任宰，不持政務，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，多爲豔詩，好事者相傳諷翫，于今不絕。唯與陳暄、孔範、王瑳等十餘人，當時謂之狎客。由是國政日頹，綱紀不立，有言之者，輒以罪斥之。君臣昏亂，以至于滅。」

〔四〕南史孔靖傳附：「後主時在冥宮，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，令管記陸瑜言之矣。奐曰：『江有潘、陸之華，而無圓、綺之實，輔弼儲貳，竊謂非材。』後主深以爲恨，乃自言於宣帝。宣帝將許之，奐乃奏曰：『江總文華之人，今皇太子文華不少，無藉於總。如臣愚見，願選敦重之才，以居輔導。』」

〔五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五晚行口號。

〔六〕李義山詩集卷五贈司勳杜十三員外：「杜牧司勳字牧之，清秋一首杜秋詩。前身應是梁王愬，名總還曾字總持。心鐵已從下鑿利，鬢絲休嘆雪霜垂。漢江遠吊西江水，羊祜亭丹盡有碑。」案：「王愬」係「江總」之誤。

一一

老杜贈李祕書：「觸目非論故，新文尚起予。」〔一〕太白酬竇公衡云：「曾無好事來相訪，懶爾高文一起予。」〔二〕韋蘇州：「每一覩之子，高詠尚起予。」〔三〕昌黎酬張韶州：「將經貴郡煩留客，先惠高文謝起予。」〔四〕豈非用事偶合？數公非蹈襲者。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。『起予』用論語八佾：『起予者商也！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』

〔二〕李太白全集卷十九早秋單父南樓酬竇公衡。

〔三〕韋蘇州集卷三贈丘員外二首之一。

〔四〕昌黎先生集卷十量移袁州，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，因酬之。

一一一

千里蓴羹，未下鹽豉〔一〕，蓄言未受和耳。子美：『豉化蓴絲熟』〔二〕，又『豉添蓴菜紫』〔三〕。聖俞送人秀州云：『剩持鹽豉煮紫蓴。』〔四〕魯直：『鹽豉欲催蓴菜熟』〔五〕。

〔一〕世說新語言語：『陸機詣王武子，武子前置數斛羊酪，指以示陸曰：『卿江東何以敵此？』陸云：『有千里蓴羹，但未下鹽豉耳。』』西陽雜俎前集卷七酒食品有『千里蓴』。

〔二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二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。

〔三〕梅堯臣詩。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七送王判官之江陰軍幕：『往時初渡江，頗愛江南美。誰知坐卧間，思及烟波裏。絮逐鮫魚繁，豉添蓴線紫。君行語風物，到口應相似。』歐陽修六一詩話云：『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，尤善爲詩，而多稱引後進，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。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，然公獨愛其兩聯，云：『寒魚猶著底，白鷺已飛前。』絮暖鮫魚繁，豉添蓴菜紫。』

〔四〕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二送令狐憲、周度支知秀州。

〔二〕山谷外集補卷四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，戲督以詩。

一三

萊公外傳記：公所得厚俸，惟務施予。寢處一青幃三十年，有親厚者求之，欲其易去，公笑而答曰：『彼詐我誠，雖敵何害？實不忍以敵獲，一棄耳。』薪二者媿之。故魏野詩云：『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』及北使來，願望縉紳而問迂者，曰：『無地起樓臺，相公安在？』其清望爲人所景慕如此。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，司馬溫公亦云：『豈非奢外而儉內歟？』

〔一〕學海本無『獲』字。

〔二〕學海本作『請』。

〔三〕宋人軼事彙編卷五引邵氏聞見錄云：『寇萊公……所卧青帷，二十年不易，或以公孫宏事斬之，公曰：『彼詐我誠，何媿。』』

〔四〕宋釋文登玉壺清話卷七：『祥符中，契丹使至，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，但得上帙，願求全部。真宗始知其名。將召之，死已數年。搜其詩，果得草堂集十卷。詔賜之。魏野，字仲先，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，但平樸而常不事虛語爾。如贈寇萊公云：『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』及謝寇萊公見訪云：『驚回一覺游仙夢，村巷傳呼宰相來。』中的易曉，故虜俗愛之。案：贈寇萊公全詩已佚。

〔五〕學海本無『迂者』二字。

〔六〕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二：「寇準出人宰相三十年，不替私第。處士魏野贈詩曰：『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』」
治準南遷時，北使至內宴，宰執預焉。使者歷視諸相，語譯導者曰：「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？」畢坐無答者。
又，宋詩話輯佚古今詩話第一百六十四條：「魏仲先贈寇萊公詩曰：『有官居鼎鼐，無地起樓臺。』」真宗卽位，
北使至，錫宴，惟兩府預焉。北使歷視坐中，問譯者曰：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。丁晉公令譯者曰：南方須
大臣鎮撫，寇公撫南夏，非久卽還。」

〔七〕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二十六歸田錄卷一：「鄂州花蠟燭名著天下，雖京師不能造。相傳云，是寇萊公燭法。
公嘗知鄧州，而自少年富貴，不點油燈，尤好夜宴劇飲，雖寢室亦燃燭達旦。每罷官去，後人至官舍，見
廁溷間燭淚在地，往往成堆。杜祁公爲人清儉，在官未嘗燃官燭。油燈一炷，熒然欲滅，與客相對，清談
而已。二公皆爲名臣，而奢儉不同如此。」

〔八〕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七：「寇萊公雖有重名，所至之處，終日遊宴；所愛伶人，或付與富室，輒有所得。然人
皆樂與之處，不以爲非也。」

一四

昌黎寄崔立之云：「傲兀坐試席，深叢見孤羆。……四座各低回，不敢揆眼窺。」〔一〕可謂善言場屋事，若
平日所養不厚，誠難傲兀也。

〔一〕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。

沈攸之晚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嘗歎曰：『早知窮達有命，恨不十年讀書。』〔一〕坡〔二〕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：『早知事大謬，恨不十年讀。』又云：『文如飢水成，賦作叉手速。』〔三〕乃北夢瑣言記：溫庭筠才思豔麗，工于小賦，每人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多爲鄰鋪假手，號曰救數人也。〔四〕余嘗以「八叉手」對「三折肱」〔五〕。

〔一〕南史沈慶之傳附：『攸之晚好讀書，手不釋卷，史、漢事多所記憶。常歎曰：『早知窮達有命，恨不十年讀書。』』

〔二〕殿本、說郛本作「東坡」。

〔三〕以上四句詩，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九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，復次韻答之。『謬』，說郛本作『繆』。

〔四〕北夢瑣言卷四：『溫庭雲字飛卿，或云作「筠」字，舊名岐，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「溫李」。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。每人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。多爲鄰鋪假手，號曰救數人也。』

〔五〕左傳定公十三年：『齊高彊曰：「三折肱知爲良醫。」……』

一六

溫公自稱『迂叟』^{〔一〕}，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，其詩云^{〔二〕}：『初時被目爲迂叟，近日蒙呼作隱人。』^{〔三〕}同馬豈慕其洛居有閒適之樂耶？

〔一〕 葉夢得石林燕語：『司馬光自少稱『迂叟』，著迂書四十一篇。』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六十六獨樂園記有云：『熙

寧四年，迂叟始家洛。』

〔二〕 學海本作『日』。

〔三〕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三迂叟。

一七

白樂天云：『身閒當貴真大爵，官散無憂卽地仙。』^{〔一〕}蓋用顏蠲晚食當肉，早眠當富，無事當貴^{〔二〕}也。

〔一〕 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七池上卽事。

〔二〕 戰國策齊策四：齊宣王欲顏觸仕，顏觸辭去曰：『觸願得歸，晚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無罪以當貴，清靜貞正以自虞。』『早眠當富，無事當貴』，學海本作『安步當車，無罪當貴，早眠當富。』

白獻晉公云：『聞說風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時。』〔一〕雖敘其功業與壽康，其語緩而不迫，此可爲作詩法也。

〔一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一侍中晉公欲到東洛，先蒙書問，期宿龍門，思往感今，輒獻長句。晉公指裴度，裴度曾平淮蔡亂，策勳封晉國公。

一九

齊謝朓出守建安，于宣猷堂飲餞，並召時才賦詩，用十五劇韻。蕭愷詩先就，其辭又美。簡文曰：『上筠本自舊手，後進有蕭愷可稱。』〔一〕長慶云：『萬言舊手才難敵，五字新題思有餘。』〔二〕

〔一〕事見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獻上疑傳附：『愷才學譽望，時論以方其父。簡文在東官只引接之。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，於宣猷堂飲餞，並召時才賦詩，同用十五劇韻。愷詩先就，其辭又美。簡文與湘東王令曰：『王筠本自舊手，後進有蕭愷可稱，信爲才子。』謝朓字含茂，頗善屬文。仕梁爲太子中庶子，建安太守。人陳位至都官尚書（見南史謝弘微傳附）。此處謂『齊』實誤，應作『梁』。簡文，梁簡文帝蕭綱。王筠，梁武帝時人，清靜好學，擅才名，累官太子詹事。

〔三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二十歲暮，在衢州張使君書并詩，因以長句報之。

二〇

樂天〔一〕云：『樂可理心應不謬，酒能陶性信無疑。』〔二〕『陶冶性靈存底物』〔三〕，固詩人語。古人所謂『樂以治心』〔四〕者，相去遠矣。此語不作可也。

〔一〕『樂天』，學海本作『白樂天』。

〔二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六卧聽法曲霓裳。『酒』，學海本作『詩』。

〔三〕此杜甫詩，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七解悶十二首之七。『存』，原作『在』，據原詩及知影本，七子本改。

〔四〕禮記樂記：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，致樂以治心，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。』

二一

少游贈坡〔一〕詩云：『節旄零落鬢餐雪，辨舌縱橫印佩金。』〔二〕語太不等。子瞻譏集句云：『天邊鴻鵠不易得，便令作對隨家雞。』〔三〕此詩正類此。

〔一〕『坡』，殿本作『東坡』。

〔二〕此係係莘老詩。秦觀淮海集卷八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，大臣有惜其去者，白罷之，作詩以紀其事。題下注云：『與莘老同賦。』共兩首，有『節旄』兩句者注云：『此一首莘老作。』

〔三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八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之一。『隨』，學海本作『成』。

一一一

坡和刁景純暨柳子玉『岡』字韻詩，至第七篇云：『屢把鉛刀齒步光，更遭華袞照龍涼。』乃用子建七啟云：『步光之劍，華藻繁縟。』〔二〕左傳：『龍涼冬殺。』〔三〕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，而七篇未嘗改，又〔四〕貫穿精絕如此！

〔一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七景純復以二篇，一言其亡，兄與伯父同年之契，一言今者唱酬之意，仍次其韻之二。『虬』，學海本、知影本作『龐』。

〔二〕曹子建集卷九七啓有云：『步光之劍，華藻繁縟。飾以文犀，雕以翠綠。綴以驪龍之珠，錯以荆山之玉。』『縟』，學海本、知影本、七子本作『綺』。

〔三〕左傳閔公二年：『太子帥師，公衣之偏衣，佩之金玦。……狐突歎曰：『時，事之徵也。衣，身之章也。佩，衷之旗也。故敬其事則命以始，服其身則衣之純，用其衷則佩之度。今命以時卒，闕其事也；衣之龍服，遠其躬也；佩以金玦，弃其衷也。服以遠之，時以闕之，龍涼冬殺，金寒玦離，胡可恃也？雖欲勉之，豈可盡乎？』』『虬』，學海本、知影本作『龐』。

〔四〕學海本作『而』。

二三

嘗觀〔一〕臨川『解我葱珩脫孟勞』〔二〕，嘗〔三〕不曉『孟勞』何等物〔四〕。及見穀梁傳注：孟勞，魯寶刀〔五〕。

〔一〕學海本無『嘗觀』二字。

〔二〕臨川集卷二十七次俞秀老韻。葱珩，佩上青玉飾物。

〔三〕殿本、學海本作『常』。

〔四〕『何等物』，學海本作『何物』。

〔五〕穀梁傳僖公元年：『公子友謂莒挈曰：『吾二人不相說，士卒何罪？』屏左右而相搏。公子友處下，左右曰：『孟勞，孟勞者，魯之寶刀也，公子友以殺之。』』

卷十

一

山谷云：「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非強諫爭於庭，怒鄰罵坐之所爲也。」（一）余謂「怒鄰罵坐」，固非詩本指，若小弁親親（二），未嘗無怨，何人斯（三），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」（四），未嘗不憤。謂不可諫爭，則又甚矣。箴規刺誨，何爲而作？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（五），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？故諫諫而不斥者，惟風爲然。如雅云：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」彼童而角，實訏小子。（六）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爲虐。（七）「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」（八）忠臣義士，欲正君定國，惟恐所陳不激切，豈盡優柔婉晦乎？故樂天寄唐生詩（九）云：「篇篇無空文，句句必盡規。」

〔一〕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有云：「詩者，人之情性也，非強諫爭於廷，怒忿訴於道，怒鄰罵坐之爲也。其人忠信篤敬，抱道而居，與時乖逢，遇物悲喜，同牀而不察，竝世而不聞，情之所不能堪，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，胸次釋然，而聞者亦有所勸勉，比律呂而可歌，列干羽而可舞，是詩之美也；其發爲訕謗侵陵，引頸以承戈，披襟而受矢，以快一朝之忿者，人皆以爲詩之禍，是失詩之旨，非詩之過。」

也。」

〔二〕小弁，詩經小雅篇名。孟子告子下：『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，親親仁也。』

〔三〕詩經小雅篇名。

〔四〕見詩經小雅巷伯。

〔五〕左傳襄公十四年引晉師曠語：『……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以補察其政。史爲書，瞽爲詩，工誦箴諫，大夫規誨，士傳言，庶人諉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獻藝。故夏書曰：『道人以木鐸徇於路。』官師相規，工執藝事以諫。』

〔六〕以上兩句，見詩經大雅抑。

〔七〕見詩經小雅正月。

〔八〕見詩經大雅瞻卬。

〔九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一。

二

子建稱：『孔北海文章，多雜以嘲戲。』子美亦戲倣俳諧體。退之亦有『寄詩雉談俳』，不獨文舉爲然。自東方生而下，禰處士、張長史、顏延年輩，往往多滑稽語。大體材力豪邁有餘，而用之不盡，自然如此。韓詩：『濁醪沸入口，口角如銜箝。』試將詩義授，如以肉貫弗。初食不下喉，近亦能稍稍。皆諱語也。坡集：『類此不可勝數。』寄蕪箴與蒲傳正云：『東坡病叟長歸』

旅，凍卧飢吟似飢鼠。倚賴東風洗破衾，一夜雪寒披故絮。〔一〕黃州云：自慚無補絲毫事，尚費官家壓酒囊。〔二〕將之湖州云：吳兒膾縷薄欲飛，未去先說饑涎垂。〔三〕又尋花不論命，愛雪長忍凍。天公非不憐，聽飽即喧闐。〔四〕巴食筭云：紛然生喜怒，似被狙公賣。〔五〕種茶云：飢寒未知免，已作太飽計。〔六〕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飢。〔七〕飢來憑空案，一字不可煮。〔八〕皆斡旋其章而弄之，信恢刃有餘〔九〕，與血指汗顏者異矣。

〔一〕此非曹植子建語。曹丕魏文帝集典論論文云：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。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以至乎雜以嘲戲。孔融，字文學，漢獻帝時爲北海相。有孔北海集。

〔二〕杜甫有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，見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。

〔三〕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攝伊陽，以詩及書見投，因酬二十韻有云：府公舊同袍，拔擢宰山澗。寄詩雜該俳，有類說鸚鵡。』

〔四〕東方生，卽東方朔，見本書卷二第二條註〔三〕。

〔五〕禰衡，字正平。少有才辯，長于筆札，性剛傲物。其鸚鵡賦借物抒懷，辭氣慷慨。集已失傳。

〔六〕張融，字思光，一名少子，吳郡吳人。宋孝武帝孝建中，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，累遷司徒左長史。有集二十七卷。又玉海十卷，大澤集十卷，金波集十卷。

〔七〕昌黎先生集卷四苦寒。

〔八〕昌黎先生集卷五贈張籍。

〔九〕昌黎先生集卷六答柳州食蝦蟇。

〔一〇〕『坡集』，殿本作『東坡集』。

〔一一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寄蕲簾與蒲傳正。

〔一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初到黃州。

〔一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五將之湖州，戲贈莘老。

〔一四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四次韻李公擇梅花。『論』，學海本作『惜』。

〔一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三和黃魯直食筍次韻。

〔一六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四問太治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。

〔一七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七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。

〔一八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五度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，讀書作詩不已，好收古今帖，貧甚，至食不足有云：『飢來據空案，一字不堪煮。』

〔一九〕『章』，學海本作『筆』。

〔二〇〕莊子養生主：『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遊刃必有餘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』

三

子美『於菟侵客恨』〔一〕，乃楚人謂虎爲『於菟』；『土鏗冷竦烟』〔二〕，乃蜀人呼釜爲『鏗』；『富豪有錢駕大舸』〔三〕，方言：『南楚江湖，凡船大者謂之『舸』』〔四〕；『百丈誰家上水船』〔五〕，荆峽以竹纜爲『百丈』〔六〕；『斬抵公畦稜』〔七〕，京師農人指田云『幾稜云』；『市暨瀼西巔』〔八〕，巖人謂江水橫通山谷處

爲「讓」；子厚：「桃笙葵扇安可當」〔九〕，宋、魏之間，謂簞爲「笙」；「欸音襖乃音瀟一聲山水綠」〔一〇〕，乃楚人歌聲；臨川：「窗明兩不借」〔一一〕，楚人以草履爲「不借」；東坡：「倦看澀勁陪蠻村」〔一二〕，蓋嶺南竹名；又：「蓬沓障前走風雨」〔一三〕，註云：「於潛婦人皆插大銀櫛，謂之『蓬沓』」；又〔一四〕：「幾思歷茅柴，禁網日夜急」〔一五〕，山谷：「蕩溼社公雨，鶯啼花信風」〔一六〕，皆方言也。

〔一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二十歲作俳諧體遺問二首之二。

〔二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聞斛斯六官未歸。

〔三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最能行。

〔四〕 見揚雄方言卷九。

〔五〕 杜少陵集詳註卷十四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：「今朝臘月春意動，雲安縣前江可憐。一聲何處送書雁？百丈誰家上瀨船？未將梅藥驚愁眼，要取椒花媚遠天。明光起草人所羨，肺病幾時朝日邊。」

〔六〕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：「杜詩舟行，多用『百丈』。問之蜀人云：水峻，岸石又多廉稜，若用索牽，卽遇石輒斷不耐，故劈竹爲大瓣，以麻索連貫其間，以爲牽具，是名『百丈』。百丈，以長言也。南史朱超石傳：宋武北伐，超石董舟師入河，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。卽知有百丈矣。」

〔七〕 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九秋日夔府詠懷，奉寄鄭監審、李賓客之芳一百韻。

〔八〕 同註〔七〕。

〔九〕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行路難三首之三。東坡題跋卷二書子厚詩：「柳子厚詩云：『盛時一失貴反賤，桃笙葵扇」

安敢當。不知桃笙爲何物。偶閱方言，「簟，宋、魏之間謂之笙。」乃悟桃笙以竹爲簟也。

〔一〇〕柳河東集卷四十三漁翁。杏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云：『元次山集歎乃曲注云：「歎音禩，乃音禩，棹舡之聲。」洪駒父詩話謂歎音禩，乃音禩，遂反其音，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爲之音耳。』履齋示兒編卷十三云：『廣韻十五海歎音於改反，相然應也。謂之相然應，則正得「一聲山水綠」之本意。當從駒父歎音禩，乃音禩爲正。』

〔一一〕王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獨飯：『窗明兩不借，榻淨一簾籐。栩栩幽人夢，天天老者居。安能問香積，誰可告華胥？獨飯牆陰轉，看雲坐久如。』不借，卽麻屨，或謂卽草屨（參見宋詩話輯佚洪駒父詩話第一五條「不借」）。

〔一二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二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二首之三：『倦看澀勒暗蠻村，亂棘孤藤束燎根。惟有長身六君子，依依猶得似淇園。』澀勒，竹名。

〔一三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四於潛女。

〔一四〕『又』，學海本作『又云』。

〔一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六岐亭五首之四。原詩註云：『黃州人造私酒，俗謂之『壓茅柴』也。』

〔一六〕山谷外集補卷四次韻春遊，別，說道二首之一有云：『燕濕社翁雨，鶯啼花信風。』社公（翁）指土地神。燕子春社時來，秋社時去。

四

王誼伯謂『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』蓋是題下注，斷自『我昔遊錦城』爲句首。子瞻謂：『杜備諸家體，

非必牽合程度。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。明皇以「一」後，天步多棘，凡尊君者爲有也，懷貳者爲無也。「二」魯直亦云：「臣結春秋二三策，臣甫杜宇再拜詩。忠臣銜憤痛切骨，後世但識瓊瑰辭。」「三」今觀此篇敍鴻雁、羔羊禮，有太古尊君親上之意，爲明皇設不疑。至於杜鵑行，乃云：「雖同君臣有舊禮，骨肉滿眼身羈孤。」又云：「爾惟摧殘始發憤，羞帶羽翮傷形愚。」「四」指斥罵詈，殊無致嚴「五」之語，莫不皆有所主也。

「一」『以』，學海本作『已』。

「二」東坡題跋卷二辨杜子美杜鵑詩：「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，謂：『子美詩歷五季兵火，舛缺離異，雖經其祖父公所理，尚有疑闕者。誼伯謂：『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，涪萬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』，蓋是題下注。斷自『我昔遊錦城』一爲首句。誼伯誤矣，且子美詩備諸家體，非必牽合程度偏偏然者也。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，豈可以文害辭、辭害意耶？原子美之意，類有所感，託物以發者也。亦六義之比興、離騷之法歟。按博物志：杜鵑生子，寄之他巢，百鳥爲飼之。胡江東所謂『杜宇曾爲蜀帝王，化禽飛去舊城荒』。且禽鳥至微，知有尊，故子美云：『重是古帝魂』，又云：『禮若奉至尊』。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。唐自明皇已後，天步多棘，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，可一二數也。嚴武在蜀，雖橫斂刻薄，而實資中原，是西川有杜鵑。其不虔王命，負固以自抗，擅軍旅，絕貢賦，如杜克遜在梓州，爲朝廷西顧憂，是東川無杜鵑耳。至於涪萬、雲安刺史，微不可考。凡其尊君者謂有也，懷貳者爲無也，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。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，乃始歎子美詩跋寔紙上語。又云：『子美不應疊用韻。何耶？子美自我作古，疊用

- 韻，無害於爲詩。僕所見如此，誼伯博學強辯，殆必有以折衷之。『碧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引王直方詩話』云：『杜鵬詩，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，乃題下自注，而後人寫之誤耳。余以爲不然，此正與古語語無以異，豈復以韻爲限也！』杜少陵集詳註卷十五杜鵬有云：『西川有杜鵬，東川無杜鵬。陪萬無杜鵬，汝安有杜鵬。』
〔三〕山谷內集卷二十書磨崖碑後有云：『臣結春陵二三策，臣甫杜鵬再拜詩。安知忠臣痛至骨，世上但賞瓊瑤詞。』識，學海本作『賞』。
〔四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十杜鵬行。
〔五〕致嚴，致敬、恭敬之意。

五

因話錄載：吳興僧皎然，工律詩。嘗謁韋蘇州，於舟中抒思，作古體十數篇爲贊。卒全不稱賞。皎然極失望。明日，寫舊製獻之，蘇州吟諷，大加歎味〔一〕。因語皎然云：『幾至失聲名！何不但以所工見投，而猥希老夫意。』〔二〕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：『夙慕端成舊，未識豈爲疎。願以碧雲思，方君怨別餘。』〔三〕則知其詩名於未識前矣，豈覽其乍學古體，卽疑其不逮所聞〔四〕邪？

〔一〕『蘇州吟諷，大加歎味』，學海本作『吟吟咏，大加歎賞』。

〔二〕因話錄卷四：『吳興僧書，字皎然，工律詩。嘗謁韋蘇州，恐詩體不合，乃于舟中抒思，作古體十數篇爲贊。卒全不稱賞，書極失望。明日寫其舊製獻之，韋公吟諷，大加歎味。因語書云：『師幾失聲名，何不

但以所上見投，而狠希老夫之意。人各有所得，非卒能致。書大伏其鑒別之精。」

〔三〕韋蘇州集卷三寄皎然上人。

〔四〕新唐書卷二百零一崔信明傳：「信明蹇亢，以門望自負，嘗矜其文，謂過李百藥，議者不許。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，亦蹇偃，數挑輕忤物，遇信明江中，謂曰：「聞公有『楓葉吳江冷』，願見其餘。」信明欣然多出衆篇，世翼覽未終，曰：「所見不逮所聞。」投諸水，引舟去。」

六

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，不獨文章爲工，蓋其語默所主，君臣之外，非父子兄弟，卽朋友黎庶也。嘗觀韋應物詩，及兄弟者十之二三。廣陵覲兄云：「收情且爲歡，累日不知飢。」〔一〕冬至寄諸弟云：「已懷時節感，更抱別離酸。」〔二〕元日寄諸弟云：「日月昧遠期，念君何時歇。」〔三〕社日寄云：「遙思里中會，心緒恨微微。」〔四〕寒食云：「聯騎定何時，吾今顏已老。」〔五〕又云：「把酒看花想諸弟，杜陵寒食草青青。」〔六〕初秋寄云：「高梧一葉下，空齋歸思多。」〔七〕聞蟬寄諸弟云：「緘書報是時，此心方耿耿。」〔八〕登郡樓寄諸李云：「迨茲聞雁夜，重憶別離秋。」〔九〕懷京師寄云：「上懷犬馬戀，下有骨肉情。」〔一〇〕余謂觀此集者，雖讒閱交瑜〔一一〕，當一變而怡怡〔一二〕也。

〔一〕韋蘇州集卷四喜於廣陵拜覲家兄，奉送發還池州。

〔二〕韋蘇州集卷三冬至夜寄京師諸弟，兼懷崔都水。

- 〔三〕韋蘇州集卷三元日寄諸弟，兼呈崔都水。
〔四〕韋蘇州集卷三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羣屬。
〔五〕韋蘇州集卷三寒食日寄諸弟。
〔六〕韋蘇州集卷三寒食寄京師諸弟。
〔七〕韋蘇州集卷三新秋夜寄諸弟。
〔八〕韋蘇州集卷三郊園聞蟬寄諸弟。
〔九〕韋蘇州集卷三登郡樓，寄京師諸季，淮南子弟。
〔一〇〕韋蘇州集卷三京師叛亂寄諸弟。
〔一一〕讒閹交誼，指兄弟不和。詩經小雅常棣：『兄弟鬩于牆。』國語周語：『兄弟讒閹。』
〔一二〕論語子路：『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』

七

余嘗赴京師，往辭伯父，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：『同人求穩店，下馬過危橋。』及觀坡集〔一〕，見送姪安節詩言其伯曾有送老蘇下第歸蜀云：『人希野店休安枕，路人靈關穩跨驢。』〔二〕急難〔三〕之誠，意皆相若，但字有多寡耳。余官辰沅逾年，族弟來相視，將行，率爾送之云：『就舍勿令人避席，渡江莫與馬同船。』雖鄙近不工，亦可用於畏途也。

〔一〕『坡集』，殿本作『東坡集』。

〔二〕見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一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：人稀野店休安枕，路人驚懶穩跨驢。安節將去，爲誦此句，因爲韻，作小詩十四首送之。

〔三〕詩經小雅常棣：『兄弟急難。』

八

山澤之儒多癯，詩人尤甚。子美有『思君令人瘦』^{〔一〕}。樂天云：『形容瘦薄詩情苦，豈是人間有相人？』^{〔二〕}又云：『貌將松共瘦，心與竹俱空。』^{〔三〕}李商隱^{〔四〕}：『瘦盡東陽姓沈人。』^{〔五〕}掉頭撚髭^{〔六〕}之苦，豈有張頤豐頰者哉！沈昭畧嘗戲王約以『肥而癯』，答以『瘦而狂』。昭畧喜曰：『瘦已勝肥，狂應勝癯。』^{〔七〕}

〔一〕杜少陵集詳註卷三九日寄岑參。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白詠。

〔三〕白氏長慶集卷十九偶題閣下廳。

〔四〕學海本多一『云』字。

〔五〕李義山詩集卷六韓冬郎卽席爲詩相送，一座盡驚，他日余方追吟連宵，侍坐徘徊久之，句有老成之風，因成二絕寄酬，兼呈畏之員外之二云：『劍樓風檣各苦辛，別時冰雪到時春。爲憑何遜休聯句，瘦盡東陽姓沈』

人。自注云：『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：「吾每讀卿詩，一日三復，終未能到。」余雖無東陽之才，而有東陽之瘦矣！』

〔六〕掉頭慙髭，謂苦吟。

〔七〕南史沈慶之傳附：『昭略字茂隆，性狂儻，不事公卿，使酒仗氣，無所推下。嘗醉，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裏湖苑逢王景文子約，張目視之曰：「汝是王約邪？何乃肥而癡。」約曰：「汝沈昭略邪？何乃瘦而狂。」昭略撫掌大笑曰：「瘦已勝肥，狂又勝癡，奈何王約，奈汝癡何！」答，學海本作「約答」；「狂應勝癡」，學海本作「狂又勝癡矣」。

九

晨牝妖鴟，索家生亂〔一〕，自古而然。故夏姬亂陳〔二〕，費無極亂楚〔三〕。李義山詠北齊云：『小蓮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。』〔四〕東坡：『成都畫手開十眉，橫雲却月爭新奇。遊人指點小顰處，中有漁陽胡馬嘶。』〔五〕熟味此詩，則『吳人何苦怨西施』〔六〕豈足〔七〕稱詠史哉？等而下之，凡移於此物者，皆可以爲戒〔八〕。

〔一〕尚書牧誓：『牝雞無晨。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』

〔二〕夏姬，春秋陳國人，鄭穆公女，陳大夫御叔妻。陳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與之通。後靈公爲其子夏徵舒所弑，楚乘亂伐陳。事見左傳宣公九年、十年，成公二年、七年。

〔三〕 殺無極，春秋楚大夫，善譏，譖人甚衆，後爲令尹囊瓦所殺。

〔四〕 李義山詩集卷六北齊二首之一云：「一笑相傾國便亡，何勞荆棘始堪傷。小蓮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。」小蓮，齊後主馮淑妃名。「小蓮」，底本缺「蓮」字。本條末原有小字旁註：「鮑廷博案：宋刻李義山詩，『小憐』亦作『小蓮』，與此正同，姑仍之，俟攷。」『蓮』當係漏刻，據補。殿本作『憐』，知影本、歷代本、學海本、瑩本、七子本作『蓮』。

〔五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二眉子硯歌：「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，橫雲却月爭新奇。游人指點小嚙處，中有漁陽胡馬嘶……」

〔六〕 此係唐羅隱詩。全唐詩卷六百五十六西施：「家國興亡自有時，吳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傾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」

〔七〕 「足」字知影本、七子本均脫。

〔八〕 殿本於句末多一「矣」字。

一〇

山水修禊之會〔一〕，人各賦詩。成兩篇者，自右軍、安石而下，纔十一人；成一篇者，郗曇、王豐之而下，十五人；詩不成、罰觥者，凡十六人〔二〕。今觀所傳詩，類皆四言、五言，而又兩韻者多，四韻者無幾。四言二韻，止十六字耳。當時得預者，往往皆知名士，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于十六字哉？竊意古人持重自惜，不欲率然，恐貽久遠譏議，不如不賦之爲愈。

〔一〕 曲水修禊之會，指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等會于浙江山陰之蘭亭，修禊、飲酒、賦詩。

〔二〕 原作『郡』，據晉書改。郡墨字重熙，其父郡鑒乃漢御史大夫郡慮之玄孫。（見晉書卷六十七）

〔三〕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各人所賦之詩。其中王羲之、謝安、謝萬、孫綽、徐豐之、孫統、王凝之、王彬之、王徽之、袁嶠之等十一人，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；郡墨、王豐之、華茂、庾友、虞說、魏滂、謝擇、庾蒞、孫嗣、曹茂之、曹華、桓偉、王元之、王蒞之、王渙之等十五人，各成一篇；謝瑰、卞迪、丘髦、王獻之、羊模、孔熾、劉密、虞谷、勞爽、后綿、華耆、謝滕、任儼、呂系、呂本、曹禮等十六人，詩不成，罰酒三巨觥。

一一

坡遊武昌，見農夫皆騎秧馬，較之傴僂而作者，勞佚相絕。嘗作秧馬歌，敘述甚詳〔一〕。唐子西至羅浮〔二〕，始識此器，作詩云：『儼向明時受一塵，著鞭常恐老農先。行藏已問吾家舉，從此馳君四十年。』〔三〕亦巧于用事也。

〔一〕 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四有秧馬歌一首，錄其序文如下：『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，曾君安止出所作不譜，文既溫雅，事亦詳實，惜其有所缺，不譜農器也。予昔遊武昌，見農夫皆騎秧馬，以榆棗爲腹，欲其滑，以楸桐爲背，欲其輕。腹如小舟，昂其首尾，背如覆瓦，以便兩髀。雀躍於泥中，繫束藁其首，以縛秧。日

行下畦，較之僂而作者，勞佚相絕矣。史記：禹乘四載，泥行乘橈。解者曰：橈形如箕，擿行泥上。豈秧馬之類乎？作秧馬歌一首，附于禾譜之末云。

〔三〕唐庚，字子西，宋詩人，有眉山唐先生文集。羅浮，在廣東。

〔二〕見宋詩鈔補眉山集補鈔秧馬。受一廬，即受宅也。孟子滕文公上：『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廬而爲氓。』『擬』，殿本、學海本作『擬』。

一一一

汲長孺〔一〕、段太尉〔二〕皆義勇、奮不顧身之人，至于仁愛撫養，則矜憐惻怛，無所不至。所謂剛者必仁〔三〕，仁者必勇〔四〕也。嘗觀樂天云：『況多剛狷性，難與世同塵。』〔五〕希文云：『吾生豈不幸，所稟多剛腸。』〔六〕皆心中語也。白則有『敢辭爲俗吏，且欲活疲民。』〔七〕又云：『心中爲念農桑苦，耳裏如聞飢凍聲。』〔八〕范又有『寸懷如春風，思與天下芳。』〔九〕赴姑蘇云：『豈辭雲水三千里，因濟瘡痍十萬民。』〔一〇〕與汲、段正相似。

〔一〕即漢汲黯，參見本書卷一第四條注〔三〕。

〔二〕唐段秀實，字成公，性剛正。曾賣己馬代償災農之田租，冒生命危險入亂軍。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三段秀實傳：『鄭覃曰：『自古殺身利社稷，未有如秀實者。』』

〔三〕論語子路：『剛、毅、木、訥近仁。』

〔四〕論語憲問：『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』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六自題寫真時爲翰林學士。

〔六〕希文，范仲淹字。詩見范文正公集卷二鄆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。『吾生豈不幸，所稟多剛腸。身甘一枝巢，心苦千仞翔。志意苟天命，富貴非我望。立譚萬乘前，肝竭喉無漿。意君成大舜，千古聞膾香。寸懷如春風，思與天下芳。』

〔七〕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四自到郡齋，僅經旬日，方專公務，未及宴遊，偷閑走筆，題二十四韻，兼寄常州賈舍人、湖州崔郎中，仍呈吳中諸客。

〔八〕白居易新製綾襖成，感而有詠詩。

〔九〕見註〔六〕。

〔十〕范文正公集卷四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。

一三

李商隱詩好積故實，如喜雪云：『一』班扇慵裁素，曹衣詎比麻。鶴歸逸少宅，鶴滿令威家。』又『洛水妃虛妒，姑山客謾誇。聯辭雖許謝，和曲本慚巴。』『二』篇中用事者十七八。嘗觀臨川詠裘止數韻：『三』：『餘甘入鄰家，尚得饑婦逐。……贊享古已然，齋詩自宜錄。』『四』用『女贊棗脩』『五』，『八月剥棗』『六』。『誰云食之昏』，用范曄『棗膏昏蒙』『七』。『願比赤心投，皇明儼予燭。』用蕭琛『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報以戰栗。』『八』以是知凡作者須飽材料『九』。傳稱任昉用事過多，屬辭不得流便『十』。余謂昉詩『二』

所以不能傾沈約者，乃才有限，非事多之過。坡集二言有全篇用事者，如賀人生子，自「鬱葱佳氣夜充闕，喜見徐卿第二雛」至「我亦從來識英物，試教啼看定何如」……戲張子野買妾，自「錦里先生自笑狂，身長九尺鬢眉蒼」至「平生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後堂」……句句用事，曷嘗不流便哉！

〔一〕『云』，玉屑作『詩』。

〔二〕李義山詩集卷四喜雪。

〔三〕『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韻』句起，殿本另立一條。

〔四〕見臨川集卷十賦棗。『餘甘』兩句，用漢王吉事。漢書卷七十二：『始吉少時學司，居長安。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，吉婦取棗以啖吉。吉後知之，乃去婦。東家聞而欲伐其樹，鄰里共止之，因固請吉令遺婦。』詩，學海本作『風』。

〔五〕左傳莊公二十四年：『女贄不過榛、栗、棗、脩，以告虔也。』

〔六〕詩經邶風七月詩句。

〔七〕南史范泰傳附：范曄『撰和香方，其序之曰：「……又棗膏昏鈍，甲煎淺俗，非唯無助於馨烈，乃當彌增於尤疾也。』」

〔八〕南史蕭思話傳附：蕭琛『又經預御筵解伏，上以棗投琛，琛仍取棗擲上，正中面。御史中丞在坐，帝動色曰：「此中有人，不得如此，豈有說邪？」琛即答曰：「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報以戰栗。」上笑悅。』

〔九〕『須飽材料』，學海本作『必須飽其材料也』。

〔一〇〕南史任昉傳：『晚節轉好著詩，欲以傾沈，用事過多，屬辭不得流便，自爾都下士子慕之，轉爲穿鑿，於是』

有才盡之談矣。」

〔一〕『防詩』，學海本作『任防之詩』。

〔二〕『乃才有限，非事多之過』，學海本作『乃其才之有限，恐非事多之過』。

〔三〕『坡集』，殿本作『東坡集』。

〔四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二十二賀陳述古弟章生子。

〔五〕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十五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，述古令作詩。

一四

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〔一〕云：『孟宗泣竹筍冬生，豈是青青竹有情？影響主張非別物，人心但莫負幽明。』〔二〕語雖淺近〔三〕，然當于理〔四〕。樂天云：『餘霞散成綺，別葉乍辭風』等語麗矣，不過嘲風雪、弄花草而已。〔五〕故〔六〕寄唐生詩云：『非求宮律高，不務文章奇。惟歌生民病，願得天子知。』〔七〕

〔一〕『寺』下學海本多一『詩』字。

〔二〕宋張商英，字無盡。題武昌靈竹寺詩不見他書。孟宗泣竹事，見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：『司空孟仁卒。』注引楚國先賢傳曰：『宗母嗜筍，冬節將至。時筍尚未生，宗入竹林哀嘆，而筍爲之出，得以供母，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。』宗即孟仁本名，因係皓字元宗，故避諱改作仁。

〔三〕『語雖淺近』，學海本作『其語雖淺近』；『近』，說郭本作『直』。

〔四〕『理』下學海本多一『矣』字。

〔五〕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元九書有云：『陵夷至于梁陳間，率不過嘲風雪，弄花草而已。噫！風雪花草之物，三百篇中，豈捨之乎？顧所用何如耳。……然則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淨如練」；「離花先委露，別葉乍辭風」之什，麗則麗矣，吾不知其所諷焉。故僕所謂嘲風雪，弄花草而已。』『餘霞』句係謝朓詩，見謝宣城詩集卷三晚登三山還望京，『別葉』句係鮑照詩，見鮑氏集卷七翫月城西門廡中，原詩作『歸華先委露，別葉早辭風。』『不過』原作『不過于』，據殿本、學海本改。『而已』，學海本作『而已矣』。

〔六〕『故』，學海本作『故其』。

〔七〕見白氏長慶集卷一。

一五

長慶論：『詩之豪者，世稱李、杜。……索其風、雅、比、興，十無一焉。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。至于貫穿古今，觀縷格律，盡工盡善，又過于李。然撮其新安、石壕、潼關吏、盧子、花門之章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』之句，亦不過三四十。杜尚如此，況其下乎？』〔一〕今觀杜集，憂戰伐，呼蒼生，憫瘡痍者，往往而是，豈直三四十而已哉？豈樂天未嘗熟考之耶？

〔二〕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與元九書：『又詩之豪者，世稱李、杜。李之作才矣，奇矣，人不逮矣！索其風、雅、比、興，十無一焉。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首。至於貫穿古今，觀縷格律，盡工盡善，又過於李。然撮其

新安、石壕、潼關吏、蘆子、花門之章，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之句，亦不過三四十。杜尚如此，況不逮朴者乎？『顧學頤校語：「三四十——文苑英華作「十三四」，那波本同。」陳友琴編白居易卷引碧溪詩話本條後有按語：「黃常明所述，其中存在一個問題。究竟與元九中是說「十三四」還是「三四十」？白氏長慶集諸本都作「十三四」（日本刊本、四部叢刊本、汪立名編校一隅草堂本均作「十三四」。舊唐書本傳原作「三四十」，明萬曆三十二年松江馬元調刻本作「亦不過三四十首」，南宋紹興本作「亦不過三四十」。應該說，作「十三四」是對的（新祥按：中華書局點校本作「亦不過十三四」）。所謂「十三四」是十有三四的意思。杜集中有十分之三四是「憂戰伐，呼蒼生，憫瘡痍」的，這樣估計是很接近正確的。如果說，「不過三四十首」，那的確有如黃常明所批評的「樂天未嘗熟考之」了。我是相信「十三四」是樂天的原文，被後人纏錯了的。」

一六

士人程文，窮日力作一論，既不限聲律，復不拘語句，尚罕得反復折「一」難，使其理判然者。觀赴奉先詠懷五首言「一」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。自「一」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，自「一」比稷與契。其心術折「一」嚮，自是稷契等人。「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。」與飢渴由己者何異！然常為不知者所病，故曰「取笑同學翁」。世不我知，而所守不變，故曰「浩歌彌激烈」。又云「非無江海志，蕭灑送日月。」當今廊廟具，建「一」厦豈云缺。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莫「一」奪。「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，亦非以國無其人也，特廢義亂倫，有所不忍。」以茲悟生理，獨恥事下謁。「言志大術疎，未始阿附以

借勢也；爲下士所笑，而浩歌自若；皇皇慕君（八八），而雅志棲遯；既不合時，而又不少低屈。皆設疑互答，屢致意焉。非巨刃有餘，孰能之乎？中間鋪敘，間關酸辛，宜不勝其戚戚。而默思失業徒，因念遠戍卒。所謂憂在天下（九），而不爲一己失得也。禹、稷、顏子（二）不害爲同道，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，豈爲過哉！孟子曰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」（三）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，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，蚤謀先定，出處一致矣。是詩先後周復，正合乎此。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（二），余特曰此詩爲心迹論也。

〔一〕『折』，殿本作『析』。

〔二〕見杜少陵集詳註卷四白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。

〔三〕學海本無『自』字。

〔四〕『自』，殿本作『竊』，與原詩同。

〔五〕『祈』，殿本、知影本、學海本、七子本作『所』。

〔六〕『建』，原詩作『構』。

〔七〕『固莫』，學海本作『莫可』，原詩作『固難』。

〔八〕孟子滕文公下：『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。』皇皇，通『惶惶』。

〔九〕孟子梁惠王下：『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』

〔一〇〕顏回，字子淵，春秋末魯國人。孔子學生。貧居陋巷，簞食瓢飲，而不改其樂。孔子贊他『其心三月不

達仁』。

〔二〕孟子盡心上：『古之人，得志，澤加於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』

〔三〕蘇軾曾作此語。集註分類東坡詩卷七次韻張昌言喜雨：『千里黃流失故居，年來赤地到清徐。遙聞爭誦卜行

詔，無異親巡六尺輿。精貫天人一言足，雲興嶽瀆萬靈趨。愛君誰似元和老，賀雨詩成卽諫書。』賀雨詩，

白居易作，記元和三年事。詩見白氏長慶集卷一。

附錄

碧溪詩話跋

一

志以言而章，言以文而遠，文以叙而傳，叙以德而久。古太史氏職採民謠，緝爲歌詩，以獻於王，王以知其才而見其志，于是乎伸之。及古道廢闕，英才埋沒，往往託之著述比興以自見者多矣，然非得當世聞人表面出之，則亦無以取信於後世。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己，動與物忤，志不獲聘，終老林下，遺文頗富，未克流于世，而遭碧子之火，獨詩話十卷僅存。大丞相陳公妙年，以文章先多士，爲天子名宰，望重德隆，不輕許可。載覽遺藁，歎惜不遇，慨然以盛文序於首，正聲勁氣，端莊典雅，遂使積年曖昧，一旦光明，相與傳久，可謂立言而不朽者。次年七月甲子，廓敬書於後，以示子孫，無忘盛德焉。

二

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，往往徒「一」資笑談之樂，鮮有益於後學。若碧溪詩話，議論去取，一出

於正，真所謂有補於名教者。其詳已具大丞相陳公之叙。永存與先生，宗裔同出光之固始，乃敢鋟木以廣其傳。

乾道己丑孟冬吉日，右朝奉郎權知蘄州軍州事黃永存謹識。

〔一〕『從』，發本無。

三

左史楊公邦弼誌先祖之墓，其略曰：公登宣和甲辰第，授辰州辰溪縣丞，就升令，在任五年，以才諳稱。辟差沅州軍事判官，攝倅事。郎將汪長源與僞酋有隙，酋鼓衆數萬，聲言渡江乘城，人心恟懼。公奮不顧身，入其巢穴，曉以禍福，悉愧懾謝罪。一州賴以全。繼權麻陽縣，遭巨寇曹成之擾，公率羣僇于〔二〕敵，禽其將，賊衆宵遁。尋辟鄂之嘉魚令，下車未幾，流移還集。復權岳之平江。甫半歲，師漕交辟，處之賓幕。平江士民千餘人，詣都督行府乞還任。丞相張公浚止其事。有詔卽真。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，遏絕水道。官軍屯信陽。而縣阻州數舍，地險，艱於轉餉。公慮糧食不繼，預設巨艦，令民輪租其中，得米千餘斛，乘風而前。賊引數十艘尾逐。會官軍至，隻舟不得返，因降其衆。官軍得以仰哺，賊壘遂平。秩且滿，有樵貴寄產于縣境爲民患者，公按以三尺，乃爲排根〔三〕。自以植〔二〕節不善諧俗，遂委官而歸，無復功名意。丞相張公以人物爲己任，每欲推之要津。及紳闕，

招致幕下數月，竟不肯留。丞相見其確守退志，乃謂人曰：『如黃令之才，使稍宦達，何所不至；今恬于名位，甘老林泉，故平生抱負弗克施，良可惜也。』公學問優于人，志度閎深，調護不虞，不動聲氣，遇倉卒，州縣嘗倚以爲重。居官，所至人愛，所去見思。一時使者多朝廷大吏，察治狀無以易公，爭相辟置。故其風績迭見于湖北表裏如此。

先祖嘗著詩話十卷，發揮杜少陵交與不得施用之處。鄉衮正獻陳公，爲之叙引，學者從誦習之。比刊于嶺春，先君復刊于家塾，所傳廣矣。濫不肖，分教潭湯，適在先祖遊宦之地，詎可無此書乎？因稍正其訛舛，刊之學宮，且以出處之大方，識于卷末，庶觀者有所考焉。

嘉泰三年癸亥正月朔旦，孫從政郎沅州學教授蕭謹書。

〔一〕『于』，殿本作『與』。

〔二〕『根』，原作『根』，據七子本改。

〔三〕『植』，原作『埴』，據七子本改。

四

歲在壬子，予守沅，蒞政之暇，遍觀學宮所有書籍。一見碧溪詩話，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家之詩，悉指少陵爲歸宿地。雖于去取間默寓其不得時以行志之憤，然議論皆本于愛君

憂國，事親敬長，一掃騷人絺章繪句之習，其于名教，豈小補哉？孔子曰：『詩可以怨』，『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』，碧溪其有見于此乎！沅本字小而訛，予司臬鄉部，公餘略加訂正，而錄諸梓，非惟可以便覽，亦使此集之傳益廣云。

咸淳己巳立秋日，潯陽聶棠識。

五

碧溪詩話十卷，宋黃徹〔一〕常明撰。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〔二〕，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，舉紹興十五年進士〔三〕。殆家本莆田而占籍於〔四〕邵武者也。編中持論，多本少陵。自言官辰沅逾年，顧志州郡官師者，不載姓氏，集亦失傳，其送弟詩句云：『就舍勿令人避席，過江莫與馬同船。』語淺情真，不失風雅之旨矣。

康熙戊子三月小長蘆朱彝尊識於曝書亭〔五〕。

〔一〕『徹』，學海本無。

〔二〕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：『碧溪詩話十卷，莆田黃徹常明撰。』

〔三〕八閩通志卷五十二選舉、科第、邵武府第二十二頁下：『（宋紹興）十五年乙丑劉章榜……黃徹邵武人，寰宇志無此名。』又卷五十三選舉、科第、興化府第十七頁上：『（宣和）六年晦榜……黃徹中庸之孫，岳州平江人，有』

碧溪詩話十卷。俱與化縣八。

〔四〕『於』，學海本無。

〔五〕『康熙戊子三月小長蘆朱彝尊識於曝書亭』，學海本作『竹垞老人跋，時年八十』。

六

吾家詩學，肇自莆陽監察公昆弟，厥後文節爲江西鼻祖，而閩中一派，流行特長，論者以晚唐體目之。不知宗法有本：厚人倫，維風教，常明公碧溪詩話具在，可攷而知也。模自壬午入閩，得拜族尊莘田先生。先生官四會令，罷歸家居，蕭然環堵，焚香著書，不特文章媲美前人，氣節尤與常明公符合。益信君子之澤，未有艾焉。新安鮑君以文，近有叢書之刻，模因檢所藏曝書亭舊鈔，亟請開雕。以文復購善本，校其訛脫；詳載前後序跋，又皆竹垞先生當日所未見；而常明公之生平功績，於以燦然。發潛闡幽，以文高誼，感不朽矣。

乾隆丙申陽月，無雙後裔黃模敬書。

（以上跋文據知不足齋叢書碧溪詩話）

七

此書議論純正，凡豔冶之辭，概不插齒牙間。其評品李杜優劣，後人莫能易也。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裘裘，其意一也，其詞則有工拙，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，忽緩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！義山詩：「却羨卞和雙別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。」此有激之言，何嘗如新豐老翁槌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，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，毋乃太迂。謂子美玩弄嚴武，藐視禮法，亦但襲前人之言，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。東坡詩：「浮江汜蜀有成言，江水在此吾不食。」於下注云：「江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」，光武語也。東坡去一「言」字，殆愆後也。「案：『有成言』三字已見上句，則但用『吾不食』意義自足，何愆後之云乎！當明未必有斯愆，必校者之妄加也。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，費氏仕履之詳，尚可以考見云。

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。

（見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四晉溪詩話跋）

八

晉溪詩話十卷，其書摘錄前人詩，一句或一聯，專以論辨爲主，又意在於厚人倫，維風俗，故不取風雲月露之詞，持論亦甚正，然以守正之過，至拘執不得詩人之意者，亦往往有之。如柳公權與文

宗聯句曰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』他日又嘗以筆諫曰：『心正則筆正。』知人臣引君於當道，亦因其勢而利導之耳。必執繩愆糾謬之說，謂臣之於君，事事當規之以正，則君心轉有所不堪。故東坡有美無規之說，正未可執爲定論也。石筍行云：『惜哉俗態好蒙蔽，亦如小臣媚至尊。』謂小臣非小官，凡事君不以道，雖官尊位崇，亦當以小臣目之。按小臣媚至尊，自指潛臣媚子之輩言之。謂事君不以道，雖尊官亦當以小臣目之，則夫小臣有直道而行者，便可謂之大臣乎？解詩殊未確當。春秋時吳有館娃之宮、姑蘇之臺，楚有章華之臺，漢之尉佗亦有越王臺，此皆偏據之邦，其有宮有臺，詞人相沿用之，未嘗聞有非之者。東坡之『吳潮不到武昌宮，褰衣獨到吳王臺』，亦有何可議？而謂其失於筆快，不當以王官目之；又謂太白作『幸去思頌』，『武昌鼎據，實爲帝里』，其罪更大。此皆文人拘文牽義之失，不可爲據也。又謂樂天、東坡之追思杭州，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，而譏其未能好德如好色。此殺風景語也。二公之在杭州，其德澤風韻，足以百世不涇，乃執其詩中之一句一聯，以定其人之賢否，豈通論乎？李將軍數奇不偶，慷慨自殺，其英風毅魄，至今猶驚動乎人心。論人者亦觀其大節可耳。願執其殺滿陵尉一事，詆其褊佻險刻，決非長者，亦不知輕重之類矣。東坡詩：『天邊鴻鵠不易得，便令作對隨家雞。』是美孔毅夫集句之敏也。以爲譏之，亦非也。又『欲挂衣冠神武門』云云，爲宋初王嗣宗詩；永叔謁執政雪中賦詩云云，執政爲晏殊元獻，均不能舉其名氏也。又杜詩乃是『滿城風雨鬼神入』，『滿』訛『蒲』。又『挈帶著朱紱』，『帶』亦誤作『滯』也。

（見清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十跋碧溪詩話）

九

碧溪詩話十卷盧抱經校聚珍本，宋黃徹撰。徹字常明，莆田人。登宣和甲辰第，授辰溪縣丞，升縣令，辟差沅州軍事判官，攝倅事，歷宰麻陽、嘉魚、平江。後忤權貴，棄官歸寓興化之碧溪。張浚辟之，不就。徹論詩本於風教，不尚雕華。前有自序及乾道四年陳俊卿序，後有黃廓、黃永存、黃燾、聶棠四跋，有『抱經堂藏』、『武林盧文弨手校』兩印。

(見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)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巨等謹案：《碧溪詩話》十卷，宋黃徹撰。徹字常明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莆田人，八閩通志作邵武人。意振孫時，去徹未遠，當得其真也。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言跋，厲鶚宋詩紀事亦載徹詩。彝尊但據八閩通志稱爲紹興十五年進士，鶚亦但據此書自序，言其嘗官辰州。皆不詳其始末。惟鮑氏知不足齋藏本，前有乾道四年陳俊卿序，又有徹子廓、徹孫燾及黃永存、壽棠四跋。燾跋載楊邦弼所作墓誌，稱徹登宣和甲辰第，授辰州辰溪縣丞，就升令，在任五年，辟差沅州軍事判官，攝倅事，繼權麻陽縣，尋辟鄂之嘉魚令，復權岳之平江，越卒歲即真。後忤權貴，棄官歸。張浚欲辟之人幕，不肯就，遂終老于家。又稱其在沅州定僭賊之亂，在麻陽擒巨寇曹成，在平江佐征楊么，運饗亦有功，而卒以不善諧俗罷。所叙徹之生平，尚可概見。彝尊及鶚，蓋均未見此本，故所言或舛或略也。徹論詩大抵以風教爲本，不尚雕華，然徹本工詩，故能不失風人之旨，非務以語錄爲宗，使比興之義都絕者。在宋人詩話之中，固不失爲善本焉。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。

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

侍講學士臣紀昀

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

（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）

輯評

元王若虛評碧溪詩話

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，有「白衣送酒舞淵明」之句，碧溪詩話云：「或疑『舞』字太過，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：『未能扶舉卓，猶足舞王戎。』乃知有所本。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，何論其所本哉！」

（見津南詩話卷中）

清嚴廷中評碧溪詩話

宋人詩話，宗韓祖杜，令人生厭。黃徹碧溪詩話尊工部而抑太白，更爲嚙語。至謂心術事業，可施廊廟，以李杜齊名爲忝竊，則全無心肝矣。要之，少陵自是代大家，然何至字字皆經，語語皆史。如引「皇帝二載秋，閏八月初吉。」「乾元元年春，萬姓始安宅。」「元年建巳月，官有王司直。」以爲史筆森嚴，人不易及。如此論詩，幾於無詩。

少陵詩：『安得廣厦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。』香山詩：『爭得大裘長萬丈，與君都蓋洛陽人。』皆不失仁人之旨。乃碧溪詩話云：『同合而論，則老杜之心差賢。古人自詠所懷，何煩後人爲之評較，且又安見老杜之句，其心遂賢於香山耶？此種議論，恨不起始皇焚之。』

（見藥欄詩話甲集）

清盧文弨評碧溪詩話

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（卷一第一條）

評 此思韓、彭也，與求賢意各有指。

諸史列傳，首尾一律，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……（卷一第三條）

評 史、漢、萬石、車丞相、絳灌之類，亦有其遺意。若柴將軍、剛武侯諸稱，又易啓後人之惑。春秋以名字、氏族寓褒貶，非左氏也。

雖爲樂春罪人，然用事出人意表，尤有餘味。（卷一第九條）

評 未免太認真了，與風雅之意微隔。

李商隱詠淮西碑云：『言訖屢頷天子頤。』雖務奇崛，人臣言不當如此。（卷二第三條）

評 『頷』字本左氏，亦君之於臣也，似無妨。

嘗恨王子猷作「此君」語，輕以難名者告人……（卷二第二二條）

評 歸咎得奇。『西山朝來，致有爽氣』，縱說破，亦未必人皆領略耳。

或問鄭縈：「相國近有詩否？」……（卷二第一七條）

評 鄭五作宰相時事，可知不失為自知之明。

亡賴所以悔過從善，頓平凶暴之氣者，非重其才也，非重其名也，蓋重其言有補于治亂安危也。（卷二第二〇條）

評 看得無賴身分高，頗近迂。

亦如蘄箴云：「但願天日常炎曦。」故後人攻之云：『豈比法曹空自私，却願天日常炎赫。』（卷二第一條）

評 趁興之語，遂為後人揆實。

賓客集：『添鑪擣雞舌，灑水淨龍鬚。』……（卷三第二條）

評 趙德麟以『青州從事』對『白水真人』。陸放翁有『遊山雙不借，取水一軍持』，乃草履、淨瓶也。中州詩有以『養和』對『扶老』者，『扶老』指杖，『養和』隱背是也。

謝玄暉善爲詩，任彥昇工于筆。……（卷三第三條）

評 筆謂文也。顏延之謂峻之筆體，蓋卽文體也。杜詩：『石欄斜點筆，桐葉坐題詩。』王、蘇所用，亦猶爾也。

『山陰野雪興難乘。』……皆此法也。（卷三第七條）

評 須不做造寫妙。

坡云：『人言盧杞似姦邪，我見鄭公但嫵媚。』（卷四第六條）

評 如致遠思恐泥。東坡亦不取之已。

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，……（卷四第一三條）

評 今云『竹醉日』，比『迷』字雅。諺云：『種竹無時，遇雨便移。』

楊中立梅詩云：『欲驅殘臘變東風，只有寒梅作選鋒。』頗恨不與『殿軍』商榷，正一的對。（卷五第

五條)

評 連『軍』字便俗煞。『選鋒』兀不佳，有村氣。

以此亦謂水『黃帽』，謂雲『砲車』，非遐征遠涉，不能知也。（卷五第九條）

評 『黃帽』乃刺舟者，非謂水。

坡：『單于若問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』（卷五第一六條）

評 東坡詩意，又別當另說。

坡有『夜雨何時聽蕭瑟』，……（卷六第六條）

評 東坡兄弟同用之，遂又成故事，與『池塘』句相匹矣。

宜其孩弄嚴武，藐視禮法，而朱老、阮生皆預莫逆。（卷六第一〇條）

評 此讀少陵詩微欠熟。

『……寂寞西山舊巢穴，庸兒猶道帝王宮。』（卷六第一五條）

評 『庸兒』未必即指東坡。

『案牘來時惟署字，風烟入興便成章。』（卷七第一三條）

評 此自是司馬之職分，僅如此爾。

『……不解默去猶鳴飛。……』（卷七第一七條）

評 此輩不絕于世奈何！

甚類周禮：『凡師不功』，左傳：『仁而不武』，……（卷七第一九條）

評 不『甚類』，亦不必搜抉及此等。

坡去一『言』字，殆歇後也。（卷八第二條）

評 上明云『有成言』矣，下卽足成上句，何謂其『歇後』哉？

二者較之，少陵爲難。……（卷九第一條）

評 何必於此較優劣。

坡：『藍尾忽驚新火後，邀頭要及浣花前。……』（卷九第四條）

評 『藍尾』亦作『婪尾』，乃殿後之義。故唐人以芍藥爲『婪尾春』。楊誠齋詩且有『婪尾暑』矣。

千里葶藶，未下鹽豉，……（卷九第一二條）

評 以『未下』爲『未下』，與『千里』同爲地名者，真不曉事。

忠臣義士，欲正君定國，惟恐所陳不激切，……（卷十第一條）

評 危言危行，天子亦不教人概施。

晨牝妖鳴，素家生亂，自古而然。故夏姬亂陳，費無極亂楚。（卷十第九條）

評 秦威不似宣姜之著惡，且語亦不相配。

成一篇者，郗曇、王豐之而下，十五人；……（卷十第一〇條）

評 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。當作『郗』。明監本晉書『郗鑿』作『郗鑿』，誤。

（輯自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晉溪詩話，清盧文弨批校本。）

日人近藤元粹評晉溪詩話

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未易遽革耶？治道終以霸維，蓋有由。（卷一第一條）

評 正論堂堂，漢高無色。

凡規諫之辭，須切直分明，乃可以感悟人主。（卷一第二條）

評 議論痛快，余亦左祖于東坡先生矣。

觀少陵詩，疑隱寓此旨。（卷一第三條）

評 奇論未經人道。

昌黎送劉師服云……（卷二第八條）

評 爲官要安父母心，何迂闊之有？評語失當。

杜夜宴左氏莊云……（卷三第一〇條）

評 爲詩不可如此拘泥于事物也，蓋未知詩中之妙味之論。

杜詩四韻並絕句，味之皆覺字多，以字字不閒故也。他人雖長篇，若無可讀。（卷四第二條）

評 談何容易。他人亦豈可輕視哉！

豈以會意處，欲常用之耶？（卷四第九條）

評 恐不免爲偶然複出。

牧之有『公道世間唯白髮，貴人頭上不曾饒』……（卷五第一三條）

評 是等之詩，不必爲蹈襲。

子美蓋不拘泥於『鴟』、『鶻』之異也。（卷五第二二條）

評 或偶然之失，亦未可知也。

『心蹟喜雙清』，『茶瓜留客遲』，似非用事。（卷六第四條）

評 錄詩不錄其作者姓名，不成話。

蘇州贈趙氏生云……（卷六第六條）

評 坡詩有來歷，如此揭出分明。

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，……（卷七第一八條）

評 人人皆有慣用字，不啻老杜也。雖然，至屢用『白雲』『明月』，則爲可厭耳！

价甫梅詩云：『少陵爲爾牽詩興，可是無心賦海棠。』……（卷八第九條）

評 少陵不作海棠詩，蓋世俗流言，不足信。余曾辯之。

去來乃士之常，二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。（卷八第二一條）

評 蓋以詩寄其情耳，未必慘戚如此也。

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……（卷九第一條）

評 二子易地皆然，何必喋喋辯其短長哉！

坡記：王凌過賈逵廟，……（卷九第三條）

評 逆賊之臣，而以忠臣自任，不知有人問羞恥之事也，何足爲辯！

坡：『藍尾忽驚新火後，遨頭要及浣花前。』……（卷九第四條）

評 註誤引耳，雖然，此辯說亦欠明暢。

因過之，偶爲數韻，其間有云：『已憑靜止鑒忠精，更遣清泠洗讒喙。』（卷九第七條）

評 論則正，詩則凡。

凡作詩，有用事出處，有造語出處。（卷九第八條）

評 創見可喜。……博引廣證可喜，但叙事拙陋，欠明暢，可憾。

豈非用事偶合？數公非蹈襲者。（卷九第一一條）

評 暗合不足怪。

『千里葶藶，未下鹽豉』，蓋言未受和耳。（卷九第一二條）

評 解得明瞭。前賢以『未下』爲『未下』之訛，云：『床下，地名也。』可謂附會之說。

萊公外傳記：……（卷九第一三條）

評 魏野非諛言之人，歐陽、同馬二公非誣言之人，『奢外』『儉內』之評，似得其當。

余嘗以『八叉手』對『三折肱』。（卷九第一五條）

評 「八叉手」「三折肱」，天然名對。

山谷云：『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非強諫爭於庭，怨詈於道，怒鄰罵坐之所爲也。』……（卷十第一條）

評 山谷之語，大概而言，不可拘。雖然，稍有語弊，故不免後人之攻擊也。

忠臣義士，欲正君定國，惟恐所陳不激切，豈盡優柔婉晦乎？（同上）

評 駁擊不遺餘力，使山谷先生不能出一語。

余嘗赴京師，往辭伯父，……（卷十第七條）

評 詩句之鄰近皆同，但其真情藹然，可欣慕也。

當時得預者，往往皆知名士，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千十六字哉？竊意古人持重自惜，不欲率然，恐貽久遠譏議，不如不賦之爲愈。（卷十第一〇條）

評 苟如所論，則皆非才而求名之士耳。興到筆隨，何必恐人譏議哉。

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：『孟宗泣竹筍冬生，豈是青青竹有情？影響主張非別物，人心但莫負幽明。』語雖淺近，然當于理。（卷十第一四條）

評 雖云當于理，如此鄙俚之語不足爲詩。

〔長慶論〕詩之豪者，……（卷十第一五條）

評 詩主風雅，有寓言，有戒言，雖弄風月、嘲烟霞之言，亦斷章取義，足以自警。故鄭衛淫蕩之詞，夫子不棄也。今如此篇論來，謂後世無詩亦可，豈常明未嘗熟考之耶？

言志大術疎，未始阿附以借勢也；爲下士所笑，而浩歌自若；皇皇慕君，而雅志棲遯；既不合時，而又不少低屈。皆設疑互答，屢致意焉。非巨刃有餘，孰能之乎？（卷十第一六條）

評 何等推尊，何等確評！

（輯自日本明治四十一年青木嵩山堂出版發雪軒叢書第三卷）

黃 徹 傳

黃徹字常明，興化人。祖中庸，皇祐五年登第，歷官太常博士、浙西提刑。徹擢宣和六年進士，歷辰州軍事判官、攝通判事。郡將汪長源與僞首有隙，首鼓衆數萬，言渡江乘城。人心洶懼。徹單騎入僞巢穴，開諭禍福，悉愧懾謝罪，州賴以安。繼權沅州麻陽縣。巨寇曹成逼境，徹率羣僞禦敵，擒其首領數人，賊宵遁。辟鄂州嘉魚縣令。下車未幾，流移還集。復權知岳州平江縣，帥司交辟爲幕官。平江士民千餘人，詣都督行府乞還任。右僕射張浚上其事，有詔，卽真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，遏絕水道。官軍屯岳陽，而縣距州數舍，地險艱於轉餉。徹慮糧食不繼，預設巨艦，令民輸租其中，得米千餘斛，乘風而前。賊引數十艘尾逐。會官軍至，隻舟不得返，因降其衆。官軍得以仰哺，賊壘遂平。秩且滿，有權貴寄產於縣境，爲民患。徹案以法，權貴陰排之。徹自以不善諧俗，遂委官而歸。已而浚爲福建安撫使，招致幕下數月，徹不肯留。浚謂人曰：『如黃令之才，使稍宦達，何所不至，今恬於名位，甘老林泉，平生抱負弗克施，良可惜也。』子廓有孝行，芝產於廬者三，同邑鄭樵爲文紀其事。孫燾，淳熙十四年進士，任武岡軍教授，遷知仙遊縣。

（據福建通志總卷三六循吏傳宋一第三十五頁下）

【一】『軍』，原誤作『庫』。

後記

碧溪詩話的作者黃徹，字常明，莆田人。他大致生活在十二世紀的上半葉。據徹係黃憲跋中所載楊邦弼的墓誌，黃徹在宣和甲辰（一一二四）考中進士後，歷官辰州辰溪縣令，沅州軍事判官，麻陽、嘉魚、平江縣令。後因觸犯權貴，棄官而歸。在寓居興化碧溪的五年間，寫成碧溪詩話十卷。乾道四年（一一六八）九月，陳俊卿在拜相前夕，爲此書作了序。這時，黃徹早去世了。

黃徹非常注重詩歌的思想性。他在自序中明確表示自己喜愛的是「有誠於君親、厚於兄弟朋友、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」，捨棄的是「嘲風雪、弄草木而無與于比興者」。他在具體評述詩歌時，以「篇篇無空文，句句必盡規」爲準繩。很明顯，黃徹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想是受到白居易與元九書的直接影響的。因此他在李杜優劣論的爭論中，很自然就傾向於揚杜抑李一派。如云：

劍閣云：「吾將罪真宰，意欲鏗盤嶂。與太白『搥碎黃鶴樓』、『剗却君山好』，語亦何異？然劍閣詩，意在削平僭竊，尊崇王室，凜凜有忠義氣；『搥碎』、『剗却』之語，但覺一味麤豪耳。故昔人論文字，以意爲上。（卷一第六條）

……愚觀唐宗渠渠於白，豈真樂道下賢哉？其意急得豔詞媒語以悅婦人耳！白之論撰，亦不過爲『玉樓』、『金

殿」、「鴛鴦」、「翡翠」等語，社稷蒼生何賴。……歷考全集，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，一何鮮也！……自退之爲「蚍蜉撼大樹」之喻，遂使後學存聲。余竊謂：如論其文章豪逸，真一代偉人；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，李杜齊名，真忝竊也。（卷二第二條）

碧溪詩話共二百十四條，其中八十七條引用了杜甫的詩，而引用到李白詩的僅十四條，由此亦可見黃徹推崇的是誰了。這種認識當然是很片面的。

重視詩歌的教育作用，因而強調詩歌的思想性，這是正確的。但是，儒家的「詩教」總是帶着階級的烙印。黃徹在當時雖受排擠，但他常常站在封建衛道士的立場上說話。如他贊頌忠君言行，說杜甫「忠義所感，一飯不忘君」（卷二第一九條），「以稷契輩人，而使老棄閒曠，非惟不形怨望，且惓惓如此」（卷四第一條）；他衛護正統思想，認爲蘇軾目武昌縣孫權故宮爲王宮，是「失於一時筆快」（李白寫出「黃金之車，大吳天子。武昌鼎據，實爲帝里」的句子，「其罪更大」（卷六第一五條）；他批評李商隱詠淮西碑「雖務奇崛，人臣言不當如此。乘輿軒陛，自不敢正斥」（卷二第三條）；他還輕視婦女，如云：「所謂怕貧者，婦人女子耳，大丈夫之不移，何隕穫之有？……讓粟不謀妻」，以明謀及婦人，則不得辭也。（卷二第九條）「晨牝妖鴟，索家生亂，自古而然。」（卷十第九條）這些封建性的糟粕當然是我們所不取的。

黃徹在詩話中用相當多的篇幅贊頌儒家的「仁」。他譏諷漢高祖大風歌「帝意猛士」，「治道終以霸雜」（卷一第一條）；點明王安石宜春苑詩用漢文帝能「惜百金之產而輟露臺事」（卷五第四條）；認爲杜

甫『築場憐蟻穴，拾穗許村童』詩句，『有仁民愛物意』（卷六第一七條），進而認為應該把杜甫比作孟子：

孟子七篇，論君與民者居半，其餘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『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』，『胡為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』，宿花石戍云『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』，寄柏學士云『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』，密令『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』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廣大，異夫求穴之螻蟻輩，真得孟子所存矣！東坡問：老杜何如人？或言似司馬遷。但能名其詩耳。愚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（卷一第五條）

黃徹認為元結之所以能寫出春陵行、賊退示官吏，是因為他能『先民後己，輕官爵，重人命』，之所以能寫出『金魚吾不須，軒冕吾不愛』這樣的詩句，是因為他能『不徇權勢而專務愛民』（卷六第一條）；他贊賞蘇軾荔枝歎補世之語，不能易也，李敬方汴河直進船可為炙背之獻（卷五第一條）；認為張耒『兒曹鞭笞以為戲，翁怒鞭人血流地』等語，『不可不為操權者知也』；蘇軾『不辭脫袴溪水寒』，水中照見催租癯之句，『等閒戲語，亦有所補』（卷八第二五條）；他不無感慨地提到王安石的送望之赴臨江詩，認為『使能行此言，則虐生類以飽口腹，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。其詩纔二十字耳，敦仁愛，抑奔競，皆具焉，何以多為』（卷一第一七條）；又評范仲淹淮上遇風云：『雖弄翰戲語，卒然而作，兼濟加澤之心，可見未嘗忘也』（卷七第二七條）。上面這些話，雖然都是從『仁』的角度出發的，也還是有進步意義的。不過，黃徹為了宣傳他的忠君愛國、仁民愛物的儒家觀點，有時對詩的分析和理解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弊，如他認為杜甫又觀打魚中描述捕魚情景的詩句都有所指，『設網提綱取魚急』是指

『聚斂之臣苛法侵漁，使民不聊生』；『能者操舟疾若風，撐突波濤挺叉人』是指『小人舞智趨時，巧宦數遷』，『殘民以逞，不顧傾覆』，等等。因而清代的盧文弨、張宗泰、嚴建中都認爲黃徹寫的詩話不得詩人之意，拘牽文義，失之過迂；郭紹虞先生認爲黃徹著溪詩話『矯枉有心寧過正，強將名教入風騷』。這些批評，都是很中肯的。

黃徹雖然提倡詩教，但也並不贊成詩歌要一味的『溫柔敦厚』。他在詩話中多處提到杜甫的嫉惡剛腸，如云：

杜集及馬與鷹甚多，亦屢用屬對。……蓋其致遠壯心，未甘伏櫪；嫉惡剛腸，尤思排擊。……（卷二第七條）

……子美除草云：『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脩。……芒刺在我眼，焉能待高秋？』其憤邪嫉惡，欲芟夷蘊崇之，以肅清王所者，懷抱可見。……（卷三第一八條）

這跟他稱賞李商隱『却羨卞和雙別足，一生無復沒階趨』（卷一第九條），林逋『茂陵他日求遺藁，猶喜曾無封禪書』（卷三第一七條）是一致的，反映了黃徹本人的耿直不媚的性格和創作觀點。他曾就這個問題批駁過黃庭堅：

山谷云：『詩者，人之性情也，非強諫爭於庭，怨詈於道，怒鄰罵坐之所爲也。』余謂：『怒鄰罵坐，固非詩本指，若小弁親親，未嘗無怨，何人斯，『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』，未嘗不憤。謂不可諫爭，則又甚矣。箴規刺誨，何爲而作？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，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？……（卷十第一條）』

這些話雖然有點偏激，但對於加強詩歌的思想性、戰鬥性，發揮詩歌的教育作用，還是有積極意義的。

黃徹很敬重陶潛，非常精闢地論述了陶潛不是一個貪圖安逸的消極的逃世者。他之所以過歸隱生活，實出於無奈：

世人論淵明，皆以其專事肥遁，初無康濟之念，能知其心者寡也。嘗求其集，若云：『歲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騁。』又有云：『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在昔歲月頹，此心稍已去。』其自樂田畝，乃卷懷不得已耳。士之出處，未易爲世俗言也。（卷八第二四條）

這實際上也是黃徹自抒胸臆。關於士之出處，黃徹曾引石延年的詩：『卧龍有病君醫取，心爲生靈不爲身。』和王令的詩：『丈夫出處誠何較，知痛蒼生爲淚垂。』並云：『賢者設心，不期而合如此，皆未行其志，惜哉！』（卷八第二二條）然而，黃徹自己的命運也不比石延年、王令好多少，一旦政治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碰了壁，他也不得不跟陶潛一樣賦『歸去來兮』，從孟子的『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』和莊子的理論中去尋求精神寄托。然而他並沒有完全消沉下去，而是像司馬遷那樣，退而深惟，發憤著作。黃徹縱觀歷史，認爲『士之有志於爲善，而數奇不偶，終不能略展素蘊者，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，無所舒吐，未嘗不形於篇詠，見於著述者也。』（自序）因此，他在退居碧溪之後，便通過寫詩話來抒發他的抱負，表露他的愛憎——贊頌輕官爵、重人命、敢直諫的良吏，痛恨舞智趨時、害民斂財的貪官。在評論詩歌時，他以思想內容作爲第一標準，也就很自然了。

在詩歌藝術形式方面，黃徹談論得較少。他贊同詩貴自然，「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」，「如風吹水，自成文理」，認為「淵明所以不可及者，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」。（卷五第一五條）他覺得苦吟是不足取的，像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」這些「經年方得偶句」，即使不是「好事者夸辭」，也是「謬用其心」（卷三第九條）。但他也不贊成率然成詩。他借着蘭亭賦詩時有十六人「詩不成，罰觥」的題目，加以發揮，說：「當時得預者，往往皆知名士，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于十六字哉？竊意古人持重自惜，不欲率然，恐貽久遠譏議，不如不賦之爲愈。」（卷十第一〇條）他指出一些名家的詩，由於有失點檢，往往前後矛盾，如蘇軾濁醪有妙理賦首尾不能照應。首句云：「酒勿嫌濁，人當取醉。」其末乃曰：「濁者以飲吾僕，清者以酌吾友。」（卷八第五條）

黃徹有關詩歌的語法、修辭方面的論述極有創見，這也是碧溪詩話不同於其他詩話的一個特點。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考對此作了具體介紹，現摘錄如下：

今觀是書卷一「諸史列傳」條，論杜詩稱名變化之例，有類左氏；「子美世號詩史」條，論杜詩敘事史筆森嚴未易幾及；卷二「老杜畏人有云」條，言詩人遊戲篇章自有前後不相應之例；卷三「賓客集」條所舉皆利用事物異名以爲對偶之例；「老杜十景岷山島」條言老杜詩記歲月之新例，及白樂天質直敘事之格；「山陰野雪興難乘」條又爲幹旋其語使就音律之例；「韋應物贈李侍御」條爲用事不拘故常之例；「夢得送周使君」條乃二字用事與一字用事之例；卷四「杜詩四韻并絕句」條爲杜詩類似記體之例；「古人作詩」條爲詩用經史全句之例；「律詩有一對通用一事」條，爲一事分用一聯之例；「老杜途窮反遭俗眼白」條爲倒用古事之例；「杜云嗜酒狂嫌阮」條爲融化故事而以

姓置句末之例；『用自己詩爲故事』條爲稱引已作之例；『臨川蕭蕭出屋千尋玉』條爲不名其物有類隱謎之例；卷五『張無益管和山字韻』條爲語詞割裂之例；『莊子文多奇變』條爲文法顛倒之例；卷七『杜詩多用經書語』條爲杜詩運用經語之例；『數物以箇』條爲杜詩運用俚語之例；『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』條爲作家有常用字之例；卷十『李商隱詩』條爲詩積用故實之例。類此所舉皆通而不滯，雖亦間有封建意識之處，如卷二『李商隱詠淮西碑』條言老杜東坡詩不敢正斥天子之得體，但就大體言之，確能爲論詩另闢途徑，則固無可否認者也。（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版，第六十七——六十八頁）

以上各例，確實值得漢語語法、修辭、詞彙研究工作注意。

黃徹飽學，因此他能徵引故事，指出哪些是用事出處，哪些是造語出處（見卷九第八條）；但有時求之過甚，不免受譏於人。

此外，由於黃徹在著書時多憑記憶，並未一一核對原集，因此不免發生差錯。如卷二第九條『讓粟不謀妻』是黃庭堅詩，而謂杜甫詩；卷三第九條『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』是南唐謙明詩，而謂賈休詩；卷四第二一條『初拳幾枝蕨』是李白詩，而謂韓愈詩；卷五第一一條『謝景山』誤作『宋景山』；卷六第一一條『杜陵布衣老且愚，信口自比契與稷』是蘇軾詩，而列人杜甫詩；卷九第七條『范諷』誤作『孫諷』；卷九第八條『裘馬悉輕肥』是范雲詩，而謂潘岳詩，等等。此外，有些引文與原集也有相異之處，如卷七第二一條『湖亭不用張水嬉』誤作『湖亭不用張旌旗』，卷十第四條『臣結春陵二三策』誤作『臣結春秋二三策』等。爲了保持本書原貌，正文一般不作改動，請讀者參看注釋和校記。

本書注文一般均從原書錄出。其中詩歌部分根據需要，或錄部分，或僅注明篇目。

碧溪詩話版本較多，以知不足齋叢書本最佳。本書即以知不足齋叢書乾隆四十一年長塘鮑氏刊本爲底本，參校知不足齋叢書民國十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、日本螢雪軒叢書本、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、學海類編本、歷代詩話續編本、七子詩話本、說郛本（不全）、詩人玉屑（部分條目）以及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甲申吳城抄本、上海圖書館藏吳興抱經樓曹岱岳抄本。凡知本有誤，據別本改的，或知本與別本文字不同，可供參考的，均出校記；如知本是而別本非的，一般均不出校。爲便利讀者閱讀研究，各條均按次序編號。

本書最初的注釋稿曾請夏承焘先生審閱過；後又多次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陳建根同志的指點，使我受益匪淺，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。近年來，我一面對注釋稿作了較多的修改、補充，一面對各種版本進行比較，寫出校記，但由於本人學殖淺薄，仍不免有缺漏錯誤之處，希望專家和讀者們批評指正。

湯新祥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於杭州